

应许者巴哈欧拉

格洛丽亚·法伊齐◎著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应许者巴哈欧拉

格洛丽亚·法伊齐◎著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致 谢

iii

非常感谢伊恩·森普尔先生审阅本书手稿，并给
予宝贵建议。

感谢钱德拉·莫汉先生录入最初的草稿，感谢查
德·琼斯先生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处理本书付印
前的很多细节问题。

格洛丽亚·法伊齐

作者的其他作品：

《巴哈伊信仰》 *The Bahá'í Faith – An Introduction*

《山巅之火》 *Fire on the Mountain-top*

《巴哈伊基金的故事》 *Stories About Bahá'í Funds*

《一园之花朵》 *Flowers of One Garden*

《儿童诗歌》 *Poems for Children*

《克利须那的应许》 *The Promise of Lord Krishna*

《论印度教概念的三篇论文——关于人与其创造者的一个
巴哈伊视角》 *Three articles on some Hindu concepts – a
Bahá'í perspective: Man and his Creator*

《上帝的显示者》 *The Manifestations of God*

《祈祷与默思》 *Prayer and Meditation*

目 录

前言	i
19世纪掠影	iii
I . 1817—1848	1
巴哈欧拉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巴孛宣示—巴孛派穆拉·侯赛因去德黑兰—巴哈欧拉到努尔—国王派瓦希德会见巴孛—巴孛被遣送马库—巴哈欧拉在德黑兰帮助巴比狱友—塔希丽—库杜斯—巴达什特会议—国王下令逮捕巴哈欧拉。	
II . 1848—1849	23
穆拉·侯赛因和信徒同伴传扬巴孛的天启—他们在一个镇子外面遇袭—他们到达塔巴尔西—巴哈欧拉到访塔巴尔西—巴哈欧拉和同伴们被捕—巴比信徒在塔巴尔西被政府军袭击—一位军官讲述穆拉·侯赛因战斗之神勇—穆拉·侯赛因阵亡—敌军承诺如果巴比信徒离开要塞将获安全通道—屠杀巴比信徒—库杜斯被折磨致死。	
III . 1850	41
瓦希德到达内里兹—瓦希德和一些信徒在堡垒中避难—雇佣军和政府军袭击巴比信徒受挫—瓦希德的同伴被诬	

出要塞—瓦希德被折磨致死—赞詹的巴比们与穆斯林分开—霍贾特—巴比们在堡垒中避难，被政府军频频袭击—宰娜卜—巴比们致信国王——要塞中一些青年巴比庆祝婚礼—代表团面见敌军总指挥—敌军攻克巴比的堡垒—霍贾特逝世—七位杰出巴比在德黑兰被枭首—巴孛被转押奇赫里格—巴孛在大不里士受审—一位英国医生对巴孛的印象—巴孛提到在祂之后要来的尊者—巴哈欧拉安排将巴孛遗体转运德黑兰。

IV. 1851—185381

巴哈欧拉去往伊拉克—首相邀请巴哈欧拉返回波斯—国王遇刺—巴哈欧拉被锁在黑坑监狱—在黑坑监狱里挨着巴哈欧拉而坐的年轻巴比—苏莱曼汗—千万名巴比被折磨致死—《德黑兰公报》记录的其中一些杀戮—一位奥地利籍军官描述街头巴比的苦难—塔希丽遇难—巴哈欧拉的妻子、孩子无家可归—巴哈欧拉在黑坑监狱初次得到神圣使命的暗示—巴哈欧拉被逐出波斯。

V. 1853—1862111

巴哈欧拉凝聚伊拉克离散的巴比社团—叶海亚在巴比中制造分裂—巴哈欧拉独居库尔德斯坦—一位宗教要人求祂入住附近镇的神学院—巴哈欧拉著名的阿拉伯语诗歌—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后祂的家人的考验—遣信使去请祂回来—巴哈欧拉给四分五裂的巴比社团带来新生—各行各业的人受到巴哈欧拉的吸引—《隐言经》—《七谷经》—《笃信经》。

VI. 1860—1863137

波斯总领事与一位波斯教士联手加害巴哈欧拉—教士在会议上决意对巴比发动圣战—教士们派出一位代表去见巴哈欧拉—一群穆斯林受命去巴哈欧拉的房子杀死祂—巴哈欧拉的长子担负责任，使巴哈欧拉有空闲启示著作—阿西叶·哈努姆在巴格达的生活—巴哈欧拉和陪伴信徒庆祝新年—土耳其政府邀请巴哈欧拉去君士坦丁堡—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宣告使命—君士坦丁堡之旅。

vii

VII. 1863—1868157

叶海亚在去君士坦丁堡途中加入巴哈欧拉—波斯大使向土耳其政府诋毁巴哈欧拉—巴哈欧拉被放逐到阿德里安堡—祂给苏丹送上一封措辞严厉的信—阿德里安堡的居民受到巴哈欧拉的吸引—阿德里安堡总督成为阿博都-巴哈的仰慕者—米尔扎·迈赫迪—巴希叶·哈努姆—叶海亚施毒巴哈欧拉—一位基督徒医生奉召到巴哈欧拉的床边—叶海亚找人刺杀巴哈欧拉—叶海亚声称得到上帝的启示—巴哈欧拉与叶海亚断交—巴比们避开叶海亚，称自己为巴哈伊—巴哈欧拉最优美的诗篇之一—巴哈欧拉向国王们宣告—巴哈欧拉被放逐到阿卡—祂给土耳其苏丹的信息—第一个信仰巴哈欧拉的基督徒。

VIII. 1868—1877183

巴哈欧拉到达圣地—关于圣地的预言—军营里的生活—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到阿卡—米尔扎·迈赫迪的牺牲—谢赫·马哈茂德—巴哈欧拉被禁足—阿博都-巴哈在狱城内自由活动—巴哈欧拉致信国王和宗教领袖并预言他们倒

台—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成为巴哈伊—巴哈欧拉致信波斯国王—巴迪—波斯大使对迫害巴哈欧拉悔过—阿博都—巴哈结婚—总督决意监禁巴哈伊信徒。

IX. 1877—1892209

巴哈欧拉去迈兹拉阿—巴哈伊们所受迫害加剧—阿什拉夫的故事—一位巴哈伊在俄属库尔德斯坦被谋杀—巴哈欧拉搬到巴吉—阿博都—巴哈在阿卡的生活—里兹万花园—布朗教授拜访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启示《卡尔迈勒书简》—阿西叶·哈努姆和米尔扎·穆萨逝世—巴哈欧拉向家人和追随者们告别—巴哈欧拉逝世—巴哈欧拉任命继承人。

巴哈欧拉的教义227

附录237

原著参考书目239

尾注241

前 言

1

巴哈欧拉虽与巴孛未曾谋面，两人的生平故事却密不可分。

二十七岁时，巴哈欧拉就认识到巴孛圣道的真实性。从那时起到宣示自己的使命，祂与信仰巴孛的人——巴比信徒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巴比团体中扮演领导角色。

我在本书花了相当篇幅讲述巴孛及其追随者所受迫害，不仅仅因为他们为迎接巴哈欧拉的到来献出了生命，还因为他们的伟大牺牲故事反映了巴哈欧拉祖国的情况，以及祂周围人的心态。当时，全世界正经历着人类历史最为糟糕的时期，每一块土地都笼罩在灵性暗夜里，而事实证明波斯则是当时世界上最暗无天日的国家。

有很多名字都没有出现在正文中。不熟悉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读者，会很难读出这些名字，因而扰乱他们对行文的理解。对于正文中没有出现的重要人名和地名，读者如果希望了解，可以到书末去查看。本书的东方词语、名字的拼写均依据某次国际东方大会确立的音译系统。

19世纪掠影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巴哈欧拉出生的19世纪是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盲目的狂热和迷信阻挡了科学的进步。很少有人能够识文断字，多数人对自已生活、终老的村落和小镇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愚昧和卫生条件极度匮乏使得危险的传染病在所有人群中肆虐。

19世纪，随处可见的不公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暴行不胜枚举。在澳大利亚，初来乍到的白人在井里下毒，杀死土著居民。美国的原住民惨遭屠戮，他们的土地被白人定居者侵占。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被公然贩为奴隶。俄国的农奴和中国的佃农食不果腹，而他们的东家却在富丽堂皇的豪宅里大宴宾朋。在英格兰，有的人因为给自己饥肠辘辘的孩子偷了一条面包而被绞死。在印度，为了安抚神灵，活人被用来献祭；一些暴徒横行乡野，拦劫单身旅人，勒死他们以取悦迎利女神。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

这段时期的残暴事例不计其数，下文勾勒其中的四幅图景。

英格兰

监工扬起鞭子，无情地抽打那瘦弱佝偻的身躯。“起

来，你个小东西，”他喊道，“否则我活扒了你的皮。”残忍的抽打让孩子虚弱的身体蜷缩起来，他惊恐地大睁着双
4 眼，把手伸向纺锤，而他颤抖的双唇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监工环视四周，看有没有别的孩子在打盹，他的鞭子一次又一次地扬起。

在19世纪初的英格兰，成百上千的孩子成了棉纺作坊和工厂的雇工。这其中有的孩子是工厂主从边远地区买来的孤儿，有的则来自饥饿的家庭。一些年仅四岁的孩子便被迫工作，在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下，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有时要超过十六个小时。当他们因为疲惫不堪而打盹时，便会被人用鞭子抽醒。

在黑暗的地下煤矿干活的孩子们，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每天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一个小女孩可能需要搬运超过四十五公斤的煤。如果地下通道允许，她可以背负前行。然而，通道常常是十分狭窄的，高度不足五十公分。这时这个孩子便只能在十五公分深的污水中靠四肢爬行，沿粗砺的地面用箱子推或拖着重重的煤。孩子们在黑暗的煤矿中受到的虐待惨无人道，令人不忍描述。

然而，还有的孩子被雇来做一些更加危险的工作，例如清理烟囱。扫烟囱时，烟囱清洁工会把孩子们送上23×23厘米的狭窄管道，让他们用刷子去清理煤灰。他们就在煤灰中呼吸，从头到脚都裹在煤灰之中，却从来都不能洗澡。如果烟囱内部粗糙的砖墙磨掉了他们膝盖上的皮甚至是肉，雇主便用高浓度的盐水或尿来浸泡伤口，然后再把他们放在高温的火焰旁炙烤。这个痛苦的过程会让皮肤逐渐变硬，从而让孩子能够继续工作。

趁这些无助的孩子还没长大，还能爬进烟囱，烟囱清洁工会把他们在同行之间卖来卖去，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之后他们又要回到街头，只能靠犯罪活命。

印度

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寡妇，扑倒在父亲脚下，乞求他的怜悯。“你把我嫁给了一个老头子，”她哭着说，“因为你买不起嫁妆。现在他们要把我和丈夫的尸体一起烧掉！”“神灵有令，”父亲说道，“寡妇应当与亡夫一同被烧掉。我不能改变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你的态度只会让我们家族蒙羞。”

年轻女子绝望地向母亲求助。“救救我吧，”她央求道，“可怜可怜我那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也无能为力，”她的母亲大哭着说。“我能做的只是在你走后照顾好你的孩子。”

外面传来人群的嘈杂声，祭司的吟唱，还有阵阵的鼓声。寡妇东张西望，希望能找到一条逃走的路，但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妇女。“不要让你的父母蒙羞，”她们对她说。“体面地随你的丈夫而去，神灵会赐福于你的。”

这时她们端来一碗药。“喝下去吧，”那些妇女对她说，“它会缓解你的悲伤。”寡妇喝了下去，很快便陷入恍惚，无力对抗自己的命运。随后一位强壮的妇女架着她的双臂，半拖半扶地把她带到柴堆上她丈夫尸体旁。她被迫与尸体躺在一起，祭司举行了最后的仪式，随后人们点燃了火焰。

火焰的炙热忽然让那位年轻女子恢复了意识。她使出全部的力量，喊叫着从燃烧的木柴堆里跳起来。可她能去哪儿

呢？柴堆周围站满了男人，他们手持重重的木棍，把她打回到火焰之中，鼓声越来越大，淹没了她撕心裂肺的哭喊。

美国

一名男子蜷伏在浓密的灌木丛里。他出生在非洲的一个村落，他曾是某个酋长引以为豪的儿子，而现在他成了一个在逃的奴隶，背后还有一群紧追不舍的猎狗。

- 6 他回想那天，他独自走在村子附近的树林里，一群男子突然向他扑来。他们把他绑住，用布塞住他的嘴，然后把他带上一艘船。在船底部的货舱里，他和其他数百名非洲人被人用锁链绑在一起。在那次横渡大洋的可怕旅途中，他们被迫连续几周躺在自己的粪便里，最后疾病爆发，大部分人都死去了。

现在他听着猎狗的叫声，它们在不断地向他靠近。此时他想起了自己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所经受的侮辱和折磨。在这里，他将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族人。由于企图从主人身边逃走，他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但他不会向白人低头。如果他能活下来，只要他的腿还在，他就会继续逃跑。

猎狗从各个方向逼近。他能听见主人发号施令的喊叫声。这些人朝他冲过来，绑住了他的双手。他还没明白这些人要做什么，就有两人把他的右脚按在一块木头上，另有一人挥起斧头，把他的脚砍了下来。

波斯

两名男子行色匆匆地走在狭窄的巷子里，从衣着来看，

二人应该是琐罗亚斯德教徒。其中一人骑着驴子，他上了岁数，病得很重，如果不是儿子扶着，他都无法在鞍上坐稳。但他们却不敢放慢步子。

对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来说，这座城市有着难以预料的危险，因为穆斯林把他们视为异教徒，可以对其施加任何形式的迫害。这些人被迫穿上特殊的服装，不能在城里骑行，因为这被视为对步行的穆斯林乡下人的侮辱。他们居住的房子必须比穆斯林的矮很多。他们不准触碰穆斯林的餐具。在下雨天，如果一位所谓异教徒的湿衣服蹭了穆斯林的衣，后者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玷污，那位无助的冒犯者可能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块土地上的少数群体受到了无穷无尽的限制，许多穆斯林都在寻找最为微不足道的理由，来表现自己对这些人的憎恨。

7

这两个琐罗亚斯德教徒正匆忙地穿过城里，他们选的这个时间恰是穆斯林做晚祷的时候，街上没什么人。此前，老人央求儿子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小社区。他的妹妹就住在那里，他希望自己能在那里平静地死去。但命运却偏偏和他作对。

他们在巷子里拐了个弯，迎面遇到了一位穆斯林教士和他的随从。这个碰面让父子俩措手不及。年轻人把驴子拉到一旁，但还没等他扶父亲下来，教士就已经火冒三丈。“你胆敢在我面前骑行，你这异教的狗！”他喊道。“阁下，”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他病得很重，无法步行。”随从用藤杖重重地打在他的头上，吼道：“居然敢顶嘴，你这肮脏的异教徒，畜生养的！”他把老人拖了下来用棍子抽打。老者倒地后，他的脚也用上了。

教士和随从骂骂咧咧，诅咒着这块土地上的异教徒，继续上了路。此时的老人已无生命迹象了。

年轻人也是伤痕累累、流血不止，跪在奄奄一息的父亲身旁。“上帝啊！”他哀号道，“这样的不公我们还要忍受多久？”老人睁开了眼睛，转瞬又合上了，但他似乎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颤抖的唇边吐出了几句奇怪的话语：“万民的应许者要来了。正义将获胜利，万民皆为兄弟。”“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年轻人哭泣着问。“快了，快了！”

I
1817—1848

时为19世纪初。此时的波斯已尽失其古时的荣耀。君王残暴独断，腐败官员的一切行动皆取决于所受贿赂的多寡。这里曾是居鲁士大帝引以为傲的土地，如今却在他们的统治下呻吟。权势强大的神职人员既狂傲自大，又心胸狭隘，教唆其信众对异教徒持狂热与偏见的态度。无知的大众夹在贪婪的政府官员和可怕、无情的神职人员之间，过着贫穷且愚昧不化的生活。

灵性的晦暗笼罩着这片土地，纯洁的灵魂为数不多，然而他们的生命却为身边饱受压迫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来自努尔的大臣米尔扎·布祖尔格^①便是其中的一位。

米尔扎·布祖尔格是一位富裕的贵族，其先人是古代雅利安王族，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曾统治波斯。他本人是一名国务大臣，与朝廷关系密切。他居住在首都德黑兰，由于品质高尚、诚实，对穷人慷慨大方，且在艺术和学识上造诣颇深，因而声名远扬，深受国人钦佩。凡上门求助者无不受到接纳。边远村镇的人如果无望讨回公道，便会前来向他求助。

1817年11月12日的破晓之时，大臣喜得贵子。而这婴儿，将是把上帝之讯息传给人类的信使，祂将实现过往各神圣经典的预言。这个婴儿就是巴哈欧拉^②。

在这个国家的另一处，一位曾不断向世人提及应许者到来的圣人¹拜倒在地，表达崇敬之情，他还对一位使徒说：“我对你宣布的事已显露。就在此刻应许者之光已显露并且正在照

① “米尔扎”是一个加在男子名前的尊称。“布祖尔格”意为“伟大”。“米尔扎·布祖尔格”是国王赐给他的头衔。

② 父母为祂取名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巴哈欧拉”意为“上帝之荣耀”，是祂为人所知的称号。

亮世界。”²

当巴哈欧拉还在襁褓中时，祂的父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看到儿子畅游在浩瀚无边的海洋里。祂乌黑、浓密的头发漂浮于水面之上，遍布四方，而祂的脸庞闪耀着光辉，无数鱼儿受到光芒的吸引，从各处游到祂的身旁。每条鱼儿都咬住祂的一根发梢，无论巴哈欧拉游向哪里，它们都紧紧跟随，而祂却毫发无损。不但如此，当祂自由自在地畅游时，紧紧相随的鱼儿们并不能妨碍祂的移动。

这个梦境给巴哈欧拉的父亲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同时也让他十分困惑。于是他请来一位著名的预言家来为他解梦。预言家说道：“你梦中的无垠的海洋是人类世界，你的儿子将仅凭一己之力征服它。而鱼儿们便是世间的芸芸众生，他们将围绕在祂周围，追随着祂。他们既不能伤害祂，也无法阻止祂实现自己的目标。”随后预言家被带去见这个孩子。他注视着巴哈欧拉的面庞，看到荣耀的征象，而此时这征象还未向世人揭示。他向这位要将人类引向其荣耀天命的孩子致敬，口中的赞美与崇敬之语滔滔不绝。

贵族阶层的孩子要在家庭教师的教导下学习读写，但学习也仅此而已。获得知识被视为是教士阶层的职责，他们会用多年时间来学习神学和其他科目。我们知道，巴哈欧拉没有受过教育，对此，祂自己在一些著作中都曾提及。

巴哈欧拉的父亲很快就注意到儿子身上的一些伟大征象，并意识到祂不同于其他孩子。巴哈欧拉七岁时，一位心怀嫉恨的高官在国王³面前状告布祖尔格。国王端坐评判，听完了指控，便问布祖尔格是否要为自己辩护。据说，陪伴父亲来到朝廷的巴哈欧拉请求国王允许祂代表父亲讲话。获准之后，祂以

自己的智慧和雄辩折服了那些饱经世事的听众，赢得了这场诉讼，令所有人惊奇。

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位非同寻常的孩子名满都城。到十四岁时，这个孩子已经因为其非凡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而变得家喻户晓。政治家寻求他的建议，博学的神职人员聆听他阐述圣经文中的深奥篇章。每个人都十分惊讶这无师自通的孩子不同寻常的智慧。

尽管巴哈欧拉获得巨大的名声和尊敬，但他却极为谦逊。他的礼貌和亲切的天性吸引着各式各样的人。孩子们的纯洁心灵受到他优秀品质的影响，因此他们十分渴望接近他。巴哈欧拉热爱美丽的大自然，常常漫步于乡野之间。他说：“乡村是灵魂的世界，城市是肉体的世界。”

那时候的贵族阶层都会早早地步入婚姻。大约十九岁时，巴哈欧拉娶了阿西叶·哈努姆^①，另一位国务大臣美丽而圣洁的女儿。阿西叶·哈努姆的家庭极为富有。在她成婚前，她父亲就请了一批珠宝匠住在家中，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为新娘准备首饰，连她衣服上的扣子都是黄金打造。当她嫁进家门，足足用了四十头骡子驮她贵重的嫁妆。听闻这两个家族联姻的人都说：“这是富上加富啊。”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巴哈欧拉和阿西叶·哈努姆都对自己继承的财富毫无依恋。他们对穷人慷慨赠予，以至于朋友们说：“照这种广疏财帛的速度，用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会变成穷人。”从二人年轻时起，巴哈欧拉就被称为“穷人之父”，阿西叶·哈努姆则被称为“慰藉之母”。

11

① 哈努姆，意为“女士”，是放在名字后面的尊称。

几年后，按照当时贵族阶层的习俗，巴哈欧拉又娶一房，不过这第二位妻子身上缺乏阿西叶·哈努姆的高贵品质。

米尔扎·布祖尔格去世时，巴哈欧拉二十二岁。政府希望他继承父位，但他拒绝了。当时的国务大臣是由国王亲自任命的，一般都会终身任职，除非失宠。年事较高的贵族及高官在国王面前竭力争宠，因为国王能保他们余生的富贵与权力。巴哈欧拉能在如此年轻时获封此位，说明他在朝廷上拥有崇高的威望。但人们不理解他为何不接受这一职位。首相对此说道：“这个职位配不上他。他有更高的目标。我无法理解他，但我相信他注定要成就某种崇高的事业。他的思想与我们不一样。”⁴



五年后的1844年，波斯南部的设拉子城发生了一件大事，震撼了整个国家，改变了成千上万波斯人民的生活。一位自称巴孛（意为“门”）^①的圣洁的年轻人宣称，他在为世界所有宗教圣典中提到的应许者^②的到来做准备。巴孛说，应许者的教义会影响地球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并会开创历代圣贤和先知所预言的万日之日。敌人将成为朋友，干戈将化为玉帛，人

12

① 本名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赛义德”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尊称。

② 犹太人在等待“万军之主”的到来，基督徒在等待“基督的再临”。逊尼派穆斯林也在等待基督的复临，什叶派穆斯林期盼“伊玛目侯赛因的复临”。琐罗亚斯德教徒盼望“巴赫拉姆王”的出现，印度教徒期待“迦尔吉·阿瓦塔”的到来，佛教徒在等待“弥勒佛”的出现。

类一家将成为现实。巴孛声称，祂本人的使命是宣告人类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巴孛圣洁的生命和教义吸引了许多纯洁之士，但祂从不寻求自身的荣耀。在祂笔下的洋洋著作中，祂反复提到在祂之后将要到来的那位圣者的伟大。祂派自己的第一批使徒自设拉子出发，到全国各地传播祂的讯息。祂对他们说：“你们是本时代上帝圣名的肩负者……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出上帝的属性，用自己的行为和言辞做祂公正、力量和荣耀标志的表率。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须证实你们目的之崇高、生活之正直、信仰之实在及虔诚之高尚特性……确然我说，本时代远比以往使徒时代伟大，不，实为天壤之别！你们乃是上帝允诺之日来临的见证者……清除心中的世俗欲念，用天使般的美德装饰自己……满足于空洞无聊之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然结束。此时刻已来临：唯动机纯洁并经无瑕行为证明者，始能升近至高者的宝座，承蒙祂的悦纳……恳求主——你们的上帝，让你们免于尘世牵挂，勿受凡俗影响，抛却朝生暮死的追求，如此，流经你们的纯净而甜美之恩泉便不会变得污浊和苦涩。我在为你们迎接那伟大之日的来临做准备……你们当以坚定步伐与圣洁心灵分赴四面八方，为祂的莅临铺路。”⁵

巴孛派祂的第一位使徒，博学、纯洁的穆拉·侯赛因^①去了德黑兰。巴孛称，一个无比神圣的秘密就隐藏在德黑兰。巴孛对穆拉·侯赛因说：“你须祈求全能上帝的仁慈协助，使你能够在那首都到达真正威权的所在地，进入那受敬爱者的宅邸。那座城市里隐藏着一个秘密。它一旦显露，会使尘世变为

① “穆拉”是在宗教事务上博学多识者的称号。

天堂。”⁶

穆拉·侯赛因知道他必须在首都找到这个神圣奥秘，但是在这茫茫城市中，要从何处找起他却无从知晓。他唯一的希望是上帝的帮助，于是在启程前往德黑兰时，他祈求全能者给他指引。抵达之后，他待在了一个神学院。在那里，他决定把巴孛的佳音告诉一位在学院担任讲师的著名教士⁷。一天，他到这位教士的房间里拜访了他。穆拉·侯赛因旁征博引，以证明巴孛的宣言。但这位教士深以自己的学识为傲，他的回应十分傲慢。穆拉·侯赛因不再指望将他引向真理，难过地回到了自己房中。

那天深夜，有人⁸前来拜访他。穆拉·侯赛因并不认识对方，不过仍非常友善地接待了他。这个陌生人满眼含泪，深情地说，他是穆拉·侯赛因会谈过的教士的门徒，就住在老师房间的隔壁。他从头到尾聆听了穆拉·侯赛因与老师的对话。老师傲慢地拒绝了穆拉·侯赛因有理有据的陈述，对此他十分不满。

他的真诚让穆拉·侯赛因十分感动。穆拉说道：“现在我知道我为何选择在此居住了。你的老师轻蔑地拒绝了这一神启，并对其创立者不屑一顾。我希望他的学生不同，能够辨识真理。”随后他问这位陌生人如何称呼、来自哪里。当听说客人来自努尔地区时，他问道：“告诉我，在努尔地区刚刚过世的米尔扎·布祖尔格的家族中，如今有没有一个人因自身的品格、魅力以及艺术和学识造诣而闻名，并且证明了自己能够延续这个杰出家族的高尚传统？”“有的，”对方回答道，“他的几个儿子中有一位已经因为具备父亲身上的高尚品格而脱颖而出。通过祂正直的生活、高尚的成就以及和善与宽容，祂已

经证明了自己无愧为名门之后。”“祂以何为业？”穆拉·侯赛因询问道。“祂为绝望的人带来喜悦，为饥饿的人送去饭食，”对方答道。“祂有等级地位？”“除了与穷人和陌生人为友外，祂什么都没有。”问题连珠般问出，而每一个关于巴哈欧拉的回答都让穆拉·侯赛因更加热情、兴奋。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发现了巴哈欧拉就是巴孛所说的隐秘时，满心喜悦。最后，他问道：“我想你应该经常见到祂吧？”“我常常去祂家中拜访，”客人回答道。穆拉·侯赛因随后把一个卷轴托付给他，其中有巴孛写的一封信，请他交给巴哈欧拉本人。

这位信使有如下描述：“到了巴哈欧拉的家，我看到祂的弟弟米尔扎·穆萨站在门口。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进屋去，很快又带着欢迎的口信出来了。我被领到祂的尊前，将信函递给米尔扎·穆萨。他把信摆放在巴哈欧拉面前。祂叫我们两个坐下。祂打开信函，审视其内容，并开始大声地给我们读其中的某些段落。我坐在那里，听着祂的声音及其悦耳的旋律，感到欣喜若狂。祂读完一页信函时，转身对祂的弟弟说：‘穆萨，你有什么想讲的吗？我肯定，凡是相信《古兰经》并认同其神圣来源的人，如果在承认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被赋有同样的更生之力时哪怕稍有迟疑，那绝对是判断错误，远离了公正之道。’祂不再多说什么，叫我从祂那里给穆拉·侯赛因带回一大块俄罗斯糖和一包茶叶作为礼物^①，并转达祂的感谢与爱意，然后就将我送走了。

“我站起来，满怀喜悦地赶回穆拉·侯赛因那里，将巴哈

15

① 在当时的波斯，茶叶和俄罗斯糖是稀罕物，是社会上层之间的相互酬谢的礼物。

欧拉的礼物和信交给他。他从我手中接过礼物和信时是多么欣喜若狂啊！我无法形容他那强烈的感情。他蓦地站起来，低着头从我手中接过礼物，热诚地亲吻它。然后，他拥抱我，吻我的眼睛，说道：‘我亲爱的朋友啊！你让我如此满怀欢喜，我也祈求上帝赐予你终生的幸福和永久的快乐。’我对穆拉·侯赛因的举止感到吃惊。我暗想是什么使这两个人的心灵连接起来呢？是什么点燃了他们心中如此炽热的友情呢？在穆拉·侯赛因看来，王室的壮观场面都不足挂齿，为什么他看到从巴哈欧拉手中得来的这份礼物，却显得那么高兴呢？……”⁹



巴哈欧拉从未见过巴孛，但是从祂收到巴孛信件的那天起，祂就宣称相信巴孛的神圣宣示。在认同了新天启之后，祂挺身传播这一启示。祂首先去了祖辈的故乡努尔，住在家族的一片土地上，祂在那里拥有一座装饰奢华的宅邸。许多附近的官员和贵族都来欢迎祂，作为一种尊敬和亲切的表示。

由于巴哈欧拉在首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客人们希望听祂讲一下国王的宫廷和政府事务方面的最新消息，但巴哈欧拉对此毫无兴趣。相反，祂对他们说起了新天启的到来，以及新时代莅临的喜讯。听者无不对祂的口才和祂对这些话题的热情赞叹不已，因为关注这类话题的通常都是教士和神学家，而不是拥有如此地位的一名年轻人。

日复一日，巴哈欧拉向前来拜访祂的人讲述巴孛的天启。祂的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令这其中的许多人也开始传播佳音，把新的圣道告知其他人。很快，整个努尔地区都沉浸在

巴哈欧拉带来的喜讯之中。各行各业的人，从宗教要人、国家官员，到商贩、农民，都涌到巴哈欧拉家中听祂宣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热切地接受了巴孛的宣示。

没有人反对巴哈欧拉，除了祂的一位叔叔。这位叔叔向一位高级教士抱怨巴哈欧拉¹⁰。他说，巴哈欧拉正在传播有损伊斯兰教的异教观点，而且听了祂的话的人都中了魔。他告诉这位神职人员，作为信仰的重要人物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他有义务阻止巴哈欧拉对努尔地区的居民施加影响。但这位著名的教士不愿意与巴哈欧拉有冲突，觉得避开祂是最明智的。但巴哈欧拉本人却决定在前往首都之前先去拜访这位教士，并向他解释祂带来的启示的真正本质。

教士颇为隆重地接待了祂。巴哈欧拉解释说，祂此次前来并非正式拜访，而是要告诉他一个上天的新启示，这一启示实现了所有神圣经文中的允诺。主人知道巴哈欧拉要说什么，但他无意聆听。他告诉客人，他的习惯是在做出任何许诺前都要求助于《古兰经》。他说，他会把这部神圣经书随意翻到某一页，由第一句映入眼帘的经文来决定事情的动向。一部《古兰经》被拿了上来，教士打开经书又将其合上，说道：“我已询问了上帝之书，认为此事不宜探究。”谁都不知道他读到了哪句，许多在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这只是避免与巴哈欧拉进行讨论的借口。客人不愿意再让他尴尬，便站起身礼貌地离开了。

巴哈欧拉热爱户外生活，喜欢自然界的美景。有一天，祂与几名同伴一起，骑行在努尔地区的乡间，遇到了一位独行的年轻托钵僧¹¹。那人坐在一条小溪旁边，正在吃自己用树枝生火做的饭食。巴哈欧拉走到他身旁，亲切地询问他在做什么。

“我正在吃上帝，”托钵僧回答道。这个回答反映出了上帝存在于一切之中的信条。年轻托钵僧的纯朴和他真诚的回答让巴哈欧拉十分高兴。听了对方的话后，祂微笑着，用温柔的话语解释了上帝的真正本质。片刻过后，年轻人就彻底改变了。他意识到了这位陌生人给他带来的光芒，丢下食物和炊具，追随巴哈欧拉上了路。他步行在骏马之侧，唱了一首在行走过程中创作的诗歌，歌颂他对刚刚找到的受敬爱者的爱。“祢是启导之阳，”叠句部分唱道。“祢是真理之光。将祢自己显露给人们，真理的启示者啊！”¹²

这位目不识丁但心地纯洁的托钵僧，认识到了巴哈欧拉的地位，而那位努尔区的著名教士，深以自己的地位和从书籍中获得的学识为傲，却自我剥夺了认识巴哈欧拉之神圣启示的权利。

巴哈欧拉在努尔地区的临在、祂圣洁的生活、祂的尊贵、祂对无论高低贵贱的人一视同仁的爱、祂言谈之中的真诚以及祂为支持巴孛的宣示所作的有力论证，所有这些在祂离去之后仍然不断启迪着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随后的几年里，这些接受了巴孛的人的信念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因为狂热的教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迫害祂追随者的热潮。但他们坚定不移地忠实于信仰，其中许多人为新的圣道献出了生命。



巴孛的第一批使徒去了全国各地，所到之处大力传扬祂的启示。神圣天启的消息口口相传，接受新信仰的人从几百到数千，慢慢地人们开始称他们为巴比。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贫有富，有博学多识者，也有目不识丁者。还有许多人来自教士

阶层，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经书中关于伟大的世界导师将要到来的征象，爽快地接受了巴孛的宣示。

然而，大部分教士都从巴孛的教义中看到了对他们自身权威的威胁，他们激烈地谴责巴孛是企图危害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他们在布道坛上煽动人民对抗巴比教徒，号召追随者把他们当作上帝和真正宗教的敌人。他们鼓动无知的大众对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巴比进行迫害，并许诺任何杀死巴孛追随者的人都能升入天堂。

18

与此同时，递交给国王关于巴孛及其宣示的报告充斥着矛盾，因此国王¹³要求瓦希德——首都地区最为博学、地位最高、最受国王信赖的宗教人物——前往设拉子，亲自调查巴孛的圣道，并汇报其所见所闻。

瓦希德与巴孛的头三次会面十分有趣。历史学家纳比勒从瓦希德本人那里得到了第一手的描述，并将其记录在《破晓群英传》一书中。当这位博学之人从德黑兰启程时，他对那位声称受到上帝启迪的年轻人充满怀疑，并坚信他能轻而易举地驳倒对方的言论。但是，在见到巴孛之后，他逐渐意识到，这位温和、圣洁的年轻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知识，其他人——包括他自己——后天获得的学识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第三次与巴孛见面过后，他心中的疑虑全部烟消云散，此后他毕生行走各地，毫无畏惧地在所到之处的布道坛上传扬新天启的真理。瓦希德在设拉子找到了新的主。他详尽地将自己的见闻送交给了国王，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国王和朝廷之处。

瓦希德对这一圣道如此赤诚，国王自然也不敢小觑。此时，他也迫切地想要见到巴孛，不久后他便邀请巴孛到首都来。但是，在巴孛抵达德黑兰之前，手握重权、诡计多端的首

相¹⁴便已决意阻止祂与国王会面，因为他一直害怕失去对国王的影响力，对任何与国王亲近的人都满怀嫉妒。他说服国王推迟了会面的时间，并下令一队士兵将巴孛送至北部一座寒冷的边陲小镇马库。在那里，巴孛被关在荒山中的一座要塞之内，整个地区只有两名卫兵和四只狗。首相严禁任何人会见巴孛，并坚信此时的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巴孛引导的新信仰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但首相的希望彻底落空了，因为要塞的看守长被这位温和的囚犯所折服，他不顾上级的命令，允许那些一路历尽艰险的追随者来拜访他们挚爱的主。于是，巴孛笔端不断流出的圣作传到了全国各地的巴比那里，指引、启迪并加强了他们的信念。这些著作中，有优美的祈祷和冥想短文，对圣经经文的注释，还有新天启的律法。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著述反复提到应许者即将到来，为此祂愿意遭受一切苦难，并牺牲自己的生命。祂写道：“我完全为你牺牲自己，为你甘受咒骂，我所渴望的只是在爱你的圣道上殉身。”¹⁵

巴孛还从这座山地监狱与巴哈欧拉通过信，不过知晓此事的人并不多。



巴比的信念并没有因为巴孛被囚而动摇，他们的热情也没有因为自身受到迫害而减退。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狂热的神职人员因为首相的态度而更加嚣张，心中的仇恨也进一步加深。

作为新圣道无畏的捍卫者，巴哈欧拉竭尽所能为巴比们

提供帮助。祂的朋友反复告诫祂，不要沾惹被政府和宗教领袖们视为威胁的人。他们警告说，巴哈欧拉的做法可能会引火上身，自陷险境。但巴哈欧拉没有背离自己选择的道路。有一天，祂听说德黑兰的一群巴比被捕了，他们身缠沉重的锁链，被关在一位官员的宅中。巴哈欧拉认识这位官员，于是便代表信徒们前去交涉。官员知道巴哈欧拉为人慷慨，便告诉祂眼下这些囚犯缺衣少食。巴哈欧拉立刻拿出了一笔钱救急，对方则保证会改善这里严酷的囚禁环境。

20

这位腐败的官员随后向上级报告说，巴哈欧拉在帮助囚犯，向他们提供日常的食物和开销。高官们顿生贪念，希望能从慷慨的巴哈欧拉这里捞取好处，于是他们召唤了巴哈欧拉说，如果巴哈欧拉不给他们一大笔钱，他们就不放祂走。巴哈欧拉拒绝贿赂他们，于是便被扣留下来。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听闻此事后相当愤怒，要求放人，巴哈欧拉才得以脱身。

此时，巴哈欧拉得知，巴孛最早的使徒之一塔希丽被软禁在首都附近的一座小镇上。祂立刻设法帮助塔希丽逃脱出来，并派了一位巴比把她安全护送到了自己在德黑兰的家中。

塔希丽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年轻女诗人。她备受国人仰慕，因为她不仅能写下优美的诗文，还拥有关于神圣经文的渊博学识，所到之处，她动人的讲话总能令人深深着迷。她的父亲是本国最为显赫的宗教人物之一。集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塔希丽从小就被视为神童。她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其中包括涉及各类宗教问题的译作、新颖的评注、专著和书信。她的观点智慧、独到，在她接受巴孛的信仰之前，即使波斯最骄傲、最博学的神职人员也对她赞誉有加。

在东方女子普遍不识字的时代，塔希丽却可以给学生们上

21

神学课程，可以与宗教人士对谈，他们对塔希丽内心的聪慧和无比的学识赞不绝口。当时的男子不可以看到女性的面容，除非是自己的亲属，如母亲、姐妹、妻子，因此塔希丽都是从帘子后面与大家讲话。因为她忠贞圣洁的品格，她获得了“塔希丽”的称号，意为“纯洁者”。但她在历史上留下的最闪耀的印记，当属她独立的思想意识、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以及她在妇女事业上的无畏探索。她的名声传至西方，许多知识分子都视她为世界妇女解放道路上的先驱。

这位杰出的女性在尚未听说过巴孛时，就在一次梦境中认识到了巴孛的神圣地位。她在一封给巴孛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信仰，并把信交付给了即将外出的妹夫。塔希丽说，他将在行程中遇到一个人，并认识到这人就是神圣启示的使者。他在设拉子遇到了巴孛，在接受了巴孛的宣称之后，把塔希丽的信交给了祂。

巴孛最初的十八位使徒都是在无人指引的情况下，独自找到了巴孛，并接受了祂的信仰。而在这十八个人中，塔希丽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同时也是唯一从未谒见过巴孛的使徒。

塔希丽皈依了巴比信仰后，去了邻近的伊拉克，所到之处竭力弘扬新天启的喜讯。她谴责那个时代腐朽的标准和那代人的刚愎僵化，无畏地宣称人们的生活必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与她交谈的人里有王子也有平民，有阿拉伯人也有波斯人，有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以及各个派别的穆斯林。她信念之虔诚和言辞之力量让很多人相信了圣道的真实性。许多神职人员试图限制她的活动，但也有很多人公开谈论她的美德，赞美她的勇气。

地最有权势的宗教人士。她被软禁起来，并受到生命威胁。毫无畏惧的她向敌人发起了挑战。她让人带信过去，说道：“如果我的圣道是真理之道，如果我崇拜的主是唯一真神，那么九天之内，祂会将我从你们的暴虐枷锁中解救出来。如果祂未能使我得救，你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证明我的信仰原是虚妄。”¹⁶

在九天的期限结束之前，一位妇女乔装成乞丐，来到软禁塔希丽的房子，并给了她一封密封的信，然后就等在外面。塔希丽戴上面纱离开了那里，没有被人发现。之后她随那位妇女到了巴哈欧拉使者等候的地方。当敌人们注意到塔希丽不在房子里时，就在附近疯狂地搜寻，但一无所获。

塔希丽被带到了郊外，一位仆人早已备好马匹，要把他们送到首都。他们选了一条鲜有人迹的路线，一夜疾行后于黎明时分抵达了巴哈欧拉在德黑兰的宅邸。

塔希丽当然知道自己踏入的这座宅子是多么神圣。在此前的颂歌里，她早已暗示过未来巴哈欧拉的荣耀和祂将要启示的真理。她早已凭借自己的灵性认识到了巴哈欧拉的地位，正如她此前在无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就已经神交巴孛一样。

塔希丽在德黑兰待了几天，随后巴哈欧拉安排人护送她和一位女仆去了巴达什特，一个坐落在波斯东北部的小村庄。此前已有几位巴比信徒等在那里。几天之后，巴哈欧拉也与他们会合了。



库杜斯也到了巴达什特，他是巴孛十八位使徒中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一天晚上，库杜斯来到设拉子，在街

23 上见到了巴孛。那时他才二十二岁。他毫不迟疑地相信了巴孛，并终生为祂服务，至死不渝。

当巴孛派出早期的使徒去传扬祂的启示时，祂把库杜斯留在了身边。此后的九个月里，库杜斯是巴孛最亲密的同伴，并见证了新天启的蓬勃发展。他怀着无与伦比的喜悦、爱和忠诚为祂的主服务，即使巴孛躺下休息时，库杜斯仍然希望自己能醒着照看巴孛。两人分别的时刻来到了，巴孛对祂挚爱的门徒说了这样的话：“你我相伴的日子即将结束，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唯有在上帝的王国里重聚。在这凡间世界，只能分给你短短的九个月时间与我交往。然而，在伟大的来世彼岸，在永存王国，永久团聚的欢乐等待着我们。天意之手不久就会为祂而把你投入到苦难的海洋。我也将跟随你沉入苦海的深渊。要极其高兴，因为你已被选作苦难之军的旗手，站在将以祂的圣名殉教的宏大军队的先锋位置。在设拉子的街道上，你会遭遇铺天盖地的侮辱，你的身体会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你会在敌人的无耻行径下幸存，然后到达我们崇敬和热爱的祂的尊前。在祂的尊前，你会忘掉施加给你的一切伤害和侮辱。那不可见者的众天兵会赶来援助你，并向全世界表彰你的英勇和荣耀。你得到的将是畅饮为祂殉道的莫名欢乐之杯。而我，也会踏上牺牲之路，在永生之境与你重聚。”¹⁷

24 这次谈话后不久，所有信仰新圣道的人就遭到了严酷的迫害，库杜斯也不例外。设拉子残暴的总督¹⁸听说了巴孛的宣言，决定警告当地民众，凡是胆敢信仰新天启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他命人把库杜斯用锁链捆了带来见他，并命侍从烧掉库杜斯的胡须，在他的鼻子上刺个洞，并拴上绳子，就这样牵着他当众游街；随后，他把库杜斯驱逐出城，并警告，若库杜斯

胆敢返回设拉子，就处死他。

压迫者残暴的行径并没有使这位高贵的年轻人产生任何动摇。他的主用祂本身的灵性为他注入了生气，他心中燃起的神圣火焰任凭什么都无法熄灭。

穆拉·侯赛因是一个纯洁无私的人，是公正的化身。他是最早皈依巴孛的人之一，并深受所有信徒敬重；是他，最早洞悉到库杜斯身上与众不同的伟大征象。在库杜斯身上，在他对灵性真理的卓越阐述中，穆拉·侯赛因看到了巴孛的影子。主不在的日子里，穆拉·侯赛因服从库杜斯的所有指示。

巴孛向库杜斯保证，他将会见到应许者。与穆拉·侯赛因和塔希丽一样，库杜斯也确认巴哈欧拉就是巴孛一直提到的应许者，是他仰慕的对象，并且很快就会向世人昭示自己的身份。不过，由于巴哈欧拉的天启尚未到来，这些已经认识到巴哈欧拉真正地位的人也不会公开提及此事，虽然他们都会有所暗示——穆拉·侯赛因是在自己与信徒的讲话中，塔希丽是在她的颂词中，库杜斯则是通过他写下的训诫。



巴哈欧拉在巴达什特租下三座花园，并安排了一次持续二十二天的重要会议。与会者都是巴哈欧拉的客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一位巴比信徒参加了会议。塔希丽是其中唯一一位女士。集会的主要目的是研讨巴孛的教义，并明确巴孛使命期的独立性。该天启有其独有的律法和规条，巴孛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了其教义的革命性，并与历代沿袭的旧习俗和传统划清了界限。祂一方面承认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使命，另一方

面，谴责了当下的腐朽制度，并废除了许多神职人员所提倡的仪式和庆典。在那样一个妇女权利完全不被承认、大众教育在许多发达国家都远未实现的时代，巴孛就已经颁布了妇女自由和普及教育的律法。

巴达什特的会议由巴哈欧拉主持，祂谦逊地引导着每一个环节。每天都有对巴孛之天启的崭新理解和对过往律法的坚定摒弃。对许多人而言，这都是一段灵魂饱受考验并不断求索的时间，因为他们此前一直是虔诚的穆斯林，熟知伊斯兰律法和圣训。然而，此次难忘的集会的高潮却给各位信徒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一天，塔希丽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她安详而庄重，但没有戴上面纱。除了自己的血亲之外，这些男子从未注视过其他女人的面容，而且他们一直把塔希丽视为纯洁无瑕的典范，觉得连注视她的影子都不应该。因此，当她打破了虔诚穆斯林许多世纪以来所坚守的既定传统时，人们一下陷入深深的错愕、恐惧和困惑之中。其中一人由于无法承受这一令他惊悚的事件，割破了自己的喉咙，浑身是血地从塔希丽面前逃开了。还有一些人也离开了集会，并宣布不再忠诚于巴孛，但其余的人则坚守信仰，通过了这一突然降临的考验。

塔希丽依旧保持着平静，并未因自己引发的这次混乱而恼怒。她同众位信徒讲话，言辞之雄辩堪比《古兰经》。随后，她号召大家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说道：“这一天是节庆日，是普世欢乐的日子，是破除旧日枷锁的日子。”¹⁹

26 会议的目的达到了。与会的所有人都明确了新天启是完全独立的，这给他们的态度、习惯和崇拜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新圣道的敌人成功左右了国王对巴哈欧拉的看法，并指控祂谋反。国王原本拒绝采信众人对巴哈欧拉的指控，但此时，勃然大怒的国王下令逮捕巴哈欧拉，并发誓要处死祂。

与此同时，巴哈欧拉正在从巴达什特去往故乡努尔的路上。祂把塔希丽及其女仆托付给一位忠诚的巴比信徒，自己则一路缓行，沿途拜访了许多村镇。在一座里海附近的小城，一位波斯籍的俄国情报人员提出要带祂安全地离开，因为他们的船正停靠在这里，即将前往俄国。当地许多要人恳求巴哈欧拉接受这一提议，但巴哈欧拉拒绝离开。祂对一位满怀关切的朋友说道：“请相信上帝。”

第二天，巴哈欧拉以主宾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宴会，地点就在当地一位贵族的家中，此人邀请了该地区的许多名流前来与巴哈欧拉见面。俄国情报员也出席了宴会。一位来自首都的信使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国王驾崩。先前的敕令也就不再有效。

II

1848—1849

此时的波斯各地正经历着巨大的动荡。随着巴孛的启示不断吸引着各阶层中数以千计的新信徒，政府和神职人员开始联手在全国范围内对新运动发起攻击。宗教领袖在布道坛上挑唆会众愤恨巴比，他们指责巴比是危险的异端分子，不信上帝，毫无道德，且蓄意破坏伊斯兰宗教。他们鼓动说，每一个真正的穆斯林都有义务就地铲除这些上帝的敌人，并向追随者承诺，任何人只要杀死一个巴比，其罪恶会得到豁免，其在天堂中的位置会得到保障。

在波斯的东北部，巴孛的忠诚使徒穆拉·侯赛因正骑马走在众多信徒的最前面。凡所到之处，他们都不断告知人们黎明之日的到来，并邀请人们接受巴孛的宣示。他们诚挚、无畏地传播的神圣启示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不少人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新信仰，还有一些加入到了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的行程中。

在许多同乡之中，穆拉·侯赛因早已声名远播。他圣洁的天性、他对世俗地位和财富的超脱以及对《古兰经》的深刻理解赢得了许多崇拜者。就连不同信仰的人也绝不会质疑他无瑕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一路上，穆拉·侯赛因和其他使徒不断发出号召，许多开明的人都乐于聆听并做出响应。但他非常清楚前路的凶险。

一天，他和同伴在路边一处赏心悦目的地方驻足休息。准备继续前行时，他向大家说起了此次行程的危险。他说，追随他的人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谁对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说道，“就请他现在回家，终止旅程。”他把警告重复了很多遍。最后，他再次让众人停下步伐，明确宣称他本人以及与他同行的人都将在追随上帝的道路

上殉难。他对众位信徒说道：“谁不愿放弃尘世生活，就请他此时此刻离开队伍，否则以后他将无法逃离。”¹有二十名同伴感觉他们无力面对领袖反复提及的苦难，很不情愿地转身离开了。另外两百多人则选择继续跟随，不计后果。

当他们向下一个城镇²行近时，忽然遭遇了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对方的意图显然是要把他们全部杀死。原来，当地的宗教领袖³听说穆拉·侯赛因要来，害怕他影响这里的人，便决定煽动居民对抗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他派了一名传令员，沿街把人们叫到清真寺。一大群人前来听他讲话，他登上布道坛，把头巾扔到地上，粗鲁地扯开上衣的领子，为伊斯兰教的困境而痛心，同时号召会众抵抗可怕的巴比。“醒来吧！”他咆哮如雷，“我们的敌人近在门前，准备将我们神圣纯洁的伊斯兰教最宝贵的一切消灭掉。我们如若不抵抗，就会被他们屠杀殆尽……我们现在的职责是，不分男女老幼，武装起来，反抗破坏伊斯兰教的无耻之徒，让我们调动一切力量抵抗他们的进攻。明天破晓时分，让我们向城外进军，消灭他们！”⁴在他的煽动下，全体会众充满了对巴孛追随者的愤怒，打算按宗教领袖的命令行事。他们拿起手边能找到的武器，去外面屠杀正在朝这里行进的巴比。

29

穆拉·侯赛因和同伴们发现，他们的路已被无数民众挡住。这些人因心中的仇恨而气得发抖，嘴里不停地发出恶毒的咒骂。有七名同伴中弹倒下。此时，穆拉·侯赛因突然策马冲过人群，同伴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他们奇迹般地躲过敌人的子弹，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只是一系列考验的开始。前行路上的每一步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好在他们最后在谢赫·塔巴尔西的陵寝找到了藏身处。

这里离一些村子比较远，而且四周有茂密的树林。这些巴比信徒在周围建起了一道墙，准备在此抵御敌人的进攻。各地的信徒得知他们的困境，纷纷赶来援助，最后他们的人数达到了三百一十三人。这些人行业各异，不少都是博学的学者或年轻的神学学生，但也有很多商人、工匠和手艺人。对巴孛的忠诚和对新天启的信念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并赋予了他们众志成城的力量。



有一天，穆拉·侯赛因得到消息，巴哈欧拉正在前来看望他们的途中。他喜出望外，和其他人一起打扫了陵寝周围的地面，并洒了水，以迎接贵客的到来。四年前，在巴孛的吩咐下，他去了德黑兰，并且认出了巴哈欧拉就是他的主反复提及的“隐藏的奥秘”。他接待巴哈欧拉时的崇敬以及在巴哈欧拉尊前表现出的谦卑令同伴感到诧异，因为他们此时并不知道这位来访者的真实身份。

巴哈欧拉巡视了匆忙建起来的要塞，并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以更好地保证这些居住者的安全。他还让穆拉·侯赛因派出七个人把库杜斯从附近一个镇上接来，当时库杜斯被囚禁在一个宗教领袖的宅邸⁵。虽然这位教士囚禁库杜斯已有三个月之久，但他被这位囚犯的渊博学识和圣洁品格深深折服了，并对库杜斯充满敬意。因此，当穆拉·侯赛因的同伴请求他释放库杜斯时，他并未拒绝，于是库杜斯加入了守卫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的队伍。

巴哈欧拉在离开之前告诉穆拉·侯赛因，如果一切顺利，

祂将带着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回到要塞。但天意并非如此。回途时，眼看祂和其他一些巴比就要到达塔巴尔西了，却突然遭到逮捕，并被带到附近小镇的一座清真寺等候教士审讯。

巴比教徒被捕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小镇，不久他们就被四千多人团团围住。面对教士们提出的问题，巴哈欧拉给出了明确并令人信服的回答。当教士们冒犯巴孛，并试图从祂的圣作中寻找错误时，巴哈欧拉证明了他们的无知，揭露了他们愚昧的偏见，令他们无地自容。这些教士发现他们在与巴哈欧拉的辩论中完全落入下风，担心旁观者会站到巴哈欧拉一边，于是便愤怒地谴责巴哈欧拉及其同伴是危险的异教徒，当处以死刑。

当地的总督不在，代理总督认出了巴哈欧拉，不敢把祂处死。他告诉怒气冲冲的教士们，在总督得知此事之前，他们不可以执行死刑。教士们根本听不进他的话，宣称在宗教事务上，他们是唯一的权威。代理总督为了安抚教士们的怒气，平息民众的狂热，无奈之下，只得匆忙下令对囚犯们施以杖笞脚掌的刑罚。^①

31 刑具被带来后，巴哈欧拉为同伴求情，说他们只是与祂同行的无辜民众，一切指控都应由祂承担。祂告诉代理总督：“如果你坚持用刑，我愿意接受。”对方勉强同意了祂的愿望，因此只有巴哈欧拉一人受刑。行刑者奋力抽打，巴哈欧拉脚血流不止。

① 这是一种残酷、屈辱的折磨，受刑者要躺在地上，双脚被套进一个圆环之中，圆环则系在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棍中间。用刑过程中，两人从两端提起木棍，另一人则用棍棒无情地抽打受刑者的脚掌。

此时，教士们心满意足，民众们也随时准备对这些受害者拳脚相向。代理总督慑于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力，便将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关进了清真寺的一个房间里。之后，他在某个时间出其不意地派侍从由外面打通了进入那个房间的通道，将巴哈欧拉安全接到了总督的住处。巴哈欧拉的同伴很快也与祂会合了。代理总督不顾教士们的愤怒，成功地保证了他们的安全，最后他们在一队士兵护卫下远离了这危险之地。



与此同时，库杜斯、穆拉·侯赛因以及其他信徒所面临的危险却与日俱增。巴比们抵达塔巴尔西的当晚，周围的一些村民就攻击了他们。他们顽强抵抗，并打退了来犯者，但却始终不得安宁。那位残暴的宗教领袖是信仰的死敌，此前他就曾煽动镇上的民众出去攻击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现在，他又给继任的国王⁶发去了一封谎话连篇、危言耸听的紧急信件，声称巴比们建起一座坚固的堡垒，并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意图推翻国王和他的政府。他警告说，危险迫在眉睫，如果国王不果断铲除这些危险的异教徒，他们定将夺取整个国家。

年仅十七岁的国王毫无经验，就此事向一些大臣征询意见。大臣们向国王保证说，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铲除“些许未经训练、弱不禁风的神学学生”。新上任的首相⁷也决意根除一个在国内掀起动荡的新运动，完成他的前任留下的任务。曾将巴孛囚禁于马库的前任首相，早已荣耀不再，成了逃犯，死境悲惨，为所有熟知他的人唾弃。

在那位宗教领袖的呼吁下，一支约一万两千人的军队，装备着武器弹药，被派遣前去猛攻巴比的要塞，意图将他们全部

歼灭。军队在塔巴尔西要塞附近的一座村子驻扎下来，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受困一方没有被双方人数的悬殊吓倒，尽管从未受过武器方面的训练，而且除了剑，再无其他武器，但他们仍然决定奋勇应敌。一天清晨，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与其他三位同伴一起，骑着马出了要塞，其余人等则步行跟随。到了大门外，他们满怀激情地大声喊道：“时代之主啊！”以此呼唤巴孛的援助。随后，他们挥剑向敌军阵中冲去。勇士们的吼声响彻四周的树林，令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手中利剑的光芒让敌人不敢直视。惊恐的敌军四散而逃，把所有财物丢在了身后。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敌营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未能逃跑的人全部投降。此次交锋中，敌军有三名指挥官、四百三十名战士阵亡。巴比信徒中无一人战死，只有一人严重负伤。

33 当敌军正在努力从溃败中恢复并重新积蓄力量时，有一位亲王⁸抵达了前线担任步兵团和骑兵团总指挥，并且为军队带来了大炮。亲王把指挥部设在了要塞附近的一个村子，并派了一位使者去询问穆拉·侯赛因他究竟意欲何为。穆拉·侯赛因向使者保证，他和同伴绝无干涉政府事务的意图。他说，圣道纯粹是宗教性质，与应许者的到来有关。他请求亲王邀请附近城镇的宗教领袖前来，在亲王本人的面前讨论此事，这样亲王便可以亲自辨明真伪。穆拉·侯赛因的真诚打动了使者，对方承诺将在三天之内安排与附近教士的这次会面。

但亲王却没有信守这一承诺。等到收到穆拉·侯赛因答复的第三天，他命令军队向要塞开火。敌人刚一发动攻击，库杜斯便下令打开要塞的大门。穆拉·侯赛因和两百零二位同伴策马飞奔而出，追随库杜斯冲向敌军堡垒。他们冲破了层层阻拦，杀入敌营心脏，冲散敌军士兵，掀翻了他们的大炮，拔

掉了他们的营帐。穆拉·侯赛因冲在最前面，他穿过敌营，向亲王本人的指挥部飞驰而去。见此情景，亲王下令卫队向他开枪。穆拉·侯赛因却成功地穿越了枪林弹雨，来到了亲王的住所。亲王不敢面对穆拉·侯赛因，从房间后面的窗户跳到一条壕沟之中，未及穿上靴子就仓惶逃跑了。穆拉·侯赛因的一些同伴随后赶到了指挥部，在其中一个房间发现了一些装有金银的保险箱。他们对此不屑一顾，不过，作为胜利的象征，他们带回了亲王最心爱的宝剑，并拿给了穆拉·侯赛因。此时他们才得知，穆拉·侯赛因自己的剑被子弹击中，故而一直在用库杜斯的剑拼杀。

如同亲王一样，亲王的军队在这一小股勇士面前溃不成军。不过，穆拉·侯赛因预料到他们还会发动新的进攻。他把所有同伴召集到村子外围，聚拢在库杜斯身边。他本人则骑着马不断观望。忽然，他看到众多士兵向他们扑来。得到指示后，他们向这边密集开火，并击中了库杜斯。穆拉·侯赛因与其他一百一十位信徒迎击来犯的敌人。他一手挥舞着挚爱领袖库杜斯的剑，一手挥舞着可耻的敌人的剑，投入到这场毫无退路的战斗之中。他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令敌我双方都大为惊叹。不到三十分钟，他就击退敌军，准备返回要塞。

受伤的库杜斯血流不止，悲伤的同伴们把他带回了要塞。他在那里发出了书面的呼吁：“我们要服从上帝的任何意旨，在经受考验的时刻更加坚定不移……虽然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我的灵魂却沉浸在喜悦之中。我对上帝无限感激。如果你们爱我，就不要难过，不要让我的这份喜悦之情因为看见你们悲伤而蒙上阴影。”⁹

一位敌军指挥官¹⁰讲述道：

“我以陛下的圣羽发誓，一天，穆拉·侯赛因头裹绿头巾，肩披一大块布，从要塞里走出来，站在一块开阔地上，他倚着手中的长矛说：‘人们啊，你们为什么不去了解情况，在狂热和带有偏见的错误之辞的影响下，如此残酷地对待我们，毫无缘由地白白流血呢？你们应该在造物主面前感到羞愧，至少让我们过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此地。’看见士兵们被他的话感化了，我就开枪命令将士们一起大声吼叫，用喊叫声淹没他的声音。我又看见他倚着长矛，听到他喊：‘谁愿意帮助我？’他连喊了三遍，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喊声。那时，士兵们一片沉默，有些开始哭泣，很多骑兵也明显受到感动。我担心部队受其影响会对我 35 不忠，再次命令他们开枪并大声吼叫。接着我看见穆拉·侯赛因拔出剑，仰天大喊：‘啊，上帝！我已经向这群人作了证明，但却毫不起作用。’接下来他就向我们左右出击。我向上帝发誓那天他把剑舞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穆拉·侯赛因勇不可当，他追上了一名逃跑的士兵，这个士兵躲在一棵树后，又用火枪遮护自己。穆拉·侯赛因一剑下去，将士兵、树和火枪砍成六段。在整个战斗期间，他没有一剑落空，每一剑都见血……因为我听说过也知道……没有人能将剑耍得那么好，也几乎不可能砍得那么准。我禁止所有的知情者提起此事，或是告诉别人，以免将士们在战斗中丧失斗志。”¹¹

亲王耻辱性地败在了这样一群“未经训练、弱不禁风的学生”手中，国王和首相对此大加训斥。作为回应，亲王将一把被砍成两段的枪管碎片给了首相，并讲述了穆拉·侯赛因的超凡武艺。亲王在给首相的信中写道：“这就是一个敌人的卑鄙

力量，他竟一剑将大树、火枪和枪手砍成六段。”¹²

巴比们的英勇事迹和他们奇迹般的胜利成为了传奇，在各城镇间传颂开来。虽然教士们造谣中伤穆拉·侯赛因，但他为许多同胞所深深敬仰。诗人们写下颂歌，记述他在战斗中立下的惊人功绩。



不在战场上时，住在要塞中的这些人们会把时间用在祈祷和冥想上。每天早上和下午，他们都会聚在库杜斯周围，在要塞旁边的空地上学习巴孛的圣作，聆听库杜斯注释其中的一些篇章。随着库杜斯不断教导他们，并通过阐述灵性真理来升华他们的灵魂，他们对库杜斯的爱和敬重与日俱增。要塞中称颂与感恩的歌声与敌军营中的纵酒狂笑形成了鲜明对比。

36

与此同时，库杜斯还帮助同伴们为即将来临的严酷考验做好心理准备。他说：“我们将面临的磨难无比深重，只有不屈不挠和坚毅忍耐的人才能度过灾难。”¹³他在那些艰难日子里，始终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大炮的巨响和军队的喧嚣都不能阻断他每日的祈祷，以及和巴孛的灵性交流。他这样说道：

“念记祢是我的慰藉和支柱！能因祢之名而成为第一个在设拉子受辱的人，对此我深感荣耀。我渴望成为第一个在祢的圣道上献身的人，这样才无愧于祢的圣道。”¹⁴

在敌人切断要塞的供给之前，穆拉·侯赛因匆忙储存下了一些食物和水，但此时也已消耗殆尽，受困一方面面临着断水断粮的危险。因为缺水，他们不得不在要塞里面打了一口井。完工的那天，穆拉·侯赛因说道：“今天我们就有水洗澡了，等

洗去身上的尘埃，我们就去寻找上帝的宫殿，奔向我们永恒的家园。有谁愿意共饮这杯殉道之酒，请准备好以自己的鲜血确认对圣道的忠信。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天亮之前，凡是要和我共同行动的人，请准备冲出墙垣，再一次赶走阻拦我们的黑暗势力，畅通无阻地登上光荣的顶峰。”¹⁵

37 那天下午，穆拉·侯赛因沐浴更衣，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他满怀喜悦之情在同伴们之间走动，用自己的热忱和激情激励着大家。在最后的时光里，他坐在库杜斯脚下，向他敞开心扉。眼前的库杜斯使他想起了挚爱的主，此时正被囚禁在远方一座孤独的深山中。午夜刚过，穆拉·侯赛因骑上骏马，带领众人冲出了要塞大门。他们有力的呼喊声“时代之主啊！”再一次响彻树林和敌营，令敌军不寒而栗。

此时，亲王的军队又补充了几个骑兵和步兵团，由经验丰富的军官带领。之前，他们在要塞周围竖起了七处路障，并在要塞的视野范围内每日操练、耀武扬威。

穆拉·侯赛因不畏敌军之众，和同伴一冲出要塞，便飞驰着冲破了路障，把敌军冲得七零八落，所过之处令敌人深深地绝望和恐惧。他英勇的同伴也无惧枪林弹雨，一路向前，最后夺取并破坏了敌军立起的每一处路障。

他们完成了此战的目的，准备撤回要塞时，穆拉·侯赛因的马被系帐篷的绳子缠住。他一时无法脱身，躲在树枝后的一名军官开枪打中了他的胸膛。穆拉·侯赛因身负重伤，被抬回要塞。之后，他那不可战胜的灵魂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时的他风华正茂。已经离世的他面容平静、安详，仿佛只是陷入了睡眠。悲痛交加的库杜斯参加了他的葬礼。当库杜斯把他送到安息之地时，也同他作了最后的道别：“你忠于圣约直至生

命的最后一刻，愿你平安幸福。我向上帝祈求，不要将你我分开。”¹⁶

那天晚上，与穆拉·侯赛因一同冲出要塞的同伴中，有九十人严重负伤，其中大多数没有幸存下来。穆拉·侯赛因和众多同伴的离世使其他信徒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但他们的生活并未因此改变。清晨和下午的祈祷及圣作研习照旧进行，而库杜斯也从不顾自己的舒适和休息，总是与他们在一起，巩固他们的信念，升华他们的精神。

38

此次交锋，敌军元气大伤，用了四十五天的时间才又重整营寨。穆拉·侯赛因的战死令一位军官大受鼓舞，觉得胜券稳操，于是他便升起旗帜，率领着步兵和骑兵团，朝要塞的哨兵猛烈开火。库杜斯仅仅派了十九位同伴去与这位气势汹汹的军官交锋。“让他知道，虽然穆拉·侯赛因不在了，上帝不可征服的力量仍在支持着他的同伴，使他们能够战胜敌军。”¹⁷这一小队勇士冲入敌军阵中，“时代之主”的呼喊声比以往更具激情。敌军士兵发现自己再一次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在超凡的对手面前毫无还击之力。整支军队慌忙逃窜，军官本人由于极度惊恐而摔下马背，慌不择路的他把一只靴子留在了马蹬上。十九人带着敌军狼狈丢弃的旗帜，毫发无伤地回到了要塞。

亲王向首都方面要求补充炸弹和火炮，并提供一切必需装备。同时，他们重新修筑了许多战壕和路障。亲王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时候，要塞里的人却无视身边的危险，用愉快、喜悦的歌声庆祝新年^①的到来。尽管他们饥肠辘辘，但喜悦的颂

39

① 波斯新年——亦称“诺鲁孜”节——在春分当天，通常是3月21日。

歌却从白天一直唱到深夜，令要塞附近的驻军感到不可思议。

新年刚过，亲王就开始猛烈炮击要塞。不过，隆隆的炮声和他们带来的破坏却没能挫败受困一方那不可战胜的精神。亲王原本以为对方会无条件投降，此时却惊诧地发现他甚至没能让他们停止早晨和下午的祈祷。

一位军官孤注一掷，建起炮塔以图炮轰要塞内部。攻击刚开始，库杜斯就再次派出十九位同伴前去抗击来犯者。他说：“让他知道上帝英勇无畏的勇士在饥肠辘辘的情形下会表现出常人没有的英雄行为。”¹⁸十九人向炮塔冲去，同时发出了“时代之主”的呐喊声，再一次在敌军士兵心中激起了深深的恐惧。军官和他手下的三十个人命丧剑下。勇士们夺取了炮塔，将炮扔到地面，随后得胜回营。

库杜斯后来说道：“自从我们占据要塞以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从未试图主动攻击对手，我们总是在他们先攻击之后才奋起自卫。如果我们心存向他们发起圣战的野心，如果我们想凭借武力在与不信圣教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被围困在这堵高墙之内了……但是，这不是我们选择要走的道路。自从我们退守要塞，我们始终不变的唯一目标就是用行动和甘愿在圣道上洒热血的决心证明我们使命的崇高。我们圆满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刻很快就要到了。”¹⁹

40

虽然勇士们高涨的情绪无可抑制，但食物匮乏却使得他们身体虚弱。他们能吃的东西只剩下煮过的草、树皮以及鞋子、皮带和马鞍上的皮革。即便食不果腹，每当敌军发动进攻，这些饥肠辘辘的人们都会立刻冲出要塞面对敌人，而他们表现出的力量令任何人都想不到要塞内的真实情况。他们没有停止每天早晚的祈祷和冥想，并且经常为认识了上帝之启示的信使而

高声感恩，因为他们的灵魂得到天国之诗篇的滋养。一位受困者²⁰后来回忆起那些日子里的喜悦。他这样说道：“上帝知道我们不再渴求食物，我们不再思虑一日三餐的事情，我们为这些动人的篇章而心醉神迷。即使我们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再过上数年，疲倦都丝毫不会令我们热情衰减、兴致低落。每当我们因营养不良而元气大伤体能下降时，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就马上向库杜斯报告我们的困境。库杜斯便会来到我们中间。一看见他的脸，一听到他神奇的话语，我们的沮丧顿时化作欢欣鼓舞。我们一下子力量大增，就是大批敌人此刻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感到有力量将他们彻底消灭。”²¹

一位指挥进攻的军官²²也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真的不知道有谁给那些人展示了什么，或者他们看到了什么，令他们如此高兴和如此乐意参战……脸上没有一丝恐惧和担心的神情……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人都是学者，都是有知识的人，是在学院和修道院惯于静坐的隐士，他们体质纤弱，身材单薄，习惯于苦行僧的生活，没听过雷鸣般的大炮声和嗖嗖的子弹声，也不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在被围困的最后三个月里，他们甚至没有面包和水，由于连维持生命所需的最基本的食物都没有，因而变得极度虚弱。虽然如此，一打起仗来，他们就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简直难以想象他们会有那么大的勇气。”²³

41



从政府的军队开始围攻塔巴尔西要塞至今，已经过去了五个月的时间，但不断的进攻和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却只是为他们

带来了可耻的失败。亲王已经对通过武力达成目的不抱任何希望，此时开始想一些阴谋诡计。在首相的建议下，他暂时停止了一切敌对行为，派出使者携一部《古兰经》前去与库杜斯谈判。他在《古兰经》的首页如是写道：“我向这本最神圣的经书、向启示了它的公正的上帝，向由这经文而激发使命的祂发誓，除了促进我们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我别无他图。你们离开要塞吧，请放心，无人将攻击你们。我庄严声明，你和你的同伴们都将受到全能者、祂的先知穆罕默德，和我们的君主纳赛尔丁·沙阿的保护。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无论在军队里，或是附近周围，无人胆敢袭击你们。如果我违背自己的誓言，必将受到上帝和复仇天使的诅咒。”²⁴

库杜斯十分恭敬地接过了《古兰经》。虽然他并不相信亲王，但他告诉同伴们应当尊敬这本圣书，尊重亲王的庄严誓言。亲王送来了自己最喜欢的马供他使用，库杜斯骑马离开了要塞，身后跟着两百零二位幸存下来的同伴。

当晚，他们被临时安置在一个可以俯瞰军营的村子里。第二天早上，亲王向他们承诺会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他们便可以回家。夜幕降临了，库杜斯要求同伴离开这儿，
42 在夜色中各自散去，但大家都请求库杜斯，允许他们继续留在他的身边，不管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于是库杜斯忠告大家，在面对有可能会让他们在今生与他分离的新的磨难之时，要保持冷静和耐心，因为他们很快就会重聚。他说：“这次分别之后的团聚会是永恒的。我们将圣道托付给上帝，只要是祂的意愿和祂的喜悦，我们都欣然接受。”²⁵

第二天，库杜斯和几位同伴被请到了军队的指挥部。当他们离开后，亲王的几位侍从告诉其余的信徒说，库杜斯让大

家随他一同前去。有些人上了当，随即被抓了起来，被卖作奴隶。也正是这些人成了随之而来的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后来为我们讲述那动荡的几个里塔巴尔西要塞里发生的故事。其余人均被残暴地处死了：有的人被士兵射杀，有的人被军官用剑刺死；还有些人被亲王交给了行刑人，他们或被撕成两半、砍成几段，或被绑在树上当成靶子，有些甚至被放在炮口被炸死。

亲王虽然残暴，却不愿杀死库杜斯。此次野蛮屠杀结束后，他把库杜斯带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²⁶，并打算从那里去首都，把库杜斯交给国王，自己也就对此事不再负有责任。

快到小镇时，宗教领袖全都来迎接他，祝贺他挫败巴比。小镇沉浸在欢乐之中，为庆祝亲王的胜利狂欢三天。最高教士是新生信仰的宿敌，他曾呼吁国王消灭巴孛的追随者，现在，他绞尽脑汁地说服亲王把库杜斯交给他处理。他已经在小镇居民心中煽起了仇恨与报复的狂热气焰，人们对库杜斯的愤怒此时已经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亲王担心自己性命堪忧，丢下了对库杜斯许下的庄严誓言，把他交给教士后就离开了小镇。

43

库杜斯被戴上镣铐游街，一群嗜血的暴民怒吼着，教士们也亲自上阵。他们像饿狼一样扑向库杜斯，用刀、斧子以及各式粗糙的武器折磨库杜斯，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忍描述。他的身体被撕成碎块扔到火里。人们听到库杜斯在奄奄一息之时说了这样的话：“啊，我的上帝，请饶恕这些人的罪过吧。仁慈地对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所发现和珍惜的东西。”²⁷

悲壮的塔巴尔西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巴孛许多极为博学 and 虔诚的追随者都在此次事件中殉道。

III

1850

类似塔巴尔西的骚乱给波斯另外两个地方——南部的内里兹和西部的赞詹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两地均有大量民众响应了巴孛的启示。当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被迫在一个远离家园的地方寻找庇护时，这两地的巴比信徒则在自己的家乡受到了政府军的猛烈攻击。

内里兹距离巴孛宣示使命的城市设拉子并不远。瓦希德便出生于此。作为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宗教要人，他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人物”，国王曾经将他从首都派去调查巴孛的宣示。瓦希德对巴孛神圣使命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详尽的报告呈递给了国王，并致力于为新的圣道服务。他四处游历，在各地的布道坛上无畏地宣告巴孛的使命，并号召同胞接受祂的神圣启示。他渊博的学识、令人信服的话语以及他的真诚和超脱令许多纯洁的心灵深受触动，数千人响应了他的号召。

由于瓦希德在波斯的宗教人士中地位显赫，起初并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他，尽管所到之处，狂热的神职人员总会对他和圣道满怀仇恨。而不久之后，首相对巴孛追随者的敌意日趋极端，并决意彻底铲除新信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踪迹。瓦希德的敌人大受鼓舞，他们在背后密谋，意图穷尽一切手段除掉瓦希德。即使如此，危难临头的瓦希德并未停下前往各村镇的脚步，依旧不懈地宣扬新时代的来临。

久未回乡的瓦希德来到内里兹时，大批仰慕者涌上街头欢迎他，并一路陪同他到自己的住所。回来以后，瓦希德首先去了清真寺，许多人都去听他讲话。这是他最为动人心弦的一次演讲，他号召众人接受新圣道。他的话语激情、雄辩、真诚，举出了支持巴孛宣称的有力证据，令许多人为之倾心。那一

天，至少有一千五百多人接受了新的启示，接下来的几天则有更多人加入了这个行列。

瓦希德受到人们的热忱爱戴，他的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这自然令内里兹的神职人员和狂热的总督¹非常担忧。总督听闻瓦希德正在赶往内里兹就宣布，谁胆敢支持瓦希德和他的信念，就会被处死和没收财产。尽管总督严词警告，但当瓦希德来到内里兹时，他依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的信仰也获得了热烈的响应。这令总督勃然大怒。他立刻组织了一支千人军队，大肆攻击新圣道的追随者，力图抹去圣道在内里兹的一切踪迹。除此之外，他还决定采取突击行动，将瓦希德关押起来。

得知总督的阴谋之后，瓦希德和一些朋友搬进了郊区一座要塞²。当总督的军队发动第一次攻击时，瓦希德他们一共只有七十二人。后来又有几个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事态随后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塔巴尔西的情况相似。士兵刚向他们开火，瓦希德就让几位同伴从南面突围，分散敌人的队伍。这些未经训练的信徒以无与伦比的勇气直面全副武装的敌军，并且大获全胜。总督这才发现，面对被包围在要塞中的这些无畏的受困者，自己手下的士兵根本不是对手。他急忙给设拉子的总督³和宗教领袖写信，说明了事态的紧急，并请求他们援助。对方立刻做出回应。他们纠集了一支由若干步兵团和骑兵团组成的庞大军队，同时还从周边地区招募了大批壮丁，在几个官员的率领下，直逼内里兹。

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把要塞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深挖战壕，竖起路障，以防受困一方突然发动袭击。当瓦希德派出不到十五名同伴去驱赶对方时，他们的防御工事已经构建完毕。

那一天，去到外面直面敌人的信徒中有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鞋匠。这位杰出的老者冲入敌军中，其豪情与勇气令许多年轻人都无法望其项背。

在激烈的交战中，内里兹周边地区的巴比火速赶来，支援这一小队冲出要塞与大军交锋的信徒。与此同时，他们的女眷爬上附近的屋顶，为他们鼓士气壮威风。这些勇敢的妇女大声呼喊，声援她们的男人，激励他们去夺取胜利；同时，战场上的男子展现出超凡的力量和勇气。在这样的局势下，士兵们彻底丧失了斗志。八个小时的激战后，敌军抛弃了营寨，撤离了战场，胜利一方则返回要塞。

内里兹的总督意识到，战场上的常规手段是无法打败瓦希德及其信徒的。他也决定将背叛和欺骗作为他唯一的武器。停战后，他向要塞内的人送去了请求信和一本《古兰经》，他和同僚都在经书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信的大意是，某些挑拨离间的人让他们误以为巴孛的追随者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并意图推翻波斯政府。现在他们已经明白这并非实情，并真诚地希望了解新信仰的真正本质。他们说，一直以来他们都将瓦希德视为典范和指引。如果他皈依的圣道为真理，他们也愿意接纳，因为他们不会与真理为敌。他们派代表来和要塞里的人谈话，请求停止进一步的流血冲突。他们向《古兰经》起誓，如果他们不认可新信仰的真理，他们会让客人安全回到要塞。

47

瓦希德怀着崇敬之心接过了《古兰经》，却没有上总督的当。他对同伴说道：“我们指定的时刻来到了。我们接受他们的请求，定会让他们感到背信弃义的卑鄙可耻。”他又补充道：“虽然我很清楚他们的阴谋，我仍然认为应该接受他们的求和呼吁。我要再次利用这个机会揭示我崇拜的圣教的真实

性。”⁴他选了五个人陪他一起去军队的指挥部，并嘱咐余下的人不要离开要塞，如果敌人假装接受信仰，也不要上当。

瓦希德受到了总督及其同僚的正式接待，他被带到一座专门为他搭起的帐篷，以主宾的身份入座。除了总督和两位高级官员之外，其他人都恭敬地站在瓦希德面前。瓦希德开始对他们讲话，其言语之恳切令铁石心肠的人也为之动容。瓦希德庄重、诚挚地解释了信仰的核心教义，他持重的举止、雄辩的话语和渊博的知识给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天三夜里，他们都对瓦希德以贵客之礼相待，甚至还请他在聚礼时领拜。不过，虽然总督和他的朋友们假装谦卑地仰慕瓦希德，暗地里却决意置他于死地。他们担心听了瓦希德讲话的人倾心于他，但又不肯伤害他，因为他的同伴还都聚集在要塞中。他们不敢在战场上面对那些男人，同时也忌惮那些女眷们的怒火和复仇。

最后，他们让瓦希德写信给同伴们，称一切误会都已消除，他们再无性命之忧，并且应当离开要塞，各自返回家中。

48 瓦希德虽然被迫写了这封信，但他随后又写了一封，告诫朋友们警惕敌人的阴谋，不要相信他们所做的任何声明，更不要离开要塞的庇护。他把两封信都给了一位他认为可靠的信使，并告诉此人销毁第一封信，把第二封给大家。然而，这个使者却背信弃义。他把瓦希德的指示告诉了总督，并且按照总督的命令，将第一封信送进了要塞。总督还向他承诺，如果他能让这些人确信，瓦希德已经使军队全部皈依信仰、他们可以安全地返回家中，他便可以获得一笔丰厚的奖励。

收到信后，瓦希德的朋友们困惑不解。但他们相信这是领袖的笔迹，于是便遵从了他的命令。与此同时，总督派出军

队，趁大家各自散去、朝小镇靠近时，将他们全部捉获。

总督确信，来自要塞的威胁已经消除，现在 he 可以对瓦希德肆意泄愤了。他同自己的朋友商量，应该如何避开自己曾经许下的放过受害者的庄重诺言。其中一个以残暴著称的人说，他没有立过誓言，也没做出任何承诺，因此可以任意逮捕并处死他认为违反了本国法律的人。随后，他呼吁在与巴比的战斗中丧失了亲属的人们抓住机会，以任意方式杀死瓦希德，为亲人报仇。

有三名男子走上前来。他们扯下了瓦希德的头巾，把一端系在他的脖子上，另一端系到一匹马身上，拖着他游街示众。在教士的祝福下，一群野蛮的暴徒把他折磨至死，并伴随着鼓钹的敲击声围着他的尸体舞蹈。后来，他们将瓦希德斩首，并把头颅作为礼物送给设拉子的总督。

在他极度痛苦之际，这位高贵的受害者向上帝祈祷。人们听到他这样说道：“啊，我的挚爱，祢知道我为祢而放弃了整个世界，因为我只相信祢。我急切地想赶到祢的身边，因为祢至美的容颜已展现在我眼前。”⁵

49

随后的大屠杀比塔巴尔西的那一次更加惨绝人寰。有五千人受命抓捕忠于新信仰的人们。数百男女和儿童在这座城镇被抓，他们的财物被抢夺一空，房屋被损毁。有的人被带到设拉子的街头接受严刑拷打，其余的人在內里兹受到了无法描述的残暴对待。有的被鞭打致死，有的人被拔掉指甲，甚至被烧红的烙铁烙在身上。还有的人手脚被钉入钉子，然后被拖到街道上，大群残忍的男女欢呼雀跃，在一种狂热的宗教气氛中大肆咒骂，并向他们吐口水。妇女和儿童也没有逃脱敌人的怒火。在遭受了无数的虐待之后，他们被迫在街上穿行，两边摆着他

们的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被砍下来的头颅。

内里兹的暴乱虽然持续时间比塔巴尔西那次短，但其造成的破坏却不亚于后者，为信仰殉道的人数也不比后者少。波斯全国都在传颂巴比们的超凡勇气和不可战胜的精神，他们令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蒙羞，最终只是在对方的阴谋诡计下才遭落败。有的人对此充满钦佩，有的人则仇恨更深，而大多数同胞则是惊恐忧惧。



50

南方的这次暴乱刚刚平息下来，西部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冲突，其惨烈比前两次还要严重。赞詹的一些影响力很大的宗教领袖，对巴孛的追随者满怀仇恨，决意把当地的新信仰消灭在摇篮里。他们要求总督⁶纠集一支军队，消灭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巴比信徒。起初，总督并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满足他们的愿望。教士们不断号召真正的穆斯林挺身而出，对抗新圣道的追随者。在这些教士的帮助下，总督成功地从赞詹和周边的村子招募了大量的人，并给他们装备了武器，准备对毫无防备的巴比信徒发起攻击。

随后，总督派出一人到赞詹街头四处呼喝，命令所有拒绝放弃巴孛新信仰的人搬到镇上一个远离穆斯林居住地的片区。他警告说，如果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将被没收财产并处以死刑。赞詹的所有居民分成了两大阵营。一种高于友谊和家庭纽带的忠诚将他们区分开来。在那个悲伤的日子，母子、夫妻、兄妹之间不得不忍痛道别，场面令所有人动容。但无情的教士们已经做出决定，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

数以千计的巴比信徒，不分男女老幼，都搬进了附近的一处要塞⁷。他们刚刚在要塞内找到庇护，并匆忙带上身边能找到的食物，便已经处在了敌人的围攻之下。

要塞里面有一位显赫人物——霍贾特。在接受巴孛的宣示之前，他曾经是赞詹最有权势的宗教领袖，拥有数以千计忠诚的追随者。他的想法新颖而充满争议，常与当下在教士中间流行的观点相悖，他也因此而闻名。他在全国上下拥有众多仰慕者，包括国王本人。而至于教士阶层，由于霍贾特鄙视他们的狭隘心胸，谴责他们的腐朽行为，他们自然不会对霍贾特有任何好感，只是不敢公开反对他而已。当巴孛的启示传到赞詹，人们意见纷纭，霍贾特派了一位门徒⁸去设拉子。他对这位门徒的正直品行和判断力充满信心，令他对此事做出独立、审慎的调查，并将结果带回。

这位使者成了巴孛忠实的追随者。他把巴孛的一些圣作带回赞詹。当他返回时，本地许多宗教领袖正聚集在霍贾特面前。霍贾特一看到他，便问他是接受还是拒绝巴孛的宣示。门徒递上他带回的圣作，说他接受老师的判断。霍贾特对他的回答十分不满，严厉地批评了他，并且说道，信仰之事不应取决于他人的接受或者拒绝。霍贾特随后阅读了手中的著作。刚读了一页，他便俯身礼拜，毫无畏惧地对诸多教士宣布，他无条件地承认巴孛的神圣使命。他说：“我以你们众人作我的见证，我保证忠诚于此天启的创立者。即使祂断言夜晚是白天，宣布太阳是一团阴影，我也会毫无保留地服从祂的判断，将祂的结论视为真理的声音。无论谁否定祂，我就将他视为否定上帝本身的人。”⁹

霍贾特公开支持巴孛的圣道，迫不及待地把教义告诉其

他人，并成功地让许多人皈依了新信仰。赞詹的其他教士多年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此时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联合起来，密谋取他性命。他们呼吁总督逮捕霍贾特，不过信徒们十分警觉，不允许总督的人靠近他的住所。随后他们便被卷入了一场席卷全镇的大风暴，迫使他们在一座要塞中避难，并拿起武器自卫。



52 首相听说了赞詹的局势，派一位将军带了步兵和骑兵两个团前去援助总督。不过，与此前塔巴尔西和内里兹的情形一样，他们的联合大军很快就败下阵来。敌军一发动进攻，霍贾特就会从要塞内的三千名同伴中派出屈指可数的人，去驱散对方。当他们去执行命令时，与之前库杜斯和瓦希德的做法一样，霍贾特总会告诫同伴们，不要怀有报仇的心态，不能无谓地杀戮来犯者。他提醒大家说，巴孛禁止对他人发动所谓圣战，无论对方的信仰为何。如果不得不与敌人在战场上对峙，其目的只能是出于自卫和保护妻儿。

“时代之主”的呼喊声振奋人心，为冲出去直面敌人的同伴们注入了信念和勇气，令对方闻风丧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超凡的英雄气概，所到之处令敌人惊慌失措，再一次证明了这些人不是巴比们的对手。没过多久，那些被总督从附近村镇招募起来的人就因为不敢再到战场上面对巴比而返回家中。不过，军队的士兵们仍被迫在继续那注定失败的战斗，尽管首都还在不断派来增援部队。

受困的巴比虽然不断遭受突然袭击，并且面临食物的短

缺，但他们仍然立起了二十八处街垒来保护自己。每处街垒有十九人守卫，另有十九人作为哨兵，随时报告敌人的动向。

在要塞的妇女中间，有一位年轻的乡村姑娘。她深为教友们的困境所触动，于是她从镇外赶来，加入了要塞的人群。她剪掉头发，女扮男装，与战场上的男勇士一起，展现出了不让须眉的超凡武艺和勇气。这期间，只有霍贾特认出了她。有一天，霍贾特把她叫到身边，问她是不是附近小村子的宰娜卜。她失声痛哭，承认她就是宰娜卜。“我看见教友们受苦受难，”她说道，“我的心因怜悯和悲伤而痛苦。我的内心有股无法抗拒的强烈欲望催促着我来。我很担心你们会拒绝给我与兄弟们共命运的荣幸。”¹⁰她向霍贾特保证，除他外谁都没有认出自己，并以巴孛之名恳求他允许自己继续与男人们一起战斗。霍贾特被她的真诚深深打动，并赞扬了她的勇气。他告诉宰娜卜：“上帝评判人，无论男女，不是依据他们的外表，而是他们信念的特征以及生活的态度。”¹¹他批准了宰娜卜的请求，但同时告诫她注意信仰为她所设的界限。他提醒道，保卫自己是可以的，但不得向敌人发动圣战。

53

每一位同伴都有自己要守卫和防御的岗位。只有这个勇敢的女孩获准可以自由行动，哪里有需要，她便去哪里给予帮助和鼓励。她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支援任何受到攻击的街垒。她的靠近令敌人战栗，她发出的“时代之主”的呐喊使敌人心惊胆战，四散而逃。当她冲向敌人时，没有人敢与她正面交锋。凡她所到之处，总能使对方倍受打击并陷入绝望。敌人说，她是愤怒的上天对他们下的诅咒。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宰娜卜对于食物和睡眠的需求非常之少，却能随时投入到掩护同伴的战斗中。当她躺下休息时，

她就枕在剑上，并且用盾牌盖住身体。有一天，同伴们忽然被敌人包围，她跑到霍贾特身边，向他告别后加入到战斗中。她说：“我感觉我的生命快到尽头了，我也许会倒在攻击者的刀剑之下。我恳求你原谅我的过失并替我向我的主求情，我渴望为祂献出生命。”¹²霍贾特一时激动不已，竟无言以对。宰娜卜冲出要塞，高喊了七声“时代之主”，然后便冲入敌军阵中。“为什么用你们的行为辱没伊斯兰教的伟名呢？”她冲敌人喊道，“如果你们是宣扬真理之人，为什么在我面前可鄙地逃走呢？”¹³她向敌人的街垒冲去，突破了前三道防线。到第四道街垒时，她被密集射来的子弹打中，当场身亡。她的壮举使得敌人亦全都深信不疑她对信仰的忠诚以及她的超凡无畏的精神。

54



霍贾特和同伴们把战争仅有的一点间歇时间用于祈祷和冥想。一天晚上，所有守卫街垒的人同时高声称颂，不断重复这段祷文：“伟大的上帝，至伟的上帝，至美的上帝，至为荣耀的上帝，至为纯洁的上帝。”巨大的呼喊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敌人，他们惊慌失措地逃离营帐，跑向总督住所附近的房子寻求庇护，大批赞詹的居民也同时逃到附近的一些村子。人们在那天晚上感受到的敬畏和恐惧在以后多年一直挥之不去。

得知对方为何呼喊之后，饱受羞辱的军队回到营中。接下来的每天晚上，信徒们都会大声祈祷。有些士兵会提前埋伏好，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开枪射击，并且每晚都能打死一些信徒，但他们的祈祷却从未受阻。

有一个传信者时常在要塞外面喊话，号召被围困者放弃自己的信仰。他说，只要宣布放弃巴孛的信仰并走出要塞，总督和总指挥愿意宽恕他们，并让他们安全离去。他还说，国王已承诺，这样做的人将得到王室的赏赐和显赫的职位。面对这样的信息，要塞的人不屑一顾。他们回应对方说，他们谁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指挥官¹⁴陷入了绝望。他既不能迫使巴比们投降，又不能
在战场上打败他们。双方对峙了九个月之后，他不得不承认，
最初带到赞詹的两个团如今只剩下三十名残兵败将。国王严厉
斥责他指挥不力，将他降职处分。

55

战争仍在持续，霍贾特和同伴中其他几位著名人士给国王写信，向他保证他们始终忠于国王本人和他的政府。他们恳请国王召集一次会议，让全国的主要教士和他们一起在国王本人面前讨论新的信仰，这样国王便可以亲自了解这一信仰的性质。但是，携带请愿书去往首都的信使被总督的人半路截获，并且带回了赞詹。总督对巴比的这一做法怒不可遏，下令处死信使，并伪造了满纸侮辱和咒骂的信代替了原来的请愿书。国王阅后勃然大怒，并立刻向赞詹增派部队，意欲铲除这里所有的巴比。

赞詹的军队一度不少于十七个团，并且装备重炮，由最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领队，在一位著名司令官¹⁵的指挥下，在要塞之外阵列。另有五个团的士兵是从附近地区应招而来的，此时正在接受训练，准备支援这支军队。赞詹地区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局面。

巴孛的追随者奋力搏击一支如此庞大、装备精良的政府军，他们再次展现了由不可动摇的信念生发出来的英勇精神和

超乎常人的勇猛气概。要塞内妇女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男子。所有女性，无论其地位、年龄，都不分昼夜、无休无止地劳作。她们不光要烤面包、缝洗衣物、照顾儿童和病人，还要救护伤员，清理炮弹轰炸过后的地面，并且帮忙修复街垒。她们鼓励情绪低落的人，坚定男人们的信念，这也是他们在战场上取得丰功伟绩的重要原因。连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父母身上的无私精神，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尽管人数在不断减少，并且时刻受到饥饿的威胁，但巴孛的追随者们仍然表现出无可动摇的坚韧和非同凡响的英雄气概，以至于敌人估计他们的人数不下一万。他们坚信这些人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方式来获得增援和补给，要塞的资源是取之不竭的。

新任总指挥曾经以为，麾下有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一定可以轻松战胜受困一方。但最终也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打败对方，转而指责教士们不应该对巴比发动圣战。首相怒气冲冲地给他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你玷污了我们国家的美名，”他写道，“折损了军队的士气，浪费了最有才能的军官的生命。”他敦促指挥官与赞詹本地的要人商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警告说，如若不能使巴比无条件投降，将给予撤职处罚。首相继而写道：“如果你们协同努力都不能迫使他们投降，我将亲自前往赞詹，不管人们什么地位什么信仰，一律下令对全城居民大开杀戒。这个城镇让沙阿蒙受羞辱，让沙阿的臣民痛苦焦灼，这样的城镇完全不值得我们的君主怜悯。”¹⁶

在彻底的绝望中，指挥官向当地居民寻求帮助，并告诉他们，如果对首相的命令执行不力，他们也不会有好下场，呼吁

他们一定要采取行动。赞詹地区的壮丁全部拿起武器，准备与受困一方决一死战。

大批的士兵，在武装平民的跟随下，在锣鼓喧天的氛围中，逼近了要塞。巴比们无视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纷纷涌出要塞，高喊着“时代之主”，向来犯者冲去。在随后的恶战中，有三百名巴比牺牲，他们的头颅被敌人挑在长矛上示众。有些妇女剪掉头发，像宰娜卜一样，穿上男人的衣服，挥着剑冲出去，代替她们倒下的丈夫、父亲和兄弟去战斗。其余的则背着水袋，给战场上的伤者和口渴的同伴送水。与此同时敌人则受到缺水的困扰。妇女与男子并肩战斗，她们充满鼓励和赞扬的热情呐喊让同伴们勇不可挡。被他们击退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战绩非凡。来犯的军队完全丧失了斗志，许多人中途变节，余下的也不过是在打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那一天，信徒们取得的胜利堪称奇迹。

57

此后一段时间，敌方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攻击，不过零星的袭扰一直没有停止。在战斗的间歇，霍贾特鼓励有婚约的青年热热闹闹地举行婚礼。他倾其所有，甚至还想办法卖掉了妻子的所有首饰，为新婚夫妇们添置些舒适宜人的物品。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婚礼庆典上的欢声笑语时常被来犯者的鼓噪所打断，要塞内的人不得不出去迎击敌人。新人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何其短暂！有的一个月，有的几天，有的在须臾的幸福之后，新郎便要赶赴战场，或许再也没能回来。有一个新婚的小伙子被敌人抓住，带到了指挥官面前。由于他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指挥官下令在他的胸膛上点燃火焰，说要燃尽他心中的爱。勇敢的青年喊道：“无耻小人，你们的手能点燃的任何火焰，都无法烧毁我心中洒照的爱。”¹⁷奄奄一息中，他赞颂着

58

巴孛。



赞詹事变深深撼动了整个地区乃至全国上下，它的故事在敌友两方中广为传颂。各地都在传讲他们的故事，讲述巴比们如何在长期围困中历尽艰险，如何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气概和坚不可摧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令政府军蒙羞受辱。这些故事令一些人满怀仇恨和愤怒。

军队的总指挥此时已经恼羞成怒。一方面，他无力迫使巴比投降，另一方面首都方面的头头脑脑不断斥责他。他只能想到一个办法，走出目前这一两难处境，那就是与前两次一样，采取背信弃义的伎俩。他深知巴孛的追随者尊敬《古兰经》，定会看重以这本圣书之名许下的誓言。不过他觉得这次的计谋还是应当精心设计。

他暂停了对要塞的进攻，然后又在镇上散布谣言，说他收到国王的特别命令，要停止为这样微不足道的缘由而流血冲突，而且他奉命要与霍贾特及其同伴谈判，为一切敌对行为划上句号。他让人们相信，国王从来都不想与巴比兵戎相见，并且为众多臣民殒命而深感惋惜。在确信成功蒙骗了赞詹及其附近村落的人之后，总指挥给霍贾特送去了议和书，坚称他已决定谈判，要与霍贾特及其同伴达成协议。他还送上了亲笔签名的《古兰经》，以证明其誓言之诚恳，并补充道：“我的君主已宽恕了你们。我特此庄严宣布你和你的信徒处于陛下的保护之下。上帝的这本经书为我作证：任何决定走出要塞的人，都不会遭受危险。”¹⁸

霍贾特恭敬地从使者手中接过了《古兰经》。读完总指挥的议和书后，他让使者带话回去，说第二天会给出答复。当天晚上，他把一些核心成员召集到一起商讨此事。他告诉大家，他不相信敌人的话。他说，与塔巴尔西和内里兹的情况一样，总指挥一定是在耍阴谋诡计。不过，为了表示对《古兰经》的尊敬，他们还是应当派代表去跟总指挥谈判，试探一下他有没有诚意。

第二天，几位最年长的信徒，在一些孩子的陪同下，去了军队的指挥部。其中，长者都已届耄耋之年，孩子们最大不超过十岁。一位器宇轩昂的老人，走在最前面，手捧那部有签名的《古兰经》。他身材高大，须发斑白，高贵而庄严。以前他得到过赞詹的权威人物的无数褒奖。他品格正直，经常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们，并因此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敬。当他听说了巴孛的天启时，他抛开一切光环，成为了巴孛的追随者。在赞詹地区的巴比遭受迫害时，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加入要塞的巴比行列中。

总指挥看到这个代表团非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是火冒三丈。或许他原本希望霍贾特会上当，亲自带着众多同伴走出要塞。他怒不可遏，大肆辱骂、诅咒站在他面前的代表团。最为年长体弱的一位代表，在总指挥发泄怒火之后请求开口讲话。此人虽然目不识丁，却力陈巴比信徒的实情，言词令人动容。他说明了他们对政府和同胞的绝对忠诚，解释了不怀好意的人怎样抹黑圣道，而且无人为他们辩解。他说，此前他们也曾呼吁国王及其代表主持正义，也曾要求在权威面前为自己辩护，但是所有人都对他们的恳求置若罔闻。在政府这种态度的怂恿下，他们的敌人开始猛烈攻击他们，抢夺他们的财产，玷污他

们的妻女，抓捕他们的孩子。他们处处碰壁，得不到任何人的庇护和友待，只得拿起武器保卫自己。

冷酷的总指挥被老人恳切的话语感动了。他转向自己的副官，征询该如何行动。“我感到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人，”他说，“如果我心中虔敬，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圣道。”副官回答道：“除了武力，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摆脱异端的恶劣影响。”听到这句话，代表团的领头人高声说道：“我手中还拿着这本《古兰经》，上面有你们自愿做出的声明。我们刚才听到的话，就是对我们回应你们呼吁的报答吗？”¹⁹

经人提醒自己的誓言，总指挥再次勃然大怒。他命令手下抓起胆敢提及此事的人，扯掉他的胡须，然后把他和其他人一起投入地牢。惊恐万状的孩子四散逃命。其中一个孩子跑回了要塞，把代表们的悲惨下场告诉了霍贾特。

霍贾特把所有同伴叫到要塞中间的空地上，对他们做了动人心弦的讲话。他赞美了大家坚定不移的信念，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以及过去几个月面对苦难和贫困时表现出的坚韧不拔。他告诉大家，敌人执意置他们于死地，想要骗他们放下武器、走出要塞。如今，对方的阴谋已经败露，不将巴比信徒赶尽杀绝，他们是绝对不会罢休的。霍贾特说道：“你们继续待在这个要塞里，终究会成为敌人的俘虏，他们肯定会侮辱你们的妻子，杀害你们的孩子。因此，你们最好在半夜带上妻子和孩子逃走。找一处安全的地方，避过眼下暴虐的日子。我要单独留下来对付敌人。最好是以我的死消解他们的复仇渴望，以免你们全部遭殃。”同伴们眼含热泪，坚决不肯弃霍贾特于敌手。他们说道：“我们的生命不比您的生命宝贵，我们的家属也没有比您的亲属的血统更高贵。您身历的任何灾难，我们都愿意

以身相迎。”²⁰只有屈指可数的人，因不堪忍受这无休无止的围困，再加上霍贾特的鼓励，离开了其他信徒和要塞。

与此同时，总指挥又得到了新的增援。他有麾下的大军仍不满足，再次命令赞詹地区所有壮丁准备参战。他重组了部队，任命了各部的军官，命令十六个团携二十门大炮向要塞进军。有八个团受命在每天上午炮轰要塞，另有八个团则在下午继续炮击，轮番的炮击不给要塞里的人任何喘息的时间。即使到了晚上，信徒们也常常会在新的攻击声中惊醒。隆隆的炮声响彻方圆几公里的地方。不过要塞坚固的城墙抗住了炮击。围困又持续了一个月。在那异常艰苦的日子里，虽然又有许多信徒伤亡，虽然疲劳和饥饿让他们陷入困顿，但他们所展现出的神奇力量和勇气令最顽固的敌人也敬佩不已。

在一次炮击中，霍贾特正要祈祷时，手臂被子弹击中，顿时血流如注。他却不让仆人把自己受伤的事告诉妻子。但是，可怜的仆人隐藏不住自己的悲伤，霍贾特的妻子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她难过地跑到丈夫身边，发现丈夫正沉浸在祈祷中，神情泰然自若。他说道：“上帝啊！原谅这些人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干的事。怜悯他们吧，因为只有使他们迷路的人才应对这些人们犯下的罪行负责。”²¹

62

同伴们一听到霍贾特受伤的消息，立刻离开各自岗位，跑到了他的身边。敌人利用这短暂的时机，向要塞大门强势推进，抢走了一切能抢的东西，并抓住了一百多名妇女和儿童。

在那个奇冷的寒冬里，俘虏们被弃之于荒野达十五个日日夜夜。他们没有食物，没有地方躲避严寒和冷风，他们在荒野里瑟瑟发抖。白天的时候，许多无耻的妇女围在他们身边，向他们吐口水，用最粗鄙的言语咒骂他们。到了晚上，他们便被

留在寒风之中，没有人可怜那些孩子们，也没有人向他们伸出援手。



即便是要塞的陷落，他们主要的防御屏障失去了，也未能压垮霍贾特及其他同伴的无畏斗志。他们全部涌入附近的房子里，迅速组织成五个组，每个组有三百六十一人。每次受到攻击时，都会有十九人从每个组冲出，高喊“时代之主”，冲入敌军阵中并迫使他们撤退。

要塞陷落时，总指挥原本以为马上就可以战胜巴比了。如今，他继续受到不断的羞辱，而且陷入了险境。他的身家性命，乃至赞詹地区的全部人口都处在了危险之中。因为首相立下誓言：如不能战胜巴比，就将他们全部置于刀口之下。令总指挥绝望的是，军官们开始逃离阵地，炮兵开始丢下武器。士兵们因为无休无止的战斗而精疲力竭、斗志全无。他们任凭威逼利诱也不肯恢复军纪和职守。

63

总指挥把剩下的军官召集到一起，想要为眼下的困境找到一条出路。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我对这群人的顽强抵抗感到厌烦了。显然，他们受到一种精神的激励，而这种精神是我们君主无论怎样鼓励都无法指望在士兵中产生的。在我们的军队中，肯定没有任何人能显示出这样的舍己精神。我所拥有的任何权力都不能使我的士兵从他们那样的绝境中站起来。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士兵都认为自己注定要遭受永久毁灭。”²²

深思熟虑过后，他们决定挖一条地道，从他们的营帐通

向霍贾特及其同伴的所在，去炸掉霍贾特他们的住所。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地道里埋置炸药，与此同时，炮击也从未停止。

霍贾特所在的房屋已毁掉一半，他告诉妻子要为最糟糕的情形做好准备，因为她随时可能被俘。霍贾特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击中了他们的房子，妻子当场死亡。妻子怀中的孩子掉入火盆，随后死于烧伤。霍贾特虽然满怀悲痛，却没有为亲人的离世而哀悼。他呼喊道：“我的上帝啊！找到祢所钟爱者，认明祢的身上显示了祢的永世圣灵的那天起，我就预见到我要为祢遭受的苦难。到现在，虽然我已感到极其悲痛，但是，它无法与我自愿以祢圣名的名义遭受的痛苦相比。我的悲惨生活，丧失妻子、孩子和成批的亲属和同伴，又怎能与认知祢的显圣者而获赐的神恩相比！要是我有无数条生命，要是我拥有整个尘世的全部财富及其荣耀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自由欢乐地在祢的圣道上把它们全都抛弃。”²³

霍贾特因为手臂负伤而忍受了十九天的剧痛，此时他在祈祷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同伴们忍着痛失高贵领袖的悲伤，把他葬在了一个房间里，随后将房间损毁，以免被敌人发现。

64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比的房子被一座接一座地摧毁。巴比们发现可以容身的安全之地越来越少了。他们的苦难日益深重，人数却在不断减少。与霍贾特一同走进要塞的男性信徒，如今只剩下两百人尚有力量战斗。其他人或已牺牲，或伤情严重。剩下的五百妇女全部聚集到了一个地方。

霍贾特的死让敌人士气大振，他们集中力量，发动最后的猛攻。信徒们再一次高喊着“时代之主”扑向敌人，决心死战到底。七十二位信徒被俘，其他信徒全部阵亡。

士兵们和赞詹的民众陷入了狂喜。在无情教士的怂恿下，他们冲到巴比信徒的家中抢掠财物，用尽各种手段对战斗中的幸存者施暴。总督和总指挥都无法阻止他们。不过，总督最终设法把俘虏聚集到了一个地方。男人和女人在一处没有屋顶的围场，像羊群一样在瑟瑟寒风中挤在一起。随后他们把妇女带到一位教士的住所，希望教士能游说她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可是，贪婪的教士却在妻女姐妹的帮助下，夺走了她们身上仅剩的一点财物。

在经受了无法形容的折磨和羞辱之后，有些妇女被交给了她们的至亲，她们未来的所作所为须由至亲们来负责。其他的则分散居住在一些村子里，这里的人们与赞詹的人不同，对她们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和怜悯。

65 负伤的信徒几天之内就因严寒和虐待而死去了。存活下来的被交给了士兵。这些被狂热遮蔽了双眼的人渴望复仇，他们争相上前把幸存者折磨至死。他们把一些人的衣服扒光，在他们身上浇上刺骨的冰水，然后无情地鞭打他们。他们在一些人身上抹上糖浆，丢到冰天雪地里冻死；把人放在炮口炸死，或用长矛刺死。没有人为了活命而放弃自己的信仰，也没有人对施暴者表现出恨意或说过一个愤怒的字。尽管受尽虐待和辱骂，这些信徒都安详地离世了，脸上毫无悲伤或后悔的表情。

大屠杀结束后，总指挥竭力寻找埋葬霍贾特的地方。信徒们受尽折磨，也没有供出霍贾特的葬身地。指挥官于是派人去找霍贾特七岁的儿子。他向这个孩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并对他父母遭遇的不幸表示哀悼。他说，是教士们与他的父亲为敌，发动了针对他父亲及其同伴的圣战，而不是他。总指挥还告诉这个孩子，他本人十分尊敬他的父亲，现在战争既然已经

结束，他想用实际行动弥补教士们犯下的错误。他因此决定，找一个符合霍贾特崇高地位的地方将其厚葬。小男孩被总指挥的奸计蒙骗，带他找到了父亲的坟墓。

他们将霍贾特的尸首挖出，并且绑在绳子上，在鼓乐声中拖着游街示众。最后，在镇中心的广场上暴尸三天三夜。在这期间，霍贾特的尸首遭受了野蛮无耻的暴民无法形容的伤害。不过，到第三天深夜，一群人骑着马救出了尸首，将其葬在了一个远离赞詹的安全的地方。



从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在塔巴尔西遭到政府军的攻击开始，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教士们不断传播关于巴比及其信仰的恶毒谣言。他们在布道坛上反复中伤巴比，煽动会众狂热的宗教热情，保证参与屠杀巴比的人，都将在天堂获得丰厚的回报。在全国各地，毫无防御的巴比被拖到街上饱受折磨。施暴者希望这样巴比信徒就会放弃信仰，他们还残酷虐杀拒不放弃信仰的巴比，以期杀一儆百，让其他人从此不敢再接受巴孛的天启。但是，许多人都见证了巴比的坚定信念，和面对死亡之时的泰然自若，并深深为之感动。许多人的心灵深受触动，希望探究这一圣道，因为它激发了无尽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令教士们和政府绝望的是，在他们殚精竭虑的压制下，新的信仰依然在迅速传播。甚至连教士阶层中也有人暗自对巴孛的圣道持同情态度，不愿意参与到迫害其追随者的行动中。不过面对拥有权势的其他教士的强烈憎恨，他们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随着对巴比的迫害日甚一日，七位杰出的信徒在德黑兰被捕。这是几位政府不愿处决的杰出市民。其中一位是巴孛的舅舅——哈吉·赛义德·阿里。^①他在巴孛的父亲去世后，将婴儿的巴孛一手养大成人。他是设拉子的一位广受尊敬的商人，彼时碰巧在德黑兰。在他被捕后，设拉子和德黑兰两地的许多著名商人立刻提出了抗议，并愿意支付赎金保释他。首相本人亲自恳求他放弃巴孛的信仰。首相说：“你只需说你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一句话，就可以得到释放……我保证，只要愿意，你可以……荣耀而尊贵地度过余生。”对此，巴孛的舅舅回答道：“如果我背弃这天启的真理，就等于背弃所有以往的天启；若拒绝承认赛义德-巴孛的使命，就等于背弃我祖先的信仰，就等于否认穆罕默德、耶稣、摩西和以往所有先知所启示佳音的神圣本质。上帝作证，凡我听说或读到的有关这些使者的所有言行，我都有幸从这位神圣青年、我的挚爱亲属身上见证了，从祂的童年直到三十岁的现今……我唯一的要求是，准许我成为第一个在我这位挚爱亲属的圣道上献身的人。”²⁴

目瞪口呆的首相一句话都没说，立刻下令将他带出去斩首。哈吉·赛义德·阿里对广场上众多观刑者大声说道：“人们啊，听着！我已将自己欣然奉献给上帝的圣道。法尔斯省的所有人和波斯以外的伊拉克人都会见证我的正直操守，见证我的虔诚和高贵血统。一千多年来，你们不断祈求应许者加伊姆显现……而现在，祂来了，可你们却将祂流放到偏远僻静的阿塞拜疆，还要消灭祂的同伴。只要我恳请上帝诅咒你们，那祂

① “哈吉”是一个头衔，指的是那些曾经去过麦加朝圣的人。而“赛义德”这一头衔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人。

一定会无比严厉地报复和惩罚你们。可是，我没有这样祈求。我用最后一口气祈求上帝抹去你们罪恶污点，让你们从忘乎所以的昏睡中苏醒。”²⁵

行刑者深受这番话的触动。他假装需要磨剑，离开了刑场，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常常对人讲起此事，每次提及这位高贵的受害者的名字，他都禁不住泪流满面。另有一人被叫来代他行刑。

被捕的七个人中，还有一位²⁶是首相要约谈的。此人是一位著名的圣徒、学者，拥有众多的门徒和仰慕者，其中还包括国王的母亲。他被捕的消息，在首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大批民众涌到政府总部，迫切地想要知道他们打算怎样处置一个如此有名望的人物。首相见到他时说道：“从昨晚开始，我简直不得安宁，各级政府官员都找我，一个劲地替你说情。据我所知，你的声望和你的话语所具有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巴学。所以，要是你自己来担任领导人，岂不比你去效忠一个学识肯定比你差的人更好。”对此，这位圣徒回复道：“我所获得的知识让我对祂俯首效忠，承认祂是我的主，我的领袖。自我长大成人，我就将正义和公平当作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我已公正地认定祂，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位青年拥有敌友一致认定的超绝能力，倘若祂是假冒者，那么从古至今所有的先知必定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假冒者！我相信成千上万仰慕者的热爱无疑是真诚的，但我却无力改变哪怕其中一人的心。然而，凭着爱的作用，这位神圣青年却证明了祂具有转变人心——哪怕是同胞之中最堕落的灵魂——的力量。祂不借助任何外力，仅凭孑然一身，就对像我这样成千上万的人施加了如此的影响，以至于他们——有些甚至没见过祂——竟然将自身的欲求抛弃一

边，热切地追求祂的意愿。他们全然意识到自己所作的牺牲微不足道，渴望为祂献身捐躯，借此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虔诚，以求在祂的圣庭被提及。”²⁷

听了他的话，首相评论道：“无论你的这些话是否出自上帝，我都不愿意对拥有如此高尚地位的人宣判死刑。”受刑人说道：“你还犹豫什么？……今天是……一个我将用鲜血在祂的圣道上铭刻自己信仰的日子。因此，不要犹豫，要相信我决不会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责怪你。你越快砍我的头，我越是感谢你。”首相听完怒吼道：“赶快把他带走！再呆一会儿，这位苦行修士就会连我也给糊弄了！”圣徒又说道：“别担心！

69 那神奇之力对你不会起作用，它只俘获心灵纯洁的人。”²⁸

首相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浑身气得发抖，他大喊道：“这个受骗者，看来只有利刃能够让他闭嘴！”然后，他对一旁待命的行刑人说：“以后不要把这些可恶教派的人带来见我。语言无法说服这帮冥顽固执的人。凡是被你们说服而放弃自己信仰的人，你们放了吧；其余的人，你们斩首吧。”²⁹

这七个伟大的人都怀着喜悦面对行刑人，为自己的信仰争先恐后地慷慨赴死。

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巴哈欧拉在德黑兰的家是一个信徒们可以秘密会面的地方。不光当地的居民，许多路过首都的人也会找巴哈欧拉寻求指引和启迪。穆拉·侯赛因、瓦希德、霍贾特、巴孛的舅舅以及其他许多信徒，都曾到巴哈欧拉的家中拜访祂。他们离开的时候怀着更加昂扬的献身精神去传播应许者即将到来的喜讯。少数得以去监狱拜访巴孛的人，带去了巴哈欧拉给他们的主的信件，并为巴哈欧拉捎回了巴孛的圣作和回信。

巴哈欧拉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巴比信徒的性命，或者减轻他们的苦难。若不是祂深受政府的尊敬、人民的爱戴，祂肯定不能幸免于难，因为身边的疾风骤雨始终没有抑制祂对圣道的情，更没有阻止祂向其他信徒伸出援手。



在六年的掌教期里，巴孛本人遭受的苦难和侮辱比祂的追随者更甚。在祂从故乡设拉子离开之前，总督便曾经把祂软禁起来，并决心把祂绞死。但是，当他打算执行这一意图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席卷整座城市。瘟疫爆发后的几个小时里，就有一百多人丧生，总督恐惧无比，迅速从这里逃离了。

70

从那时起，诡计多端的首相对巴孛仇恨日深，教士阶层也对祂怀有巨大的敌意。于是，巴孛每天都受到新的磨难，在每个重要关头都有性命之忧。当祂的独子在祂宣示前天折时，祂启示了一篇祷文，并在文中祈求上帝接受他为圣道牺牲。祂写道：“我的上帝啊，我唯一的向往之尊！请祢接受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子这份祭品。恩准它作为我自己全然献身祢愉悦之路上的序幕。请降恩于我渴望流在祢圣道上的鲜血。让它浇灌和滋养祢信仰的种子。使它具有祢的天国之力，以便上帝的这颗幼小种子在人们心中很快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欣欣向荣，长成荫庇世上所有民族和种族的参天大树。请祢回应我的祈祷，实现我的最大心愿。确实，祢是全能者，普施者。”³⁰

马库要塞，首相打算遣送巴孛的地方，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那里十分偏远，地处波斯与俄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交界处，环境险恶。那里的居民属于库尔德人的一个桀骜不驯的部

落，他们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与波斯其他地区都不一样。谁都知道这里的人对波斯人充满憎恨。首相坚信，库尔德人一定会对巴孛满怀敌意，而且巴孛的追随者也不敢进入这个危险的地区。

监禁巴孛的单独囚室没有门，而且处在冷得出奇的区域。在漫漫冬夜里，巴孛的牢房里没有一星火一丝光。此地离祂的家人和追随者非常遥远，因此大权在握的敌人们相信，巴孛将在此耗尽青春，看着祂所有的希望覆灭。

71 但是，巴孛抵达马库还不到两周，要塞的典狱官³¹就成了自己犯人的忠实信徒。他拒绝执行首相要求的严格限制，并且允许巴孛的追随者拜访他们的主。

要塞周围的居民很快也被这位囚犯打动了。他们可以听到祂每日祈祷的愉快歌声，并且对祂充满了爱戴。他们对祂如此忠诚，每天早上干活之前，都会尽量看一眼祂的面容，并祈求祂的福佑。但凡两人之间有争执，他们都会站在要塞下面，呼唤着这位囚犯的名字，然后彼此发誓向对方说出实情。

首相得知了马库的情况，立刻下令将巴孛送到奇赫里格要塞。奇赫里格要塞也在北部边陲，建在一座孤山的山顶，环境比马库要塞还要险恶。那里的典狱官³²是国王的姐夫，他受命对巴孛执行最为严苛的措施，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拜访祂。首都方面再三警告他，不要再犯马库典狱官的错误。

奇赫里格要塞的典狱官，虽然得到如此严格的命令和严厉的警告，却发现自己无力履行首相的意愿。他也倾心于巴孛，而且没有禁止追随者前来拜访。人们都知道，与马库地区相比，奇赫里格的库尔德居民对波斯人的敌意更深，可他们也在这位高贵囚犯的影响下慢慢转变了。他们常常朝着要塞的方向

拜倒在地，在每日劳作开始之前祈求巴孛的福佑。

巴孛的追随者络绎不绝地来到奇赫里格拜访祂，祂的启示也很快传遍了全省。在周边的一些城镇，许多身居高位的官员、宗教领袖和著名人士都接受了新信仰，并且无畏地向身边的人传扬。

在来到奇赫里格的人当中，有一位印度的纳瓦卜³³。他一身托钵僧装扮，赤脚前来拜访巴孛。一见到巴孛，他便立刻承认了祂的使命，并且被巴孛的爱点燃了。他常常对人说：“我在印度担任纳瓦卜这一显要职位时，在一个异象中，巴孛曾向我显现。祂凝视着我，我的全副身心被祂吸引，于是我起身追随祂，祂看着我说：‘脱下你的华服，离开你的故土，徒步赶到阿塞拜疆来见我，在奇赫里格你会达成你的心愿。’我听从祂的指示，现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³⁴

72

所有见过这位杰出托钵僧的人，都可以证明他的热情和他信念的力量。许多人深受他圣洁生活和圣徒品格的吸引，甚至将他视为先知。但他否认所有类似的说法，并且按照巴孛的指示，回到印度传扬新时代到来的喜讯。

首都方面得到消息，知道了一个印度托钵僧到了奇赫里格，还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刻下令将巴孛转押到北部的省会城市大不里士。大不里士的居民闻讯后，表现得非常热情和激动，于是官员们决定将他关押在城门之外。

在巴孛抵达后的第三天，他们在王储官邸的一个大厅举行会议，招集该市所有重要的宗教领袖来审讯巴孛。首相命令他们想出最好的办法，来消灭巴孛在本国的影响力，提出在公众面前抹黑祂的指控。

大厅里聚满了波斯最有权势的教士。他们全都决心羞辱

和谴责这个胆敢挑战他们权威、破坏他们声誉的人。当巴孛来到人群面前时，除了为王储留出的尊位，其他座位已经各有其主。巴孛先是向人群致意，随后毫不犹豫地坐在了尊位上。祂的身上散发出如此的威严和力量，竟然令所有人都不敢抗议。他们匆忙在巴孛旁边又为王储准备了一个座位。

在人们从敬畏中缓过神来、王储也已入座之后，主持会议的宗教领袖³⁵转向巴孛问道：“祢宣称自己是谁？祢带来了什么讯息？”“我就是，”巴孛连说了三遍，“我就是，我就是那位应许者！^①我就是你们千年来一直呼唤其名的那位，是你们一提及祂就奋起的那位……是你们祈求上帝加快其启示时刻的那位……”³⁶

这些手握大权的敌人原本打算聚集起来，斥祂为异教徒，并强迫祂放弃自己的宣示，却被巴孛的大胆宣言弄得愣了片刻。随后，其中一人³⁷对巴孛恶语相向，指责祂在北部煽动暴乱，而且此前就已经扰乱并颠覆了波斯若干地区。巴孛礼貌地提醒他，来北方并非祂自己的意愿。随后这位愤怒的教士吼道：“住嘴！你这邪恶可耻的撒旦的走狗！”³⁸

① 在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典籍中，都曾提到有两位伟大的人物会紧接着出现，其中第一位的目的是为第二位的到来做准备。琐罗亚斯德信徒称他们为“乌希达尔-马赫”和“巴赫拉姆王”。犹太人期盼“以利亚的复临”和“万军之主”的降临。基督徒等待“施洗约翰的复临”，随后则是“基督再临”；逊尼派穆斯林期盼“马赫迪”的出现，和“基督再临”。什叶派穆斯林等待“加伊姆”到来，作为“侯赛因复临”的先导，而且他们都将其称为“应许者”。巴孛称自己是这两者中的第一位，即应许的“加伊姆”。

主持会议的显贵对会议进行的方式十分不满，要求巴孛给出证据来支持祂非同寻常的宣示。可是，巴孛刚一开口，就有一位教士粗暴地打断了祂，并提出了一个与阿拉伯语语法规则有关的无聊问题。作为回答，巴孛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句话：“超绝哉你的主——尊荣的主宰！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祝众使者和平！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³⁹随后，祂起身离开大厅，中止了会议。

74

会议的主持人对教士的举止十分不满，后来曾对他人这样说：“大不里士人粗鲁无礼，真可耻！意义如此重大的论题与无聊的废话有何相关？”⁴⁰其他一些与会者也提出不应以如此无礼的方式对待巴孛，但他们的声音淹没在了要处死巴孛的吵嚷声中。在经过了一番混乱的商讨之后，他们决定，由于巴孛占了王储的尊位，而且未经允许就从会上离去，应当由王储的卫兵对祂实施笞刑，以此作为对祂的羞辱。卫兵们却拒绝参与此事。随后大不里士极为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⁴¹提出亲自执行这一可耻的刑罚。他把巴孛带到自己家中，亲手执杖抽打巴孛的脚掌。

大不里士有一位英国医生，深受人们尊敬。此事发生之后，他曾与巴孛见面，并且在一封给英格兰朋友的信中提到了祂。医生写道，施刑人“用抽打脚掌的棍子抽打祂的脸，在祂的脸上弄出了一道大伤口，使祂的脸肿胀起来。当被问到是否要请一位波斯外科医生给他治疗时，祂表示想请我去。于是，我就去给祂医治了几天……祂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有些瘦弱……声音悦耳柔和，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事实上，祂的整个外表与举止很招人喜欢。”⁴²据我们所知，这是唯一一位亲眼见过巴孛的欧洲人，虽然当时住在波斯的欧洲人里有不少

都对巴孛本人及其教义感兴趣，并把他们的见闻传给了西方的人们。

75 巴孛又从不里士被带回了奇赫里格。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为悲伤的日子。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的追随者在塔巴尔西和内里兹惨遭屠杀，他的舅舅和六位卓越的追随者在德黑兰被处死，赞詹的巴比们也正在遭受攻击。他挚爱的穆拉·侯赛因和库杜斯，把他一手养大的亲爱的舅舅，他们的死讯相继传来，瓦希德和其他数百人也为弘扬圣道而付出了生命，所有这些都让巴孛心中充满了悲痛，他一直为这些人的牺牲而哀悼，直到生命结束。令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殉道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首相愚蠢地以为，只要将巴孛和他的追随者分开，他就能挫败他们的精神，并根除新信仰。可实际上，他将巴孛从震动全国的动乱漩涡中转移出去，恰恰是给了巴孛启示圣典的时间。他笔下涌流出无数的祷文、颂词、《古兰经》评注、致波斯主要宗教领袖的信件和劝诫以及新天启的教义和律法，这些文字由一些追随者抄录后发送给波斯各地的信徒们。

这些圣作大部分在巴比受到迫害的过程中或遗失或被抢，不过余下的仍然组成了多部著作，让我们看到了巴孛论及的主题的广泛性。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他在其中不断提醒我们他的使命的主要目的——为应许者的到来做准备。

在他最为重要的圣作《巴扬经》^①中，有无数段落与随后

① “巴扬”意为“阐释”。

将要到来的应许者有关。巴忒称其为“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祂写道：“研习整部《巴扬经》，都不及背诵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的一句经文。”“今日《巴扬经》尚处萌芽时期；在上帝将昭示天下者显现之初，其最终之完美将显而易见。”“《巴扬经》的全部荣耀都源自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在《巴扬经》中的一切不过是自己手上的一枚戒指，而我自己又是上帝将昭示天下者手上的戒指……祂随心所欲地转动它……”⁴³最后，祂还写下了这样的话：“对于继我而来的祂，我所写下的颂词中，最为重要的如下，也即我书面的告白：我的任何言语都不足以描述祂，我的经书——《巴扬经》中对祂的任何提及，都不足以形容祂的圣道。”“《巴扬经》及其信徒对祂的渴望要远超任何人对其爱侣的渴望。”⁴⁴

在对上帝的呼求中，祂这样说道：“请祢作证，通过这部经书，在关于我自己使命的圣约确立之前，我已经与一切受造物就祢将昭示天下者的使命定下了圣约。请祢以及相信祢征象的人们为此作证。”⁴⁵



国王在巴忒返回奇赫里格后不久就去世了，王储登上了波斯的王位，他的首相以铁腕治理国家。新任首相是一个刚愎顽固的人，他不听从任何人的建议，在重要问题的决策上也不征求其他大臣的同意。正是他命令军队攻击塔巴尔西、内里兹和赞詹的巴比，并且不断派兵增援。

赞詹的战火仍未平息，首相对巴比信徒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到恼火，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想让国人不再受巴忒的影响，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祂公开处决。打着这样的算盘，他让这个北方省的总督——同时也是一位忠诚的亲王——派一位官员到奇赫里格将巴孛带回大不里士。亲王不知道首相的意图，派他的官员和一支骑卫队将巴孛带到大不里士，并命令他们一定要对巴孛以礼相待。

77 在此四十天前，巴孛整理了所有的文件，连同祂的笔筒和印章，让人一并送到德黑兰，交到巴哈欧拉手中。祂还给了巴哈欧拉一卷质地最为细腻的淡蓝色的纸，并在上面用祂优美的书法，写下了“巴哈”^①一词的三百六十个派生词，构成一个五角星的形象。

巴孛抵达大不里士的第三天，亲王便收到了首相的新命令。他受命安排火枪行刑队在军营的广场——同时也是该市的中心——公开枪决巴孛。一想到要杀死巴孛，亲王就惶恐不已，断然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得知这一消息，首相让自己驻守在大不里士的兄弟安排处决巴孛，且不可再有延误。

巴孛被带到了军营广场上的一处营房。那一天，大不里士陷入了一场可怕的骚动。当地居民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强烈而神秘的混乱，内心充满了一种恐惧感，他们将此与《古兰经》中预言的审判日联系起来。大量人群涌到街上去看一眼巴孛的面容，虽然无人敢表现出尊敬的迹象，以免有性命之忧。突然间，一个衣冠不整、气喘吁吁的年轻人大步向前，奋力冲过密密麻麻的人群，迫不及待地赶到巴孛身边，扑倒在祂脚下，向祂乞求道：“主，把我也带上吧！无论祢去什么地方，请允许我跟随祢！”巴孛亲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说道：“起来

① 意为“荣耀”，即巴哈欧拉的名字。

吧！你放心，你当然会跟我在一起。明天你就会见证上帝所命定的。”⁴⁶

另有两人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跑上前去向巴孛表明自己的忠心。这两人与刚才的年轻人以及巴孛的一位信徒被一并带走，当晚与巴孛关在同一个牢房里。在巴孛被囚禁于马库和奇赫里格期间，那位信徒一直陪伴着祂。

巴孛的这位同伴，曾经看见巴孛在难以抑制的巨大悲痛中跪伏在地上，当时巴孛挚爱的信徒们殉道的消息传到了奇赫里格。那悲痛让祂辍笔数月，一直持续到祂生命的终点。但他们被一同关押在大不里士军营的那个晚上，这位信徒发现巴孛有了巨大的改变。他讲述道：“那天晚上，巴孛的脸上喜气洋洋，祂脸上从来没显现出这样的喜色。祂对周围狂吹的风暴漠然置之，兴高采烈地同我们交谈。压在祂身上的沉重悲伤似乎已完全消失。好像意识到快要取得胜利，悲伤造成的那些重负就消散了。”⁴⁷

第二天一早，首相的弟弟派他的卫队长将巴孛带到大不里士三位最重要的宗教领袖那里，去拿执行死刑所需的授权书。卫队长听到巴孛正与一名同伴讲话，他粗暴地打断了他们，并将巴孛的同伴拉到了一边。巴孛看着他说道：“除非我对他说出我想要说的一切，否则任何世俗力量都无法使我沉默。即便全世界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也不可能阻止我说完我想说的话。”⁴⁸卫队长听了很是诧异，但他还是没有让巴孛把话说完。

三位教士都不愿面对自己深深忌惮的对手。每个人都是提前签署了死刑授权书，并让仆人交给带巴孛前来的卫队长。

此前乞求巴孛不要丢下自己的年轻人，请求当局允许自

己与巴孛一同赴死。他也被带去了宗教领袖那里，但由于他的继父在本市身居高位，教士们不愿签署他的死刑授权书。他们不停地劝他放弃巴孛的信仰，保住自己的性命。对此，年轻人高声答道：“我决不会摒弃我的主。祂是我的信仰之本，是我最真诚崇拜的对象。我在祂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天堂，在祂的法律法规中，我认知了自己的救渡之方舟。”其中一位教士严厉斥责了他：“这些话表明你疯了。我完全可以原谅你的胡言乱语。”年轻人则回答说：“我没有疯。恰恰相反，发疯的人是你。因为你判决了同应许的加伊姆^①一样神圣的人。接受祂的信仰并渴望在祂的道上流血的人不是傻瓜。”⁴⁹从宗教领袖那里拿到所需的批文后，巴孛和祂的使徒被交给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军官⁵⁰。此人率领一个七百五十人的团，此前已奉命进驻兵营，准备执行死刑。但是，见到巴孛之后，军官被祂高贵、温和的举止深深打动了。他不敢杀死巴孛，并乞求道：“如果你的圣道是真理之道，那就请为我解除杀害你的任务吧。”巴孛则对他说：“你遵令而行吧，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那么全能者一定会解除你的烦恼。”⁵¹

他们在头天晚上关押巴孛的房间立柱的外墙上，打上一颗钉子，系好绳子，随后将巴孛和祂的同伴吊了上去。绑好之后，那位年轻信徒的头刚好靠在巴孛的胸膛上。一万多人涌到广场周围的房顶上观刑。

七百五十把火枪射击过后，广场上升起了浓浓的烟雾。烟雾散去后，惊愕的人群不敢相信他们看到的那一幕。巴孛的那位同伴毫发无损地站在他们面前，巴孛本人则不见了踪影。吊

① 见本书边码第73页脚注。

着他们的绳子被子弹打成数段，但他们的身体却奇迹般地逃过了一整个团的人射来的子弹。诧异的看客们高呼巴孛消失了，军队随即开始疯狂地搜寻祂。

当天早些时候曾经打断了巴孛与一位同伴谈话的卫队长，发现祂此时正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继续之前的讲话。祂神情自若地转向卫队长说道：“我的话都说完了，现在你们可以接着做你们想做的事了。”⁵²但此时的卫队长却吓得不敢继续执行命令。他离开了那里，辞去了公职，发誓再也不会与处决巴孛之事有任何瓜葛。

下令射击的军官也对眼前发生的一幕感到惊奇。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奇迹。他想起了巴孛对他讲过的话，立刻命令士兵离开兵营，发誓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让他再去伤害巴孛，哪怕因违反军令而被处死也在所不惜。

另外一个团被紧急调到了广场上。他们按照之前的方式，再次将巴孛和祂的同伴吊了起来。士兵们朝他们开枪射击。这一次，两人的身体被打得千疮百孔，而且紧紧地缠在一起，难以分开。只有巴孛的面部没有中弹，而且祂的嘴唇依旧保持着笑意。祂为身后的应许者做准备的真切愿望终于实现了。从祂宣示自己的使命至此，六年的时间过去了。1850年7月9日，巴孛殉道，正值祂生命的第三十一个年头。

在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结束后，当地忽然狂风大作，卷起来的漫天尘土遮蔽了太阳的光辉。从中午到晚上，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聚集起来观刑的人群几乎难以找到回家的路。

官方禁止大不里士的民众传播他们在那个重大日子的所见所闻，但许多当时住在波斯的外国人还是报道了巴孛殉道的情

形，把祂的圣道带入了本国人民的视野。巴孛的生平和教义，以及祂悲惨的殉道，成为许多欧洲名人笔下的文章、诗歌和戏剧的主题，并且吸引了无数的心灵。例如，有人这样写道：

“巴孛的故事……是一个灵性的英雄故事。一个毫无社会影响力和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仅凭其内在的洞察力，便洞悉了万物的本质，看到了真正的真理，而且在此之后以坚定不移的信念捍卫了祂的真理，以无与伦比的说服力传扬了祂的真理，让人们相信祂就是弥赛亚，并且愿意至死追随祂，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壮丽的事实……巴孛的真诚不容置疑，因为祂为自己的信仰殉身。而且祂带来的启示一定有吸引人心、愉悦灵魂的独特之处，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为祂的圣道献出了生命，如今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追随祂。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在仅仅六年的掌教期里，以其目的之真诚和人格之吸引力，凭着人们对祂的信仰，对祂教义的信仰，启迪了无数的人，无论其财富和知识的多寡，令人们在面对追剿、就地处决、劈成数段、勒死、枪击、炮轰时，也依然能保持忠诚；如果波斯、土耳其和埃及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坚持祂的教义，那么，祂的生平一定是过去数百年间真正值得研究的事件。”^①

巴孛及其使徒的尸体被扔到了城门外的护城河边，当局命令哨兵严加看守。不过，到了第二天晚上，巴孛的一名追随者还是成功取回两人的尸体，藏在另一名信徒的丝绸工厂里，随后被放进一口特制的棺木里，转运到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哨兵为了给自己开脱责任，谎称是野兽趁他们睡着的时候拖走了

① 荣赫鹏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微光》（The Gleam）。

尸体。

相关的人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巴哈欧拉。在巴哈欧拉的安排下，巴孛的遗骸被运到德黑兰藏了起来。这是因为，巴孛曾在一篇圣作中表达过希望死后能葬在这座城市。祂在文中谈到长眠德黑兰郊外的一位圣人：“在我的热爱者的荫护之下，你已在赖伊^①找到安息之地，你幸运有加了。要是我能埋在这圣地的院落内该多好啊！”⁵³

82

① 赖伊是德黑兰南部的古名。

IV

1851—1853

巴孛殉道了，赞詹的动乱已告终，至此巴孛千千万万的追随者已殒命。但首相心中十分清楚，还有一个人是他需要认真对付的，那便是巴哈欧拉。有一天，他要求巴哈欧拉前来与他会面，非常礼貌地暗示自己知道巴哈欧拉在巴比中的活动和影响力。他说，他坚信，如果不是巴哈欧拉为身在塔巴尔西的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提供支持和帮助，那一小股毫无经验的神学学生绝对无力抵抗政府的大军，虽然他并无证据证明巴哈欧拉参与了此事。他继而说道，巴哈欧拉品格卓越，他本人十分钦佩，这样一个人不能为国王和国家尽忠是非常遗憾的。他现在要求巴哈欧拉离开波斯一段时间，去拜访一下邻国伊拉克的圣城卡尔巴拉。会面结束之后，他又提出让巴哈欧拉担任宫廷总管，并相信巴哈欧拉非常适合这一职位。

巴哈欧拉告诉首相，他没有在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与政府军队的战斗中提供帮助，并礼貌地谢绝了首相许诺给他的官位。但他同意去往卡尔巴拉的建议。

对于居住在卡尔巴拉的少数巴比信徒而言，巴哈欧拉的莅临是一个巨大的慰藉，此时的他们正因主人的殉道而陷入震惊和悲痛之中。巴哈欧拉振奋了他们的精神，鼓励他们重新投身到为圣道的服务中，并成功吸引了当地的一些名士皈依新信仰。

当时，卡尔巴拉住着巴孛的一位忠实可靠的门徒。当巴孛辗转于各地时，他始终跟着他，住在他的附近。在从奇赫里格被带往大不里士之前，巴孛遣散了他的众多门徒。当时他就跟这位门徒说，走吧，住到卡尔巴拉去，有一天，他可以亲眼见到应许的侯赛因^①。巴孛这样说道：“当你凝视那光辉的面庞

① 指巴哈欧拉。见边码第73页脚注。

时，也要记起我。”¹

这位忠诚的门徒在卡尔巴拉住了两年，历经艰难困苦。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了巴哈欧拉。对于那第一次的相见，他是这样描述的：“我怎能描述所见的面容啊！没有任何笔墨能够形容那张脸庞的美质和赏心悦目的特征。祂那富有穿透力的目光、和善的脸庞、庄重的举止、甜蜜的微笑、浓密乌黑而松垂的头发，给我的灵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我已是垂垂老者，年迈而驼背。祂是多么慈爱地向我走来啊！祂拉住我的手，以一种透射出力与美的语调对我说：‘就在今天，我要让整个卡尔巴拉知道你是一个巴比。’祂仍然握住我的手，继续与我交谈。祂和我一起走过了市场的整条街道。最后，祂说：‘赞美归于上帝，你一直住在卡尔巴拉，亲眼见到了应许者侯赛因的面容。’我立刻回忆起巴孛曾经给我的允诺。我一直以为祂的允诺是指遥远的将来，所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巴哈欧拉的话使我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渴望全力以赴地向疏失之民宣布应许者侯赛因的到来。然而，祂吩咐我抑制自己的感情，隐藏好情绪。祂对我低声说：‘指定的时刻已经临近，但还没到。放心吧，要耐心。’从那时起，我的忧伤瞬间消失了。我的灵魂充满欢乐。那时，我很穷，大多数时候食不果腹。然而，我感到非常富有。与我已拥有的相比，尘世的所有财富都已化为乌有。”²



巴哈欧拉在卡尔巴拉期间，波斯正在经历重要的变化。国王的母亲极具影响力，她支持那些憎恨新首相权势或觊觎他的

位置的人，密谋赶他下台。虽然首相是她的女婿，但她因为首相对国王的影响力而谨慎提防。于是国王的看法也起了变化，并且开始怀疑首相的野心和真实意图。他把首相赶出首都，随后又派人在一个公共浴室谋杀了他。首相的血管被割开，最后失血过多而死。民间盛传，在他临死之前，他突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和悔恨之中，并这样说道：“赛义德-巴孛的形象总是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是我使祂殉教的，现在我明白自己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对于那些逼迫我使祂和祂的同伴丧命的人，我本应阻止他们施暴。”³

继任的首相⁴是巴哈欧拉的远亲，曾经深受祂的恩惠。有两次，此人在丢掉官位后经济拮据，是巴哈欧拉伸出援手，救他于耻辱和贫困之中。虽然他嫉妒巴哈欧拉年纪轻轻就深受朝廷重臣的尊敬，但他也能看出巴哈欧拉与其他人的不同。有一次，他的儿子问他，是否认为巴哈欧拉让很多人失望了，因为祂没有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国之重臣。他回答道：“儿子，你真的相信祂是祂父亲的无用的儿子吗？我们能指望取得的不过是短暂而不可靠的忠诚，在我们的时日结束后就会消失……即使在我们生前亲口赞誉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哪怕只有片刻未能促进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在心中怨恨和诋毁我们。然而，巴哈欧拉却不是这样。与尘世的其他任何种族和地位的伟人不同，祂都是一个受人热爱和忠诚的对象，时间无法使之淡漠、敌人无法毁灭……这样的热爱者将会大大增加。他们对祂怀有的爱决不会减少，而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直到世界遍布其荣耀。”⁵

86

巴孛殉道后，首相告诉巴哈欧拉说，此前自己担心这火焰终有一日会给巴哈欧拉带来无尽的苦难，现在，他希望这火

焰已被扑灭了。巴哈欧拉回答道：“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是真的，你可以肯定已经点燃的火焰将因此而更猛烈地燃烧起来，将引起一场更大的烈火，联合整个王国政客们的所有力量也无力熄灭它。”⁶后来，他才认识到这番话语中蕴藏的智慧。

如今他重获权力，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打算让政府和巴孛最有能力和才智的追随者——巴哈欧拉达成和解。他给巴哈欧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祂从卡尔巴拉回来。巴哈欧拉回到德黑兰时，他亲自接待了这位贵客。首都的许多高官、要人都前来向巴哈欧拉致敬，以至于祂都没有时间回自己家中。随着夏天的临近，首相邀请祂住到自己离首都不远的避暑别院，首都的达官贵人们依然可以来这里拜访祂。首相安排自己的兄弟去招待巴哈欧拉。

87 巴哈欧拉在首相府上做客时，一个不负责任的年轻人犯下了震惊全国的大罪，同时也让国民把怒火发泄到了毫无防卫的巴比身上。因为其他信徒惨遭屠戮，挚爱的主悲惨殉道，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巴比几乎丧失了理智。他把国王视为罪魁祸首，并决意刺杀他。他又找了一位朋友，两人埋伏在路旁，等国王骑着马走出避暑行宫时向他开枪。但这个天真的年轻人毫无经验，他使用的不是恰当的子弹，而是鸟枪用的子弹，根本不足以杀死一个人。

国王只是受了轻伤，随后周边的臣子一拥而上，逮捕了两个年轻人。开枪的那个被当场杀死，他的尸体被绑在一头骡子的尾巴上，一路拖回了德黑兰，随后又被砍成两截，分别挂在两处城门之上。第二个年轻人则受尽折磨，他们为了逼他招供，用烧红的钳子烫他，用夹板撕扯他的四肢。由于他一言不发，他们觉得这是个哑子，便把熔化的铅水灌进了他的喉咙。

当时他们能够确定的只是这两人是巴比信徒。

巴孛的追随者虽然屡屡受到敌人的指控，但以往事实证明他们一直都是忠诚的民众，对国王和政府没有丝毫敌意，更不曾试图对同胞发起圣战，只是曾经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如今他们却因为一名丧失理智的年轻人而蒙受耻辱。巴哈伊信仰的敌人找到了借口，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肆意采取任何野蛮手段去残害无辜的信徒了。

暗杀事件发生的时候，首相的弟弟、巴哈欧拉的东道主就在出事地点附近。他见证了朝廷和驻扎在附近的王室军队的大营经历了怎样的恐惧、惊愕、混乱和喧嚷，而且这种情绪迅速传遍了周边的地区。他立即写信把这一切都告知了巴哈欧拉，并提醒祂国王的母亲此时正叫嚣着要报复，而且公开指责了巴哈欧拉，因为在祂看来，巴哈欧拉是巴比的领袖，自然也就是想要刺杀自己儿子的幕后黑手。首相的兄弟恳求巴哈欧拉先躲一阵子，避避风头，并打算派一名可靠的人把祂送到安全的地方。

88

但巴哈欧拉绝非懦夫，祂不打算一走了之。而且，如果当局逮捕了祂，其他巴比们或许可以幸免于难。第二天一早，祂就骑上马朝国王行宫的方向进发了。国王和他麾下的军官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眼中的罪魁祸首竟然自投罗网。

迎接巴哈欧拉的是难以描述的怒火。他们对祂进行了残忍的报复，脱去祂外袍、帽子和鞋子，又用锁链锁起来，由骑行的士兵拖着祂，从国王的避暑行宫到首都，在崎岖的地面上赤脚走了整整八十四公里。时值8月中旬，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候。

一路上，沿途的人们对祂投掷石块，并大肆辱骂。到了

德黑兰，无数市民都涌到街上，对他发泄着自己不可抑制的怒火。这样一个多年来对他们深深热爱且照料有加的人，一个不遗余力济贫扶弱的人，如今却被他们视为敌人。曾经的爱戴与尊敬瞬间化为盲目的憎恨。但巴哈欧拉对他们并无怨言。在呼号的人群制造出的巨大混乱之中，他注意到了一位老妇人手握石块，想要扔到自己脸上，却又追不上他的步伐。巴哈欧拉立刻对她心生恻隐，请求拖着自己的士兵放慢速度，让这位老妇人能够把石块扔出来，不要失望而归。

巴哈欧拉被带到了德黑兰的黑坑监狱。这是一个地牢，曾经是一处公共浴室的蓄水池。进到地牢之前要先经过一段漆黑的通道和三段陡峭的台阶。这里潮湿难耐，害虫肆虐，坚固的墙壁透不进一丝阳光。唯一与外界相通的出口就是带犯人进来的门，里面的空气也恶臭难耐。人在黑坑里活不了多久。

89 这里挤着一百五十个杀人犯和劫匪，都是最为冷酷的罪犯。他们被锁链拴在一起，坐在冰冷、肮脏的地板上，没有床具和合适的衣物。在这里，巴哈欧拉的双脚戴着足枷，动弹不得。他的脖子上拴着著名的加拉-古哈尔锁链。这条锁链重达五十公斤，为了防止巴哈欧拉的头被拽到地上，他们又用一根木桩来支撑锁链。前三天里，巴哈欧拉没有得到一口饭、一滴水。为了加重他所遭受的折磨，他们有时还会把他双手的拇指反绑在身后。巴哈欧拉受到了如此残忍的对待，连一位刽子手都心生同情。这个人给他送了七次茶，每次都是藏在衣服下面。但他没能说服巴哈欧拉喝茶。

与此同时，王室的侍应长正在德黑兰抓捕巴孛的追随者。此人素有残暴的恶名，任何人只要受到一丝怀疑，便会有性命之忧。有一个人家里常有巴比信徒来聚会，他们便强迫此人的

仆人指认他所知道的巴比信徒的家，在街上指认他曾在主人家中见过谁。他们甚至诱使他去指认一些并非巴比的富人，这样侍应长便可以在敲诈大笔钱财后再将人放走。这位仆人不止一次地被带到黑坑监狱去指认巴哈欧拉。虽然他的确在主人家中见过祂，但他每次都是盯着看一会儿，然后说自己从未见过此人。

德黑兰的许多巴比都遭到了逮捕，并被带到了黑坑监狱。在那里，他们面对面坐成两排，几个人一组被锁链拴在一起。他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有人是渊博的学者和卓越的大臣，有人是富裕的商人，也有人是贫穷的小贩和卑微的工匠。他们因为对巴孛的爱而彼此团结在一起，黑暗的地牢也无法夺走因回应了新天启而带给他们的喜悦。

漫长的夜里，他们因为地牢内可怕的条件和恶臭而无法入睡，便满怀崇敬地高声吟唱巴哈欧拉教给他们的经文。其中一排唱道：“我有上帝足矣；祂确然是满足一切者！”另一排则应和：“信仰者须信赖祂。”⁷

90

他们接连几小时唱诵这几句经文，喜悦、热情的声音穿透了地牢的墙壁，传到了国王的耳中，因为他的宫殿就在附近。他询问了身边的人，得知是巴比信徒正在狱中吟唱赞美诗。国王没有作任何评论，也没有试图制止身陷恐怖之境的巴比信徒自发洋溢的热情。

有一天，国王下令把御厨房的食物赏赐给地牢的犯人。巴哈欧拉不肯吃。祂的同伴虽然饥肠辘辘，却也遵从祂的榜样，没有去碰食物。不过，狱卒们却乐得享用。国王一直都不知道巴比们不屑领受他的赏赐。



每天狱卒都会进来抓走一名巴比，然后拉出去处决。即将赴死的人总会在锁链解开的那一刻愉快地站起身来，走到巴哈欧拉身边拥抱祂，巴哈欧拉则会给他鼓励，让他相信另外一个世界里永恒的生命在等待着他。然后这人会拥抱其他的信徒，心中怀着喜悦去为自己挚爱的圣道献出生命。有位行刑人后来对巴比起了同情心，他会把每个同伴面对死亡时的情形告诉大家。每位信徒都会毫无畏惧地走向行刑架，慷慨赴死，令旁观者深感诧异。

91 行刑人对其中一位年轻人⁸光芒四射的精神格外钦佩。在地牢里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坐在巴哈欧拉身旁。他是一名忠诚的巴比，在伊拉克见到巴哈欧拉，从此便仰慕于祂。巴哈欧拉要回波斯时，这位年轻人无法忍受与祂离别。但巴哈欧拉让他保持耐心，再在伊拉克待一段时间。巴哈欧拉离开后，年轻人得不到任何安慰，无法忍受分离之痛。最终，他抛下所有去了德黑兰寻找巴哈欧拉。很快人们就认定他为巴比，并把他关进了黑坑监狱。在那个漆黑的地牢里，他被锁在挚爱者身旁，渴慕之心终得满足。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并且把这个梦的内容讲给了巴哈欧拉听：“今晚我飞到了一个无限广阔和美丽的地方。我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起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一种狂喜的感觉充满我的心灵。我以无法形容的快速而轻松的方式在浩瀚无际的空中飞行。”⁹巴哈欧拉告诉他，第二天早上就轮到他为信仰献出生命了，然后他就能像梦境里一样，生活在幸福之中。当前来提他的狱卒为他解开锁链时，他一下跳了起来，拥抱了其他囚犯，然后又紧紧拥抱了巴哈欧拉，怀着无限的喜悦走出去赢取殉道之桂冠。

另一位受难者苏莱曼汗，之前是朝廷的一位年轻大臣，他

超凡的勇气和热切的信念将永远为人们牢记。他来自一个深受尊敬的家庭，朝廷十分器重他。前首相曾一手制造了巴孛和众多信徒的殉道，可当他面对极具影响力的苏莱曼汗时，虽然明知他的确是新信仰的坚定支持者，却选择了对相关报告置之不理。国王遇刺事件发生后，作为巴孛圣道如此显赫的先驱，他是不可能被无视的。不过，由于他和父亲都忠贞不渝，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国王并不愿杀他，而且还写信给他，希望他放弃信仰，并承诺将给予大量赏赐。苏莱曼汗在回信中坚称：“只要生命之血还在我的血管里搏动，我就决不会放弃我对挚爱者的信仰！”¹⁰他继而说道：“国王陛下有权要求仆人忠诚、正直。但他无权干预他们的宗教信仰。”¹¹此后他被告知，他可以自己选择死的方式。苏莱曼汗毫不犹豫地说道：

92

“在我的肉里剜一些洞，在每个伤口中插一支蜡烛。在我全身点燃九支蜡烛，这样领我穿过德黑兰的街道。召唤众人观看我殉教的荣耀，这样，我的死会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当他们想起我受磨难的剧烈程度时，就能帮助他们认出我已接受的那盏明灯。在我到达行刑架并作了尘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祷告后，把我的身体劈成两块，悬挂在德黑兰城门两边。这样，经过的众人就可以见证巴孛的信仰在祂的信徒心中激起的爱，看到他们忠诚的证据。”¹²

在一次集会上，首都的许多名流都在场。人们让行刑人讲述苏莱曼汗殉道时的情形。以下是他的部分讲述：“我和我的助手们接到命令购买九支蜡烛，而且要把它们插进我们在他的身上挖的深孔中。我们受命点燃这些蜡烛并领他穿过市场，锣鼓声一直把他送到刑场。在那里，我们奉命将他的身体劈为两半，在诺门两边各悬挂一半。他本人选择了他的殉教方式……

“他要他们（行刑人）在他胸口戳两个洞，肩上两个，后颈一个，其余四个在背上。他坚韧镇定地忍受这些折磨，一直保持着神秘的沉默，不屈不挠，目光坚定不移。众人的嚎叫也好，看见自己全身流血也罢，这些都未能使他打破沉默。直到九只蜡烛全都插到位而且点燃，他都保持着不动声色、安祥宁静的表情。

93 “为他进入刑场的所有准备都完成时，他笔直地站立着，脸上是坚韧不拔的神色。他走在前面，领着簇拥的人群走向见证他殉教的目的地。他每走几步就停一下，凝视困惑不解的旁观者，大声喊道：‘有什么能媲美今天陪同我去赢取荣耀桂冠的堂皇仪仗！荣耀归于巴孛，祂能在热爱祂的人们心中激发起奉献精神，能够给予他们比王权更大的力量！’……看到蜡烛在他的伤口上闪光，他突然发出狂喜般的欢呼：‘要是亲手点燃我灵魂的祂，在这儿看见我现在的状态该多好啊！’……

“还在集市时，一阵风吹来，插在他胸部的蜡烛燃得更旺了。蜡烛迅速熔化，火焰烧到了伤口里。我们跟在他后面几步远，能够清晰地听到他的肉滋滋作响。眼前的血污和他身上的火苗，非但不能使他保持沉默，反而助长了他那不会消减的热情。火焰吞噬着他的伤口。他对火焰说：‘火焰啊，你们早已不再灼痛我，已彻底丧失了使我疼痛的能力。快一点，因为正是从你们的火舌中，我听见了挚爱者召唤我的声音！’

“……他被火焰包裹着往前走，就像征服者迈向自己的得胜之地。他穿过兴奋的人群，一道火焰被周围的黑暗包围着。到了行刑架下，他再次大声地向围观的人群作最后的呼吁：‘你们现在看到在你面前被火与血吞没的苏莱曼，直到最近不是还享有这世界能给予的一切恩惠和财富吗？什么东西使他放

弃了尘世的荣耀而接受如此巨大的侮辱和苦难呢？’他……拜倒在地，用阿拉伯语低声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他的祷告刚一做完，就对行刑者喊道：‘我的事现已做完，过来做你们的事吧！’身体被斧头劈为两半时，他还是活的。尽管忍受着不可思议的痛苦，他的口中还在呢喃赞美他的挚爱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¹³



并不是所有的巴比都死在行刑人手下。国王的母亲指控巴哈欧拉谋刺国王的那天，她就怀疑首相是她的同谋，尽管很明显的一点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计划行刺，都至少会先确保子弹没有问题。首相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非常鼓励处决巴比，并且大力支持嗜血的教士们极尽煽动之能事，挑起民众盲目的狂热情绪，加深他们对所谓异教徒的仇恨。他们呼吁忠诚的市民和真正的穆斯林通过参与对巴比的杀戮，来表达对国王的效忠和对伊斯兰教的爱，从而确保自己能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

首都及附近地区都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随之而来的大屠杀惨绝人寰。巴比遭到了残忍的报复，为一桩他们根本没有犯下的罪行付出了代价，而且根本没有自证清白的机会。他们被拖出住所、扔到街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把他们折磨至死的过程中。暴徒们拿起手边能找到的任何凶器——木棍、斧头、锯、菜刀，扑向无助的受害者。他们对巴比信徒大肆诅咒、唾弃，拿石头扔，用长矛刺。有的人被挖出眼球，有的人被切断四肢，连尸体都被蹂躏得不见人形。各种闻所未闻的折磨方式

粉墨登场，受害者遭受的野蛮对待甚至令见惯了血腥屠杀场面的刽子手都惊愕不已。席卷全国的狂怒和对复仇的渴望让人们变得丧心病狂。在一个镇上，他们将四十名妇女和儿童赶到一个山洞里，点燃用石脑油浸泡过的木柴，将这些人活活烧死。

95 在另一个地方，人们屠杀了数百名巴比信徒，将两百人的头颅挑在刺刀上，作为礼物献给国王。但是当他们途经一个村子时，得到消息说此事应当终止，于是他们便将那些头颅埋在了那个村子。受害者的三百名女眷在饱受折磨并几乎被扒光衣服后，被迫两人骑一匹没有鞍的马，在她们的丈夫、儿子、父亲和兄弟的头颅中骑行。这次的磨难如此悲惨，他们中许多人死在了这可怕的旅程中。这一次巴比们受到的野蛮对待，比此前发生在塔巴尔西、内里兹和赞詹的暴行更加变本加厉。

面对施暴者的残忍，巴比们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令敌人恼怒的平静。他们在肉体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力，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敌人面前总有一种远超常人的非凡精神。人们从未见过任何一名巴比对折磨他的人流露出憎恨或愤怒。游街的妇女和儿童被割得体无完肤，伤口里甚至还点着蜡烛，可人们却能听到他们用动人的声音歌唱：“真确地，我们来自上帝，又回归上帝！”¹⁴一位有两个儿子的父亲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他躺在地上，准备让两个儿子在他的胸口上被割断喉咙。年仅十四岁的大儿子坚持自己作为长兄当率先赴死。这就是巴比们在面对非人的对待时表现出的精神。

首相想要把德黑兰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卷入对巴比的大屠杀中。他设计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计划，把受害者分派给了各个团体的民众。从屠夫、铁匠和木工，到教士、高级军官及其下属、国家重臣和各级官吏，都分到了相应的巴比信徒。连国王

本人都分到了一名受害者，不过，为了不失君王的尊严，他命令一位宫廷管事代他射杀。其余的受害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其他各个阶层的人都争相发明新奇的手段去折磨他们。官办报纸《德黑兰公报》热情洋溢地报导了其中的一些杀戮，提到了一些受害者的名字。下文节选自其中的一期：

“毛拉、教士和众多博学人士杀死了穆拉·谢赫·阿里……众亲王用手枪、剑和匕首杀死了赛义德·哈桑。外交部长满怀着宗教和道德热情，打响了杀死穆拉·扎因-阿比丁的第一枪……他的几位秘书最终杀死此人并将其碎尸。尼扎姆-穆勒克（首相之子）杀死了穆拉·侯赛因^①。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被首相的兄弟和几个儿子杀死，首相的另外几位亲属随后将其碎尸。穆拉·法图拉是这样被杀死的：在禁卫军的军营中，他们在他身上（割开口子）插上并点燃了蜡烛。宫廷管事打伤了他……随后卫兵们向他投掷石块。朝廷的贵族将德黑兰的谢赫·阿巴斯送入了地狱……国王的御马夫和马厩的仆人给设拉子的穆罕默德-塔基钉马掌……众司仪和其他贵族带着他们的副手，用斧子和狼牙棒杀死了纳杰法巴德的穆罕默德，把他送进了地狱的深渊。炮兵们先是挖去穆罕默德-阿里的眼睛……然后又用迫击炮炸死了他……骑兵部队杀死了米尔扎·拉菲。副统帅、将军们和众位上校杀死了赛义德·侯赛因。”¹⁵

一位受雇于国王的奥地利官员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他的恐怖见闻。后来这封信公开发表在奥地利的一份报纸^②

① 此人与巴孛的第一位使徒重名。

② 冯·古莫恩上尉的信写于1852年8月29日，后发表在《士兵之友》。

上，其中写道：“我的朋友，有良知有欧洲道义的人啊！请跟我一起看看这些不幸的人吧！他们被剜去双眼，被割下双耳，还被迫自己生吞；他们的牙齿被刽子手野蛮地活活拔掉，头颅被锤子直接敲碎；闹市区被这些不幸的蒙难者照亮，因为人们一左一右在他们胸前和肩上戳洞，塞进油绳，然后点燃。我亲眼看到有些人被铁链串起，游经闹市，前面还有军乐队演奏。他们身上的油绳这时已经烧到深处，伤口溢出的油脂也跟着燃烧，忽暗忽明，仿佛是将熄的油灯。东方人在折磨人的方式上总爱挖空心思，鲜招百出。他们剥掉巴比教徒的足底，将伤口浸泡在滚烫的油里，然后像给马蹄套铁掌那样穿上鞋子，接着再逼迫他们奔跑。人们听不到叫喊；这些执著于自己信仰的人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因为他们的感觉已经麻木；现在，他们不得不奔跑；可是，灵魂能忍受的，肉体却不能；他倒下了。快给他一枪吧，让他解脱痛苦！可悲的是，刽子手挥舞鞭子抽打，那饱受折磨的人——我真的不愿意这是自己亲眼所见——又站起来，加倍痛苦地奔跑！而这些，只是结局的开始。最后，这些满身洞创和焦痕的人被绑住手脚，头朝下倒悬在树上。现在，每个波斯人都可以过一下枪瘾，把他们当作试验自己枪法的靶子，从不远的固定距离对着高贵猎物任意瞄准开枪。我看到一具尸体被近一百五十颗子弹打得稀烂……当再度审视自己所写的这些文字时，我禁不住在想，我亲爱的奥地利同胞说不定会怀疑这些描述的真确性，责备我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上帝啊，要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那该有多好！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工作职责，我不得不三番五次地目睹这些悲惨景状。现在，我待在家里，绝不跨出门一步，只因不想再看到如此恐怖的鲜活惨剧。……因为我对如此丑恶行径深恶痛

绝，……我绝对不会再去看这样的罪恶场面。”¹⁶

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在提到德黑兰大屠杀中的一天时说，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天”。^①

一位颇富声誉的英国人写道：“许多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照亮了血迹斑斑的巴比历史，史密斯菲尔德的烈火点燃的勇气也比不上巴比信徒藐然面对德黑兰的琢磨酷刑的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后者的暴行显然更具技术含量。因此，这个宗教的教义必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为它在追随者之中激发了如此罕见和美丽的自我牺牲精神。”^②一位来到波斯的东方学专家研究了巴比运动，他写道：“任何受到影响的人，都会被巴比信徒的精神深深打动……没有亲眼见过的人可以不相信我，但一旦这精神向他们昭示，他们一定会感受到一种永生难忘的情感。”^③

98

据估计，有超过两万名巴比信徒为圣道献出了生命，以自己至高无上的牺牲，传扬了巴孛的启示，为应许者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狂热的宗教风暴席卷全国，杀死了数以千计的无辜巴比，还要索取巴孛那些最具影响力、最为杰出的追随者的生命。这

① 勒南 (Renan)，《使徒》(Les Apôtres)。

② 凯德尔斯顿的寇松 (Kurzon) 勋爵，引自《神临记》第80页，史密斯菲尔德指的是伦敦的一个地方，早些时候，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常在这里烧死对方。

③ 剑桥大学的E. G.布朗 (E. G. Browne) 教授，引自《神临记》第81页。

其中就有美丽的诗人塔希丽。这位不朽的女英雄，其学识令智士钦佩，其勇气和对信仰的完全忠诚得到了朋友和敌人的一致认可，其雄辩的话语使听者着迷。在尚未听说巴孛的名字时，她就在一次梦境中信仰了祂；远在巴哈欧拉向世人揭示自己的使命之前，她和其他几位使徒就认识到了巴哈欧拉是应许者。

99 塔希丽遭到逮捕，并被关在德黑兰市长的家中。虽然受到软禁，但他们对她以礼相待，德黑兰上流社会的一些女士每天都慕名而来，坐在她的脚边，聆听她的讲话。正是在这段时间，知道塔希丽貌美的国王要求她放弃信仰，做自己的王后。她在回信中用一首诗拒绝了国王的要求。下述译文，远不及原诗之优美：

君为王上，高坐朝堂，
吾为修士，踽踽独行；
若各遂其道，君得荣显，
吾配天恩。

接待塔希丽的女主人，也就是市长的妻子，是她最热情的仰慕者之一。她并非巴孛的信徒，但在塔希丽住在她家中的日子里，她对自己的客人生出了深深的依恋。这位亲爱的朋友讲述了塔希丽殉道的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现从中摘录如下：

“塔希丽住在我家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被叫到她的面前。我发现她精心打扮过了，穿着雪白的丝绸长外衣。她的房间散发着最优质香水的气味。我告诉她，这样不同寻常的情景，让我大感意外。她说：‘我准备去见我的挚爱者，想使你摆脱我被监禁的苦恼。’我先是一怔，想到与她的分离就哭了。她一再

安慰我：‘别哭，你悲伤的时候还没到来。我想跟你谈谈我的遗愿，因为我被抓去判决而殉教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我请求你让你的儿子陪我去刑场，并保证接收我的卫兵和行刑者不会强迫我脱去这套盛装。我还希望将我的尸体扔进一个坑中，将那个坑填满土和石头……我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从现在起不要让任何人进我的房间。直到我被要求离开这房屋，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做祷告……’

“我在心中深爱着她，只能遵从她的指示。要不是要实现她的愿望，我决不会同意让自己一刻见不到她。我锁上她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悲伤无比，难以自持，躺在床上郁郁无眠。想到她就要殉教了，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我绝望地祈祷：‘主啊，主啊！但愿祢能将她要喝的那杯子从她嘴边拿走。’……我几次到她的门边，急切地想听到会有什么话从她嘴边溜出来。她吟诵赞美她的挚爱者的声音把我迷住了。我激动地几乎站立不稳。太阳落山四个小时之后，我听到敲门声，立即赶到我儿子那里去，让他了解塔希丽的愿望。他保证会执行她的每项指示……阿齐兹汗-萨尔达尔的法拉什们^①站在门口，他们要求立即将塔希丽交到他们手中。听到这个消息，我惶恐不安、跌跌撞撞地走到她的房门边，用颤抖的手打开门，看到她戴上了面纱正准备离开房间。我进去的时候，她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正在吟诵表达悲伤与胜利的连祷文。她刚一看见我，就走上前来吻我，随手把箱子钥匙放在我手中，说在里面她给我留有几样小东西，作为她住在我家的纪念。她还说：‘每当你打开箱子看见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希望你会回想起

100

① 指侍从。

我并为我的喜讯感到高兴。’

“说完，她向我作最后的告别。然后，在我儿子的陪同下，她从我眼前消失了。那一刻，我看着她美丽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一阵阵的剧痛锥心！……”

101 “三小时后，我儿子回来了。他满脸泪水地咒骂萨尔达尔及其卑鄙的副官。我尽量使他从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让他坐在我身边，要他尽可能全面地讲述她遇害的情况。他呜咽着回答说：‘妈妈，我几乎无法形容我看到的景象。我们直接前往城门外的伊尔哈尼花园。在那里，我惊恐地发现萨尔达尔和他的副官沉溺于放荡无耻的行为，他们喝了酒，满脸通红，放声大笑。到了大门口，塔希丽下了马，把我叫到跟前，要我充当她与萨尔达尔之间的中间人……她说：“他们显然想要勒死我，为此，我早就准备了一张丝质方头巾。我把它交给你，希望你劝那个放荡的酒鬼用它取走我的性命。”’

“‘我到萨尔达尔面前，发现他烂醉如泥。我靠近他时，他嚷道：“别打断我们喜庆的兴头！把那可怜虫勒死，将尸体扔进坑里！”我对这样的命令极为吃惊……就去找他的两个侍从。我与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就把塔希丽交给我的头巾递给他们……那张头巾被缠在她的颈项上，成了她殉道的工具。之后我立即赶到园林工人那里，问他是否能建议一个掩埋尸体的地方。令我大为高兴的是，他给我指了一口最近开挖而尚未完工的井。在其他几个人的帮助下，我把她放进她的坟墓中，按照她自己希望的方式用泥土和石块填满井口……’

“我一边听儿子讲述这个悲惨故事，一边流着热泪。我感情上简直受不了，以致扑倒在地，不省人事……”

“我凝视着她的尘世遗物，仔细默想着她命运多舛的一

生，怀着惊异的心情回忆起她大无畏的勇气，她的热情，她的高度责任感和无可置疑的献身精神。这使我想起她的文学造诣，沉思她以国内任何妇女都不可能显示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监禁、羞辱和诽谤。我想象那张脸，唉，已埋在一堆石头下的楚楚动人的脸。回忆着她充满激情的流利口才，心里觉得很温暖……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种对她的广博学识和精通伊斯兰教圣文的意念，快得自己觉得有些惶惑。最重要的是，她对她所接受的信仰的高度的忠诚，她为这一信仰辩护的热情，她为圣道忍受的痛苦和磨难，她给信徒们树立的榜样，她为推动圣道所提供的动力，她在同胞心中为自己铭刻下的名字，所有这一切，站在她的箱子旁边的我都一一想起来。我想不通什么使这样伟大的妇女抛弃所有财富和应有的荣誉而支持设拉子的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所提倡的信念？我暗想是什么力量使她脱离家庭、亲属，是什么力量支撑她走过风雨人生并最终走进坟墓？……”¹⁷

东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妙笔生花地记述过塔希丽的生平，以及她对妇女解放事业产生过的巨大影响。英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E. G. 布朗教授写道：“出现古拉图-艾因^①这样的女性，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在波斯这样的国家更可谓奇观，不，简直是奇迹。同样由于她惊人的美丽、罕见的聪明才智、激情的雄辩口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以及她光荣的殉教，她在妇女同胞中是无与伦比的不朽人物。即使巴比教没有任何其他伟大之处，那么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它产生了古拉图-艾因这样的女英雄。”¹⁸

① 古拉图-艾因意为“眼睛之慰藉”，是塔希丽的称号之一。



巴哈欧拉在黑坑监狱遭受苦难可不是短短几天，而是持续了漫长的四个月。在害虫丛生的漆黑的地牢里，巴哈欧拉坐在冰冷、肮脏的地板上，呼吸着恶臭的空气，双脚戴着木枷，头颅在锁链的重压下低垂着。祂看到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带进来，又不断地被带走处死。虽然祂是巴孛最为显赫和卓越的追随者，但祂本人的性命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国王的母亲一直要求将祂处死，渴望获得太后垂青的人也曾在这祂的食物中下毒，想要取祂性命。这次毒害的作用在此后多年里严重损伤了祂的身体，但并没有让祂因此丧命。这已经不是祂的敌人第一次想要害祂却以失败告终了。巴比在巴达什特的会议——由巴哈欧拉主持——结束后，当时的国王就曾下令逮捕祂，并发誓要将祂处死。几天之后，国王死了，他的命令也不再具有效力。还有一次，巴哈欧拉正在去往塔巴尔西，准备与穆拉·侯赛因和库杜斯会合，当地手握大权的教士们宣布祂为异教徒，并宣判处死祂。与此同时，一群四千人组成的野蛮暴徒欲实施突袭，把祂撕成碎片。但是代理总督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并设计将巴哈欧拉从他们手中救了出来。行刺国王的事件发生后，巴哈欧拉骑马前往行宫，国王的母亲公开指控巴哈欧拉应为这桩罪行负责，并叫嚣着要将祂处死，巴哈欧拉似乎必死无疑。但每一次，天意之手都将祂从死亡的口里夺回来。祂注定要生存下去，并完成上帝命定的使命。



巴哈欧拉被带到黑坑监狱后，祂的宅邸被洗劫一空。在那

些可怕的日子里，祂温柔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孤独无助。他们的仆人在恐惧中四散而逃，他们的朋友和亲属也不敢靠近。巴哈欧拉忠诚的弟弟米尔扎·穆萨是唯一一个伸出援手的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在城里最贫困的角落找了一个住处。在那里，阿西叶·哈努姆和孩子们可以躲过敌人的怒火。

几天的时间过去了，阿西叶·哈努姆依然不知道她的丈夫遭遇了什么，是否还活着。她十分担忧孩子们，不敢让他们片刻离开自己的视线。那些日子里，她身无分文，只好把衣服上的金扣子卖掉，给孩子们买食物。她的一个孩子回忆说，有一天，他饿了，母亲就在他手里放了一点干面粉，因为这是她唯一能提供的营养品。

当街上传来鼓声和暴徒们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声时，阿西叶·哈努姆就知道又有一位巴比信徒遇害了。她会戴上面纱，到外面去看一下那个可怜的受害者是谁，心中永远充满了恐惧，因为担心下一个就是她丈夫。她六岁的女儿记得，那时她会蜷缩在角落里，紧紧抱着她的弟弟，每当人群的吼叫声传来时，她都会吓得瑟瑟发抖。

巴哈欧拉的长子阿巴斯当时八岁，父亲的离去让他黯然神伤，什么都不能带给他安慰。监狱的一位官员对巴哈欧拉很友好，在他的帮助下，阿巴斯获准去见他的父亲。有位可靠的仆人知道他的女主人和孩子们的住处，他乞求阿西叶·哈努姆允许他带阿巴斯到监狱，并保证会把他安全地带回来。看到儿子因为与父亲的离别而痛苦万分，阿西叶·哈努姆勉强准许了仆人的请求。

仆人带着阿巴斯走过了漆黑的通道和三段陡峭的台阶，但

是在走到大门之前，他们听到了巴哈欧拉的声音：“不要把孩子带到这里来。”阿巴斯又被带到了上面，但祂不见父亲就不肯走。随后他们得知，囚犯马上要上来放风，于是他们就等在院子里。

105 阿巴斯那天见到的情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干净整洁、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走路时特别优雅、庄重。现在父亲却像老人一样佝偻着身子，锁链把祂和其他犯人拴在一起，沉重的锁链让祂举步维艰。而且脖子上的那条锁链已经割进肉里，伤口周围肿胀得厉害。祂衣衫褴褛，没有鞋子，头上戴着的帽子也没有顶。头发和胡须都凌乱不堪，如同一名乞丐。眼前情景之残酷令这个敏感孩子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冲击，让他无法承受，一下晕了过去。随后阿巴斯被带回到母亲那里。



巴哈欧拉被关押在黑坑监狱的数月期间，巴比们的命运也跌到了谷底。巴孛追随者中的花朵被无情地摧折，每一天都有人在大屠杀中丧命，敌人的复仇欲望似乎无法得到遏制。活下来的人陷入巨大的悲恸之中，而且孤立无援。信仰的名声因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年轻人犯下的疯狂罪行而遭到玷污。为了圣道，温柔的巴孛受尽苦难并最终殉道，穆拉·侯赛因、库杜斯、瓦希德、霍贾特、塔希丽以及成千上万的人献出他们的生命，难道这样一个圣道要划上句号了吗？

在阴暗的地牢中，巴哈欧拉仔细思考了诸位殉道圣贤和英雄的生平，以及幸存下来的茫然无助的巴比们未来要面对怎样

的命运。想到信徒们已经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眼下的巴比社团正面对如此恶劣的处境，祂便心痛不已。正是在这段饱受苦难的时期，巴哈欧拉获得了关于神圣天启的最初的昭示。在这一天启中，祂被选为代言人，要将新天启传授给世界，并带来全人类的新生。

上帝选择了世界各宗教的创始人，来作为祂在世间的代表和指引人类的信使。上帝和创始人之间的关系是他人无法理解的。过往的宗教经典中曾经提及这些神圣之人与全能者之间还有一个媒介，都是用一些有象征意义的词汇表达的，比如圣火、燃烧的荆棘、圣灵、圣鸽以及天使加百利。巴哈欧拉写到曾有“至大之灵”降临并与祂的灵魂对话，并且是以“天女”的形象出现的。

上帝启示的接受者经历的灵性体验同样超出了凡人的理解。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那道面纱被刹那间掀起，我们得以一瞥那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巴哈欧拉向我们讲述了祂在黑坑监狱中的一些灵性经历。祂写道：“在饱受磨难之时，我听到头顶上方一个无比奇妙而悦耳的声音在呼喊。我转过脸，看见一位天女——我主圣名之念记的化身——浮现在我面前。她的内心如此充满欣喜，以至于她的面庞洋溢着上帝愉悦的神情，她的双颊焕发出万恩者的光彩。她于天地间发出召唤，令世人的心魄为之倾倒。她对我的躯体和灵魂同时传达佳音，令我的灵魂及上帝之荣耀仆人的灵魂欣喜莫名。她用手指着我的额首，对天地万众说：‘以上帝之名！祂是万千世界里最受敬爱者，而你们却懵懂不知。祂是你们当中上帝之美尊，是你们当中上帝统御之权杖，唯愿你们明白。祂是上帝的奥秘和瑰宝，是上帝赐予启示王国与创造王国里芸芸众生的圣道和荣耀，唯愿你

106

们属明察之士。’”¹⁹在另外一个篇章中祂又写道：“一天夜里，在梦境中，我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个崇高的声音：‘确然，我将使祢通过自身及祢的圣笔赢得胜利。切勿因自己的遭遇而沮丧，亦不可畏惧，因为祢必安然无恙。不久，上帝将召集世间之灵杰，即经由祢自身及祢的圣名而援助祢的人；上帝正是通过祢的圣名唤醒这些承认祂的人的心灵。’”^{20①}

107

在回忆神圣召唤给祂带来的巨大冲击时，巴哈欧拉后来写道：“在被囚禁于德黑兰这座牢狱的日子里，粗砺沉重的锁链和浑浊恶臭的气味使我难以入睡。可就在难得的短暂睡眠之中，我感到有什么东西自头顶涌向胸膛，仿佛是一股瀑布自高山之巅飞速倾泻大地。于是我的四肢像火烧一样灼热起来。此时此刻，我嘴里所念诵的，无人忍听。”²¹

就这样，在黑暗的地牢中，当巴孛的圣道陷入绝境之时，一个神圣的天启诞生了，它注定要实现巴孛的应许，并将其光芒洒向全世界。



尽管国王的母亲和想要取悦她的人都想谋害巴哈欧拉的性命，但巴哈欧拉的那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和亲属正在努力帮祂从

① 巴孛和巴哈欧拉的圣作是以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写成，都属于极其华丽的语言。而且，祂们的文风通常是激昂、高雅的，翻译成现代英语会很大程度上失掉其华美和雄浑。熟悉源语言伟大文学传统的人对此尤为明白。巴孛和巴哈欧拉的圣作能让人陷入冥思，因此所选择的英文译文风格也是更适合展现源语言的这一精神的。

黑坑监狱获释。祂的兄弟姐妹都竭尽全力去说服首相释放祂，而且首相本人完全知道巴哈欧拉是无辜的。俄国公使²²是巴哈欧拉的众多仰慕者之一，他也向波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公平地审判此案，即使目前已经明确的一点是巴哈欧拉与行刺无任何关联。国王最终同意从黑坑监狱释放巴哈欧拉。

一位大臣²³奉命将巴哈欧拉带到首相那里。当此人在黑暗的地牢中认出巴哈欧拉，并且看到了囚禁环境如此可怕时，他公开谴责首相以如此不人道的手段对待巴哈欧拉。在带巴哈欧拉离开地牢的时候，他脱下自己的斗篷，想要披到巴哈欧拉肩上。但巴哈欧拉拒绝了，因为祂希望穿着囚服出现在首相及其幕僚面前。

首相一看到巴哈欧拉就说道：“如果当初你选择听从我的劝告，如果你当时脱离了与赛义德-巴孛的信仰的关系，你决不会遭受这些痛苦和侮辱。”巴哈欧拉立刻回复道：“而你，如果你听从了我的忠告，政府的事务就不会弄到这样危急的地步。”首相想起在巴孛殉道后他与巴哈欧拉的对话，当时巴哈欧拉就曾警告他“已经点燃的火焰将更猛烈地燃烧起来”。他继而说到：“唉，你发出的警告已经应验了。你现在对我有什么忠告呢？”巴哈欧拉告诉他说：“命令全国各地的总督停止滥杀无辜，停止劫掠财产，停止侮辱妇女和伤害儿童。叫他们停止迫害巴孛的圣教，别再妄图消灭巴孛的追随者。”²⁴

当天首相就通告波斯所有的总督，命令他们停止可耻的迫害行为。他对他们说道：“你们所做的已经够了，停止逮捕和惩罚民众。不要再扰乱你们同胞的和平与安宁。”²⁵这些指示是有效果的，虽然很多贪婪的总督及其下属并不急于执行命令，因为他们就是靠抢掠巴比信徒的财物发家致富的。

巴哈欧拉已经是无家可归。祂被带到了弟弟家中，祂的弟妹和阿西叶·哈努姆料理了祂的伤口，日夜服侍祂。虽然巴哈欧拉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而且由于几个月里处于黑暗的地牢中，祂的眼睛还不适应见光，但祂仍然给人一种容光焕发的感觉，这是在祂被带到监狱之前不曾有过的。谁都不知道囚禁于黑坑中的巴哈欧拉有过多么伟大的灵性经历。

109

此时的国王志得意满，因为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将巴孛领导的可怕运动连根铲除了。的确，从一切外在的表现来看，新信仰及其悲痛欲绝的追随者已经完全陷入沉寂。但国王仍然忌惮巴哈欧拉的影响力，担心祂让支离破碎的巴比社团重新焕发生机。因此，国王签署命令，将巴哈欧拉及其家人逐出波斯，限他们一个月之内必须启程。

接到圣旨时，巴哈欧拉刚刚和家人团聚不久。朝廷没有为这种残酷不公的处置给出任何解释。俄国公使得知国王的命令后，代表俄国政府向巴哈欧拉发出了邀请，希望祂能去往俄国，因为那里可以保证祂的人身安全。但巴哈欧拉并不在意自己的安危，祂选择去了伊拉克，因为在那里，祂可以为散落在各地的悲伤、茫然的巴比们带去安慰。

巴哈欧拉完全没有时间恢复体力，也没有时间为即将到来的漫长而可怕的旅程做充分的准备。1853年1月12日，祂从德黑兰启程，正是那个尤为严酷的冬天中最寒冷的日子。冬季要去往伊拉克，就必须翻过大雪覆盖下的崇山峻岭，而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骡子。与巴哈欧拉同行的，有阿西叶·哈努姆，阿巴斯和他年幼的妹妹，米尔扎·穆萨和巴哈欧拉的另外一个弟弟²⁶，他们宁可踏上流亡之路，也不愿与巴哈欧拉分离；还有一名皇家卫队的军官，以及代表俄国公使馆的一位官

员。巴哈欧拉的小儿子因为太过年幼、无法适应这样的行程而被留在了德黑兰，由阿西叶·哈努姆的母亲代养。与这个孩子的分离让本就饱经苦难的巴哈欧拉及其家人又添新痛。

在离开德黑兰之后的行程中，巴哈欧拉写下了这样一篇祷文：“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渴望！……祢以祢至高权能之力创生了这粒尘埃，并以祢不受约束之手养育祂……祢已为祂命定了任何口舌都无法形容、祢的书简也不能充分描述的考验和苦难。祢曾使祂的颈部习惯于丝绸的轻柔抚摸，最终却使它被粗重的锁链紧紧缠绕；祢曾使祂的身躯安适于锦缎绫罗，最终却使它沦落地牢备受屈辱。……多少夜晚，沉重的镣铐足枷令我无法安寝；多少白昼，他们的虐待折磨使我不得安宁和平静……直到最终，祢发出既定之谕令，吩咐本仆人离开波斯，陪伴者唯有若干老弱幼稚。时值严冬，寒风凛冽，令人结舌无语；冰天雪地，令人寸步难移。”²⁷

110

巴哈欧拉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没法消化路上仅有的粗糙食物，因此阿西叶·哈努姆总是担心祂的健康。一天晚上，她弄到了一点面粉，想用手头一点食材为祂做块蛋糕。让她伤心的是，她在黑暗之中把盐当成了糖，最后做出的蛋糕也无法下咽。

每当经过一个有公共浴室的地方，阿西叶·哈努姆就会把他们的衣物带去洗，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能找到热水。她纤弱的双手完全不适应这样的粗活，反复的搓洗让双手变得又红又肿。在严寒之中晾干衣服也是个大问题。但阿西叶·哈努姆从未抱怨过。她心中唯一惦记的是如何照顾身边的这些人，虽然巴哈欧拉被带到黑坑监狱时她便已经怀孕，而此时身子已经沉重了。

他们终于走完了艰苦的山路，平原上的行程轻松了很多。这里有人认识巴哈欧拉，并且对他表现出了友善和尊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巴哈欧拉的短暂逗留中，有一个村子的村民对巴哈欧拉生出无限热爱，到后来，凡是从这里经过的巴比信徒都能得到他们的友善对待。三个月后，这一行人抵达伊拉克，花园和橘子林已见春色，巴哈欧拉的健康也开始好转了。

V

1853—1862

当时的伊拉克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里的大部分民众——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土耳其统治者——都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但是南部的卡尔巴拉却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有大量的波斯人居住在那里，同时还有什叶派的一些最有权势的教士。从波斯来到这里朝圣的人络绎不绝。

巴哈欧拉抵达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时，发现这里的巴比社团因邻国波斯的烈祸而陷入恐慌之中。他们散布在各个城镇，生活在性命不保的忧惧中，却又无人可以投奔，也看不到一丝希望。出现在伊拉克的巴哈欧拉就像磁石一样，把大家吸引到了一起，为大家注入了新的热情和勇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波斯的巴比也来到了这里，在巴哈欧拉的指引下，他们逐渐成了一个著名的社团，而他们表现出的诚实等高贵品格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没过多久，巴格达就有许多民众被吸引到了巴哈欧拉身边。尽管祂生活在贫困之中，但祂的高贵和优雅，祂对朋友和陌生人的无尽的爱，赢得了许多名流和高官的仰慕，穷人也把祂视为挚友，因为身处贫困的祂从来都是毫不吝啬地与人们分享。

但是，当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弟弟叶海亚也来到巴格达，并加入流放者之中后，伊拉克巴比社团的平静很快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的父亲去世时，叶海亚还只是个孩子，巴哈欧拉比他大十三岁。在他成长过程中，巴哈欧拉像慈父一样照顾他。但叶海亚逐渐开始嫉恨周围的人们对巴哈欧拉表现出的敬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中对兄长的嫉妒不断加深。

叶海亚虽然自称是巴比信徒，却从来不愿意与这个深受迫害的社团共担苦难。波斯国王遇刺后，他乔装打扮，躲进了北部的丛林地区，然后又各地逃窜躲避，生怕被别人认出来。

如今巴哈欧拉在巴格达安定下来了，眼下的巴比们也没有遇到危险，于是他便赶来投奔兄长，因为他知道兄长永远都愿意帮助和保护他。但是他不希望穆斯林知道他是一名巴比，于是用尽了各种可疑的办法来隐藏身份，甚至还改姓换名，假装自己是一名阿拉伯布料商人。与此同时，巴哈欧拉在该城日益崛起的声望也让他的嫉妒之心日渐失控。他开始实施一桩针对巴哈欧拉的阴谋，在巴比信徒中间传播关于巴哈欧拉的谎话和谣言，令人们对自己的灵性导师产生了疑惑。

巴哈欧拉不愿揭穿叶海亚的真面目。祂总是很体谅，反复建议弟弟悬崖勒马，避免巴比社团的分崩离析。但是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熄灭叶海亚心中多年积攒的妒火。他给波斯的巴比们写信，说巴孛早就指派他为继任者，而巴哈欧拉正在图谋篡夺这一地位。

巴孛从奇赫里格的监狱里给巴哈欧拉写信时，考虑到巴哈欧拉在传扬新圣道方面声名远播，为了保护祂，便决定将所有信件寄到叶海亚名下，因为当时的叶海亚只是一个十几岁的鲜为人知的少年。巴孛指定叶海亚为祂的提名人，在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出现之前担任名义上的领袖。叶海亚如今却宣称自己是巴孛的继任者，而实际上巴孛从来没有指认继任者，因为祂知道应许者即将出现。

114 叶海亚层出不穷的诡计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巴比信徒中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变得越来越不团结。巴哈欧拉十分伤心。祂为了挽救日益恶化的局势所采取的所有措施收效甚微，于是祂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祂在那些日子写下的祷文和其他圣作对此有所反映。祂在其中一篇祷文中对上帝说道：“我的哭泣如此悲伤，以至于我无法提及祢，也不能吟唱祢的赞

歌。”祂在另一篇中写道：“我的悲叹之声如此响亮，以致每一位追悼自己孩子的母亲都感到惊讶，进而止息了她的哭泣、她的悲伤。”¹

一天早晨，家人醒来后，发现巴哈欧拉不见了。祂装扮成托钵僧离开了巴格达，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里。祂宁可忍受与家人离别的痛楚，也不愿留下来成为巴孛的追随者不和一个原因。祂后来写道：“我之所以隐退，唯在避免成为信徒间失和之因、同伴困扰之由、伤害他人灵魂之柄及任何心灵忧患之源。”²



巴哈欧拉从巴格达启程，经历了漫长的路途，来到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斯坦荒野地区，住在一座山的山洞里，距离最近的居住区要走三天，除了鸟儿和野兽再无其他陪伴。在提到那些日子时，祂这样写道：“我双眼洒下多少苦楚的泪水，我流血的心中澎湃着剧烈创痛的海洋。多少夜，我没有食物可以果腹；多少日，我身体不得宁息。”³

没有了世俗的牵绊，祂饱受伤害的灵魂可以与造物主自由交流。祂的时间都用于祈祷和冥想。祂在这段日子写下的动人诗歌和祷文中，回想了祂动荡的经历，并预言了祂向世人宣示了自己的使命后将要遭受的苦难。祂赞美了以祂为信使的神圣天启的荣耀和奥秘，并宣称为了弘扬上帝之圣道，完成祂神圣命定的使命，祂决意牺牲一切，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115

淳朴的农民一年要来这里两次：播种和收割。守夜的时候，他们听到巴哈欧拉吟唱对造物主的赞美，并且同外界的人

讲述了山里住着的这位神圣之人。

巴哈欧拉有时会去苏莱曼尼亚小镇，去公共浴室洗澡，再买一些食物。祂总会去神学院停留，不过由于祂从不发言，所以也没有人觉得祂有什么学识或智慧。

有一次，巴哈欧拉在苏莱曼尼亚时，看到一个小男孩在路边哭泣。巴哈欧拉问他为何哭泣，小男孩说他没有临摹的范本，完成不了第二天要交给老师的书写练习。巴哈欧拉让他不要伤心，说自己可以为他写一个范本，这样他就不会受罚了。男孩的老师看到巴哈欧拉优美的书法时惊呆了，把书法给神学院的其他老师看了。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最好的书法范例，绝不会出自寻常的托钵僧之手。他们心生好奇，开始想办法与巴哈欧拉联系，并逐渐认识到祂的确不是普通的托钵僧，而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从那时起，每当巴哈欧拉去苏莱曼尼亚，他们都会热情地欢迎祂，并且从祂身上学到了许多。

后来，苏莱曼尼亚的一个居民做了一个梦，梦到先知穆罕默德出现在他面前，并且让他去寻找山里的神圣之人。不久之后，一个在库尔德斯坦深受尊敬的教团领袖带着几位门徒前来拜访巴哈欧拉，并恳求祂住到镇上的神学院里。巴哈欧拉不愿从山上搬走，但在这位宗教领袖的反复请求下，祂也只好同意了。

116

苏莱曼尼亚的神学院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全国上下都视其为重要学府。不同教团的学者和领袖经常在这里集会，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包括时下流行的科学和艺术，神圣经文的评注中的深奥篇章，以及著名神秘主义者的著作。

有时，巴哈欧拉也会参加这样的集会，用祂广博的知识和见解征服了那些卓越的参与者。逐渐地，每当遇到那些令众人

困惑不解的疑难问题时，他们总会请巴哈欧拉为他们澄清。到最后，他们对祂已是十分钦佩，认为只有祂能完成一项其他人都不敢接受的挑战。他们说：“迄今为止，在神秘主义者、智者和博学者之中，无人能够写出在韵律和格律上能与伊本·法里德^①写的那两首颂诗中较长的……那首相提并论的。我们恳求你用相同的韵律和格律为我们写一首诗。”⁴

巴哈欧拉是波斯人，从未学习过阿拉伯语，但祂还是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与他们坐在一起，完全按照他们要求的方式，口授了不下两千句诗文。巴哈欧拉表现出的惊人才华让这些博学的观众大为惊奇，同时也非常兴奋。他们一致承认，巴哈欧拉写下的每一句诗文都在力量和意境上超过了这位著名的诗人。

纯粹从文学的角度，阿拉伯的学者将巴哈欧拉的这首诗视为经典。该诗的主题是歌颂和赞美熏陶了巴哈欧拉灵魂的“至大之灵”，其中有一段是祂和代表了圣灵的“天女”的对话。

巴哈欧拉的名声在整个库尔德斯坦地区传播开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伊斯兰教法博士的注意。许多王子和圣者现在都会关注祂的日常活动。祂通过交谈和信件回答他们的问题，阐释许多复杂的宗教议题，启迪他们的心智，在他们眼前打开一条此前完全不知晓的灵性道路。

117

巴哈欧拉受到了无上的尊敬，有的人称祂为“未可见之人”，也有人说祂是“宇宙之轴心”，还有人相信祂拥有先知的地位。巴哈欧拉的众多仰慕者当中有三位著名的教团领袖⁵，其中有一位在其拥护者心中拥有不亚于土耳其苏丹⁶的地位。

① 著名的埃及神秘主义者。

人们对巴哈欧拉的情感并不仅仅是钦佩和尊敬。祂俘获了所有认识祂的人的心。没过多久，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居民，无论其地位高低，都对巴哈欧拉充满了真挚的热爱和忠诚。至今，库尔德斯坦仍有很多人铭记着这位高贵的托钵僧在先辈的年代来到了他们的土地上，给他们留下了宝贵的记忆，并且将祂居住过的山视为圣山⁷。拥有巴哈欧拉信件或其他圣作的人们将其视为家族的福佑，是绝对不会出让的无价之宝。

巴哈欧拉居住在库尔德斯坦的这段时间，虽然拥有巨大的光环，但却生活在贫困之中。祂穿着托钵僧的粗陋衣服，吃着不足以果腹的食物。祂用自己的莅临为这块土地带来了荣耀，但这里的人们都不知道祂的真实身份，只是称祂为“无名者”。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说起祂，本国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也都知道有这样一位圣者。



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已经两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巴比社团的命运遭到了重大的挫折。身为巴孛的提名人，叶海亚担心被别人认出，躲到了谁都找不到他的地方。他禁止巴比们与他联络，并且威胁说任何提及他住处的人都会被开除教籍。一方面，他极端怯懦；另一方面，他过着堕落的生活。巴比们也因此离他而去，但又找不到其他人提供指引。有一些人开始自称领袖，这进一步加剧了巴比信徒之间的分裂。许多人从巴孛的圣道中脱离出去，有的人自甘堕落，做出了玷污信仰名声的事情。那个曾经团结、高贵、备受巴格达居民尊重的社团已经不复存在了。

巴哈欧拉的家人遭受的考验和磨难就更多了。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之后，叶海亚决定与他们一起住一阵子。因为巴哈欧拉希望弟弟得到友善的对待，所以阿西叶·哈努姆竭尽所能地让他舒服地生活在自己家中。但是叶海亚却是一个很难伺候的客人。他总是害怕人们找到他的住处，因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们的房子，甚至禁止孩子们到外面去。阿西叶·哈努姆抵达巴格达后生下的那个孩子生病夭折了，叶海亚不让任何人到外面去埋葬孩子。阿西叶·哈努姆把孩子的尸体交给了门前的陌生人，而她始终都不知道孩子究竟葬在了什么地方。若不是巴哈欧拉忠诚的弟弟米尔扎·穆萨一直竭力帮助，阿西叶·哈努姆和孩子们的生活定会更为艰辛。不过，叶海亚后来决定再次改换住所。米尔扎·穆萨租下了一个宅子，他的家人以及巴哈欧拉的家人搬进去住到了一起。

那些日子里他们受到了许多考验，其中与巴哈欧拉的分离是令他们最难承受的。那时已经十二岁的阿巴斯说，与父亲的分离让他少年老成。阿西叶·哈努姆，这位圣洁的女士从不抱怨，耐心地承受着她的苦难，谁都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了那些伤心的日日夜夜。

之前，她想办法省下了一块华丽、漂亮的布料，打算留下来给巴哈欧拉做一件长外套^①。如今，她裁好布料，开始缝制。当她做这件外套时，内心泛起了怎样的悲伤之洋，眼中流下的泪水包含了怎样的痛苦！挚爱者还会回来穿上她做的衣服吗？

有一天，阿巴斯和米尔扎·穆萨在市场上无意中听到了别

① 当时的男子会在便装外面再套一件长的外套或披风。

人的对话，得知库尔德斯坦住着一位圣洁、神秘、令人称奇的托钵僧。他们进一步打听之后，相信这位托钵僧一定就是巴哈欧拉。两人立即请米尔扎·穆萨的岳父⁸前去找祂，并带去了他们的恳求信，希望祂回到巴格达。就连背信弃义的叶海亚也受到了感动，一同写信请求巴哈欧拉回来。

从巴格达派出的信使在苏莱曼尼亚的神学院里找到了巴哈欧拉，后来他这样讲述道：“我发现跟祂一同住在那个地方的所有人，上自他们的校长，下至最为低微的新人，都如此痴迷于对巴哈欧拉的热爱，甚至因祂的这种挚爱而失去自制力，他们对巴哈欧拉的可能离开毫无准备，我确信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此行的目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刻置我于死地。”⁹

巴哈欧拉得知了自己离开后巴格达发生的一切。祂了解到，巴比社团已经分裂甚至严重地堕落了。叶海亚则通过几位亲近的党羽，继续阴谋中伤巴哈欧拉，破坏祂为弘扬巴孛的圣道所做的一切。尽管那时的巴比信徒们已经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但他们却不能弥补他对社团造成的伤害，而且很多忠诚的信徒依然期待巴哈欧拉能够回来，治愈眼下的创伤。

巴哈欧拉看了信使带来的恳求信，知道自己平和、安静的日子结束了。祂怀着沉重的心情，与库尔德斯坦那些亲爱的朋友们和仰慕者道别，踏上了重回巴格达的道路。祂说，若不是因为巴孛的圣道“濒临被完全湮灭的边缘，抛洒在上帝之路上所有神圣的鲜血将付之东流，我决不会同意返回到巴扬之民^①中间……”¹⁰

巴哈欧拉发现，巴格达昔日欣欣向荣的巴比社团已经完全

① 巴比们。

解体，巴孛的圣道也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伤心欲绝的祂重新下定决心，挽救眼下这令人心痛的局面。祂的智慧、友爱和耐心结出了美好的果实。在祂的指引下，一个强大、团结、道德高尚、理想宏伟的新社团诞生了，而且这个社团注定会在它整个的历史中日渐强大。

对巴哈欧拉的生命和整个巴比社团的生命而言，回归巴格达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的开端。虽然此时还没到祂宣示自己神圣使命、表明自己就是巴孛不断提及之人的时候，但祂的伟大已经开始展现在朋友和敌人面前。巴比们团聚在祂的周围，坚定不移地忠诚于祂，在一切活动中都仰赖祂的指引。这段时间，祂通过每天的交谈，通过启示洋洋洒洒的圣作，祂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改变了他们的品格。祂向他们反复提及信仰的基本真理，教导他们要做到诚实、真诚、谦卑、耐心和自我牺牲，禁绝诽谤和报复，注重艺术和科学的修养，服从所在国家的法律。巴孛早期的信徒以极大的热情和忠诚为圣道献出了生命，现在，巴哈欧拉又在人们心中重新注入了这种热情和忠诚。如今的巴比信徒虽然数量不多，但再一次获得了巴格达民众的尊敬，并将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他们的信仰中。

许多博学的巴比从波斯来到了巴格达，希望能见到叶海亚并澄清某些重要问题。但由于叶海亚不与任何人会面，这些人便转而向巴哈欧拉寻求指引，而在祂身上，他们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一切。巴哈欧拉智慧和深邃的见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受吸引，返回波斯后，向巴比们传扬了祂的伟大之处，同时还带回了能够证明祂的光辉的圣作。其中有些人甚至意识到祂就是“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即巴孛预言即将到来的伟大者。尽管巴哈欧拉不允许他们向别人透露这个秘密，

波斯全国的巴比们还是感受到了祂的话语的影响力。



巴哈欧拉离开库尔德斯坦后不久，祂的朋友们便到巴格达来寻找他。众多库尔德名流和著名宗教领袖来到了巴哈欧拉的小宅之中，引起了巴格达一些宗教领袖的兴趣。他们也迫切地想要结识巴哈欧拉。其中就有巴格达声名远播的穆夫提^{11①}，此人成为了巴哈欧拉最早的仰慕者之一。

越来越多的神秘主义者、诗人、贵族和政府官员都受到了巴哈欧拉的吸引，这其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有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这些人也起到了传扬巴哈欧拉名声的作用。连访问巴格达的一些波斯亲王也会放下架子，坐到巴哈欧拉脚边聆听祂的话语。

巴哈欧拉简朴的接待室里贵客不断。一位亲眼见过的人¹²写道：“房间专门腾出来用于接待巴哈欧拉的拜访者，尽管年久失修、看上去要塌下来似的，但……可以与‘至尊天堂’相媲美。低矮的屋顶似乎直抵星辰，尽管屋里仅有的摆设不过是棕榈枝编成的单人沙发……可依然像磁铁一样吸引了王子们的心。”¹³一位王子¹⁴迷上了这个房间，决定把它完完全全地复制到自己的宅邸中。听说了王子的这一打算，巴哈欧拉微笑着说道：“他可以成功复制这座用泥浆和稻草盖的、还带着小花园的房子，外观上完全可以一模一样，但他有能力打开它通往上帝隐形世界的灵性之门吗？”¹⁵另外一位王子¹⁶描述这个房间的氛围时说道：“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点，如果世界上所有的

122

① 伊斯兰教逊尼派在每个城市的最高宗教领袖。

悲痛全部涌入我的心中，我感觉，只要在巴哈欧拉尊前，它们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仿佛我走进的就是‘天堂’。”¹⁷

巴哈欧拉的朋友们并非仅限于上流阶层，祂与普通民众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穷人、孤儿、病人和残疾人都能得到祂的关照。所有人都仰赖祂的仁爱和慷慨。每当遇到麻烦时，他们都会来向祂寻求帮助，而且没有人失望而归。

巴格达的男子有在咖啡馆会面的习俗，他们会在那里交际、交流想法，甚至做生意。巴哈欧拉也会去这些咖啡馆，其中有两家是祂几乎每天都要光顾的。许多人都会到这些地方来见巴哈欧拉，祂则会公开地向大家讲述巴孛的圣道和新时代的教义。所有人都迫切地聆听祂的话语，有些人还加入了巴比社团。

巴哈欧拉每天都预留出几个小时来会见巴比们。他们都把祂的话语视为灵性成长的源泉，并非常珍惜在祂面前度过的每一个时刻。有时，巴哈欧拉也会到他们简朴的家中。这些人虽然收入非常微薄，有时也会邀请祂来用餐。他们通过感恩的祈祷、赞颂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愉悦，直到深夜。那些都是令人永生不忘的欢乐时刻。这些巴比信徒生活简朴、家无长物，对此巴哈欧拉十分满意。祂自己的生活也同样简朴，在巴格达有段时间，祂只有一件上衣，洗完、晾干然后穿上，如此往复。

巴哈欧拉从波斯离开一段时间后，祂的朋友和亲属想办法收回了祂的一些地产，并将从中获得的收入寄给了祂，但祂很少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祂总是心系穷人，不管自己有什么都会慷慨地与他人分享。

平时，巴哈欧拉与陪伴信徒和朋友呆在一起，除此之外，祂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从库尔德斯坦返回之后，祂的笔下涌现出了大量的圣作，这也是祂在巴格达生活期间的重要内容。有些是祂亲笔写下，更多地则是由一位担任祂秘书的巴比信徒¹⁸代笔。尽管这位信徒研究出了一套独有的速记法，笔录的速度非常快，但他仍然很难跟上巴哈欧拉急如湍流的语速。

巴哈欧拉的圣作不是预先想好的，而且祂也不会停下来思索和修正，授写过程总是毫不间断地持续几个小时。一位博学的巴比¹⁹曾经见过巴孛启示圣作的方式和速度，而在亲眼目睹了巴哈欧拉的启示过程后，他坚信这就是巴孛许诺的即将到来的那一位，那位远比自己伟大、以其圣作为明证的圣者。那位巴比这样写道：“我在此作证，巴哈欧拉所启示的经文，在启示的快速、在倾泻的轻松、在清晰、深刻和优美等方面，均优于我在巴孛尊前目睹到的诗节从祂的笔端倾泻而下的情形。”²⁰

巴哈欧拉在巴格达启示的圣作之一是《隐言经》。这是一部短小、精妙的冥想文合集，而且不是在同一时间写成。巴哈欧拉会独自行走在底格里斯河畔^①，冥想一段时间后，祂便回来写下这些动人心魄的语句。这部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成的文集讲述了上帝经由祂的传话者对人类发出的永恒呼唤。祂在开篇这样写道：

124

“本经自那荣耀之境降世，由那权能与力量之舌宣说，曾启示给以往的先知。我取其内在精华，为其披上简洁装束，以示恩于正直之士，使他们信守上帝圣约，毕生履行上帝的信

① 在巴哈欧拉的年代，这条河在巴格达郊区。

托，在灵界获取圣德之宝石。”

在《隐言经》中，上帝讲述了祂对受造物的爱，并呼唤人们也用爱去回应。祂说，祂一直在人们身边提供指引和保护，但人却不信任祂，并且忙于自己的幻念和无用的臆想。在上帝的灵性王国中，等待人们的是永恒的喜悦，而人却满足于此世短暂的财富和愉悦。上帝让人净化自己的心灵，做出公正的判断，以探索之心看待万物，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为他人的生活带去舒适，记得“穷人在午夜的叹息”，要看到自己而不是他人的过错，在经受考验和磨难时要有耐心。这些都是《隐言经》所触及的一些主题。如下是该书的节选：

“灵之子啊！我首要的劝谕是：拥有一颗纯洁、仁慈和光明的心！如此，你能成为一个亘古不灭、永续长存的王国。”

“人之子啊！我爱你的创生，所以我创造了你。因此，你要爱我，好让我记起你的名字，用生命之灵充实你的灵魂。”

“存在之子啊！我的爱是我的堡垒。凡进入者，便得安全与保障；凡离去者，定会迷失并消亡。”

“灵之子啊！我使你生来高贵，你却自趋卑贱。为着你的创生，你要挺而奋起！”

“至高者之子啊！我召唤你奔向永恒，你却寻求必朽。你为何背离我的意愿，只顾自己的追求？”

“人之子啊！己有过，勿非人。违此命，受谴责。我作证。”

“人之子啊！富贵降临，不必欢喜；屈辱加身，切莫哀戚。二者皆将消逝，不复存在。”

“世间的富人们啊！你们身边的穷人是我的信托。守护我的信托，莫只图一己安逸。”

“世间的压迫者啊！收回你们的暴虐之手，因我已誓言：施行不义概不宽恕。此乃我的圣约，无可更改地颁布于永存书简，并以我的荣耀之玺封印。”

“我女仆之子啊！引导向来源自言辞，如今却源自行动。人人皆须展现纯正与圣洁的行为，因言辞乃众所共有，而如此行为只属于我垂爱之人。你们要竭诚努力，以行动使自己卓尔不群。在这神圣光辉之书简，我如此劝谕你们。”

“人之子啊！除非服从我的诫命，在我面前谦恭，不然，哪怕你驰骋无垠太空，飞越浩瀚苍穹，也永远找不到安宁。”^①

这段时期巴哈欧拉还启示了《七谷经》，是对一位法官也是一位苏非^②所提的问题的答复。其行文中有许多神秘主义者熟悉的表达，被视为一部卓越的神秘著作。该书的主题是七个阶段，或称七谷，这是人的灵魂在找寻上帝的道路上所必须经过的。其中第一个是“探寻之谷”，行者在这个阶段要找寻挚爱者^③。要实现这一目标，人必须净化心灵，摈弃一切模仿，做出公正的判断，而且不可以受到爱与恨的左右。他必须有耐心，不能因为在途中遇到障碍而灰心。随后将有神圣的奥秘展现在祂眼前，他“将得到来自无形圣域的扶助，他的求索热度亦随之弥增”。

126

“在本旅程中，倘若他在上帝扶助下发现那无踪迹之圣友的一丝迹象……便能立即进入爱之谷。”在该谷中，“爱的

① 巴哈欧拉于1858年启示《隐言经》。

② 一个穆斯林神秘教派的成员。

③ 这里的“挚爱者”指的是上帝神圣天启的信使。

火焰熊熊燃烧；而爱火一旦燃烧起来，必将理智之果焚为灰烬。”“在本站，除了所爱戴者，爱者别无所思；除了圣友，爱者不寻他庇。”“爱，无欲求存，不冀求生；爱者，死中觅生，辱中求荣。”“故而，须以爱火烧毁邪恶自我之面纱，以使心灵纯洁和净化，进而能够认明大千世界之主的地位。”

“倘若爱者逃离爱之鹰的利爪，且得造物主确认，他便会计入知识之谷并由怀疑变为确信……他将睁开内在之眼，与所爱戴者私下交谈；他将半开真理与虔诚之门，关闭空想之户。”

“穿过知识之谷，即最后的局限层面，行者来到合一之谷。”“他步入圣友之神殿，与所爱者如密友般共处一室。”“他无视自己的名号、名望和地位，却在赞美上帝之中发现对自己的赞美。”“他用一体之眼看待万事万物，见到圣阳的灿烂光辉自那神圣本质之启端一视同仁地照耀所有受造物；整个受造界映照独一无二之光。”

接下来就到了“满足之谷”。“纵然在表观上，行者或许栖身于本谷之尘土，但在内心里，他们却雄踞奥秘含义之巅的宝座。”“在本层面，行者举目所及，皆乎圣友之美……因为他凭一叹将面纱焚毁，用一瞥将裹布解开。他以犀利之目凝视崭新创造；以明澈之心感悟微妙真理。”

“历经全然满足之诸层面后，行者来到惊奇之谷并飘荡于宏伟之洋，他的惊奇与时俱增。”“每一时，他都目睹一奇妙世界，每一刻，他都见证一崭新创造，一惊未平，一惊又起；他对一体之主的杰作如此敬畏，以至迷失了自己。”

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为“真贫绝无之谷”。“本站乃是亡于自我，活于上帝；贫于自我，富于所渴慕者。所谓贫，乃指匿

乏于受造界之物，所谓富，乃指充裕于上帝界之物。因为，一旦真爱之士与忠诚之友抵达所爱戴者的尊前，那被爱者的光耀之美与爱者的心灵之火必将燃起烈焰，焚毁一切面纱与裹布。诚然，他所拥有之一切，由心至肤，俱将燃烧，除圣友外，荡然无存。”



巴哈欧拉在巴格达启示的最重要的圣作是《笃信经》。有人描述它是：“波斯散文的典范，风格颇具创新、朴实与活力，思路极为清晰，论据令人信服，其不可抗拒的说服力无人能及……”²¹

巴孛有三位舅舅，其中一位²²向巴哈欧拉提出了一些问题，该书便是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巴孛的父亲去世后，祂的舅舅赛义德·阿里一手将祂带大，从祂的童年时代起就在祂身上看到了许多非凡的表征。因此当巴孛宣示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后，他毫无困难地接受了，后来还为巴孛的圣道献出了生命^①。另外两位舅舅忠诚于他们的外甥，也了解祂高贵的生命和超凡的品格，但是不相信祂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位^②，因为他们相信的神圣经书里所说的加伊姆降临之前的那些先兆还没有发生。

128 这两位舅舅中的一位曾经从波斯去卡尔巴拉朝圣，并且去巴格达拜访了巴哈欧拉，请祂解答自己心头的疑问，解释与他

① 见边码第66页。

② 等待的那位指的是“加伊姆”，巴孛宣称自己是加伊姆。见边码第73页。

们等待和期盼的唯一者的到来有关的预言。他把问题写在两页纸上，巴哈欧拉则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写下了大约有两百页的《笃信经》，回答了他的问题。

巴孛的这位舅舅是一位热忱、博学的穆斯林，熟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典籍。他的问题都是基于他在这些书中找到的迹象和预言。正因如此，《笃信经》多次提及这两大宗教的神圣经书，同时也从中做了大量引用。不过，巴哈欧拉阐释的主旨和解释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所有的宗教。我们可以把《笃信经》比作一把钥匙，巴哈欧拉用它开启了过往一切神圣经书中所蕴含的奥秘。

巴哈欧拉在这本书的开篇陈述了在真理的道路上达到笃信的前提条件：“……凡践行信仰之途、渴求笃信之醇者，须洁净自身，涤去尘间所有，即耳绝空谈，意除妄念，心断俗世钟情，目空必朽之物。他应信靠上帝，紧随上帝，遵循上帝之道。”²³

巴哈欧拉强调对唯一上帝的信仰，祂的本质超越了造物的理解。不过，上帝的品质，例如祂的爱、祂的知识和力量却体现在各大宗教的创始人身上，即祂在世间的代表，祂们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现^①。巴哈欧拉称祂们为显圣者，因为祂们彰显了上帝的属性。祂将祂们比作反射阳光的明亮的镜子。镜子并非太阳，但是它反映了太阳的品质，例如它的光和热：“……这些反映不朽荣光的太初明镜，亦只是无形中之无形者的表达。

① 上帝从远古时代就开始通过祂在世间的代表来指引人类，但这其中的许多位是不为我们所知的。也有一些是出现在巴孛之前的历史人物，包括亚伯拉罕、摩西、克利须那、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

129 凭借这些圣德瑰宝之显示，上帝所有属性与名称，诸如知识与力量、统权与统治、慈悲与智慧、荣耀与恩典普施，便一一昭显。”²⁴

显圣者都拥有双重地位。一个是他们本质上的同一性。因为祂们都是从同一个天国的源头接受光芒，反映出的也是相同的神圣品质，所以祂们彼此间并无不同。祂们的另外一个地位则与祂们所处的世间的不同有关。巴哈欧拉是这样说的：

“其一是纯粹抽象且本质同一的身份。就此而言，你若全用同一个名字称呼祂们，将同样的属性归于祂们，你并未谬失真理。”²⁵ “其二是相异的身份，它属于受造界及其局限。就此而言，诸位显圣者各有其独特的个性、明确规定的使命、预先注定的天启及特别指定的局限。祂们每位均以不同的名号昭闻，以一个特别的属性彰显，均履行一项明确的使命，承担一份特殊的天启。” “正因其身份和使命有别，从这些神圣知识之源泉流出的言词话语便似乎纷纭各异……因众人大多未能鉴识我所谈及的此二身份，故他们对于本质上完全同一的列位显圣所宣说的不同话语，感到迷惘无措。”²⁶

对此，巴哈欧拉在其他圣作中有过更为详细的阐释。祂说，世界上各独立宗教的创始人给出的教义有两种。祂们给出的灵性教义在各个宗教中都是相同而且永远不会改变的，例如关于爱、诚实、慷慨等的教义。但是，祂们的社会教义却各不相同，因为这样的教义要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诉求，例如关于婚姻、财富分配和处罚罪犯的律法。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及其面临的问题的变化，上帝会给出符合当下这个时代的指引。巴哈欧拉将显圣者比作神圣的医生，祂们为社会诊断病情，并且为其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开出相应的能解决其问题

130

的药方。这就是为什么显圣者会废除一些旧的律法，同时又会制定新律法的原因。但是，由于祂们都是上帝向人类传达意愿的渠道，祂们确实是同一所学校的教师，同一个宗教的弘扬者。巴哈欧拉在《笃信经》中写道：“若以明鉴之眼视察，便会目睹祂们均居住同一篷帐，翱翔同一天堂，端坐同一王位，发表同一言论，宣告同一信仰。”²⁷

显圣者有时会以上帝的口吻讲话。这便是祂们忘记自己的存在、传达上帝话语的时候。有时候，祂们会从凡人的角度表达自己，表明自己的极度卑微和对全能者的役从，对上帝意愿的绝对服从，以及为祂的圣道牺牲自己的意愿。

巴哈欧拉说道：“那些统摄一切的显圣者，倘若其中任何一位宣称：‘我是上帝！’祂所言确然真实，并无疑义。我已再三证明此点：藉由祂们的天启、属性与名号，上帝的天启、属性与名号便昭显世间……且若祂们说：‘我们是上帝之仆。’此亦属明显事实，无可争议。因祂们在极致的仆役境界中昭显，类似的役从境界无人或可达至。”²⁸

在《笃信经》一书中，巴哈欧拉指出每一位显圣者都会受到同时代人的反对。祂讲述了宗教典籍中的一些例子来支持这一观点。祂说道：“现在，深思这些事件。此等冲突争执缘何而起？每当上帝真正的显示者莅临，总是伴以此等骚乱争斗、此等横暴动荡，何故？如此这般，然而其实，上帝每位先知只要显现予世间众民，总会预言其后另一位先知的到来……所有圣书的记载均为此作证。”²⁹

至于显圣者为何会受到反对，巴哈欧拉随后给出了一些理由。其一便是大多数人盲从他们的宗教领袖，而这些人总会率先反对上帝的新天启。“每个时代，宗教领袖都阻止其民众抵

达永恒得救之涯岸，缘其强大手掌中握有权力之缰绳。或是由于贪图领导地位，或是因为欠缺知识和悟识，他们成为民众断丧的根源。其授权批准之下，上帝每位先知皆饮取了牺牲之杯盏，飞升荣耀之高处。那些占据权力与学识之席位者，对这些真正的世间君主与圣德瑰宝施加何等不堪言表的暴行！”³⁰

人们认识显圣者地位的一个阻碍是，他们总是依赖从生活中习得的知识。他们用自己有缺陷的标准去评判显圣者的教义，并希望这些教义符合他们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开始，许多被视为该时代博学之士的人会拒绝显圣者，而那些地位卑微、目不识丁但心地纯良的人们能认识到神圣教导者的地位。巴哈欧拉说：“……当真正的寻者决心在通往认识亘古之神的道路上举步求索，他须首先净化心灵，除却一切后天学识的蒙昧尘灰与邪恶幻念之化身的诸般暗指，因心灵是上帝内在奥秘的显露之地……他须洗濯心田，乃至没有一丝爱恨残留，以免爱令他盲目倾向错误，而恨将他逐离真理。”³¹

132 人们拒绝显圣者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相信自己宗教的创始人是最后一个将上帝的指引带到世间的人。他们总说，在祂之后不会再有其他入，因为祂已经给出了人类需要的一切指引，祂所有的教义都不应当改变。每当显圣者出现，总有人会这样讲。人们认为已经拥有的就足够了，但上帝却会根据人的需求和能力为他们派来指引，而这些需求和能力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全世界的圣典都曾预言，当人类有能力接受时，他们将得到更多的东西。

巴哈欧拉说，人们拒绝显圣者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期望在上帝的新天启来临之前，圣典中提到的征兆都能原原本本地实现。显圣者每次降临都带来了明确的证据，但人们却称祂为冒

名顶替的骗子，因为他们预期的征兆还没有出现。

圣典中给出的征兆之一是，即将出现的人是带着力量与统权出现的。巴哈欧拉解释说，每一位显圣者都被赋予了统权与力量。显圣者的统权不像世间的王权那般短暂，后者的统治只是会持续有限的若干年。而显圣者的统权则永不终结。尽管他们一开始会遭到拒绝，但最终全世界都学会了敬重他们，国王也会向他们低头，并且以成为他们的追随者为荣。巴哈欧拉说道：“明断吧：仅藉一言吐露，此种统权便昭显这般权势、弥漫影响和凛然权威；而那些世间君王……只能保有外在而短暂的效忠，却不能激发世人心底的挚爱和敬重——此种统权和君王的世俗统治孰为优越？”³²

巴哈欧拉继而解释了典籍中与新天启降临有关的其他一些征兆。祂写到了生命与死亡，复活日和末时，写到了太阳、月亮、星辰和云彩，写到了天使、天堂和地狱，同时还从圣典中引用事例来证明祂的陈述。

在澄清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的含义后，巴哈欧拉给出了一位显圣者得到承认所需要的一些证据。第一条证据便是显圣者本人与其他人相比的卓尔不群，正如太阳与其他物体相比卓尔不群。第二条证据是，祂带来的教义不依赖于任何现有的知识，而是由上帝启示给祂。这些神圣话语的力量以及它们给人们的心智带来的影响则是另一条证据。许多人的生命因此改变，敌人变为朋友，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了新的圣道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尽管起初这些教义的影响力似乎有限，但其效力很快就能传遍世界。

巴哈欧拉提及的证据中，有一条是显圣者在面对各方的反对时表现出的坚定和忠诚。在这一点上，巴哈欧拉给出了巴

孛的例子：“虽菁英年少，虽其启示的圣道与尘间无分高低贫富、不论尊卑君臣等列民列族的愿望相悖，祂仍挺身坚定地加以宣扬。此点尽人皆知，有耳皆闻。祂无惧何人，不顾后果。非藉神圣天启之力与上帝无敌意志之功，岂能昭显这般情形？神秉公正！任谁胸怀如此伟大的天启，单是想及作此宣称也会令他惶乱！即便心容兆民之心，欲斗胆承担这般凛然大业他亦会踌躇。唯有经上帝准许，唯有其心灵之渠与神恩之源相连，其灵魂确信万能者的给养绵延不绝，他方可成就此事。”³³

134 在《笃信经》中，巴哈欧拉在许多篇章中提到了巴孛的生平和教义。在提及巴孛的天启及圣作的伟大之处时，巴哈欧拉说，在过往的宗教使命期里，上帝启示之言全部都在一部经书中，“然而这一神圣慈悲之云^①降下的经文丰沛若此，至今莫能估量其数。现得其二十卷。尚有多少我们无以寻获！”³⁴

巴哈欧拉说，巴孛天启的另外一个卓越特征是，许多祂早期的信徒在世人眼中都不是地位低下、微不足道的人，例如祂的第一位信徒穆拉·侯赛因，以及当时最伟大的学者瓦希德。祂早期的追随者中有大约四百位杰出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巴哈欧拉写道：“他们坚信如斯，以致他们大多舍弃资财与亲族，而坚循万荣者的喜悦。他们为其深切钟爱捐出性命，在祂的路途上抛下所有。”³⁵

巴哈欧拉也暗示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并期待祂的启示被传授给世人的那一刻，虽然在启示《笃信经》的时候祂尚未宣示。祂称自己为“天堂之鸟”，并写道“此时居于尘土的这只天堂之鸟，除了这些旋律，还可唱出万千歌曲；除了这些话

① 指巴孛。

语，仍能展露无数玄机。尚未吐露的言词，其每一音节均无量尊贵，高于业已启示之一切；均荣耀无边，超乎此笔流布之所有。”³⁶在另外一段，在提到祂即将到来的宣告时，祂这样写道：“宇宙满含此等繁多施与，只待那一刻到来：届时，它无形赠礼之功效将于此世昭显，憔悴焦渴之人将抵达其深切钟爱者那生机洋溢的浩川^①，虚空远僻之荒野里走失的迷离彷徨者将步入生命之殿宇，得以与其衷心殷望重聚。”³⁷

在书的最后，巴哈欧拉呼吁巴孛的追随者不要重复前人的错误，当显圣者出现在他们中间时，他们却拒绝了祂。巴哈欧拉要求大家忠于巴孛的启示，并且要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主所应许的即将到来的那位尊者的天启。不过，在提到叶海亚的阴谋时，巴哈欧拉预料到巨大的动荡就要到来。

135

《笃信经》由巴哈欧拉的长子阿巴斯为巴孛的舅舅抄写。当时的阿巴斯已经十八岁，并且一直以来都陪伴着父亲。这部圣作打消了巴孛舅舅的所有疑问，他因此坚定地相信了外甥的神圣地位。几年之后，他的另外一个兄弟³⁸也认识到巴孛天启的真实性。

巴孛的母亲³⁹与她的两个兄弟一样，此前并未认识到儿子宣示的意义。但在巴孛殉道后，她伤心欲绝，无法忍受在设拉子没有巴孛的生活。于是她离开了自己的家，搬到圣城卡尔巴拉度过了晚年。巴哈欧拉派了两位可靠的巴比信徒去拜访她，并使她认识到了巴孛的身份。最后，她完全明白了巴孛宣示的真实性。因为有了这番接触，当巴哈欧拉宣告自己的使命时，

① Kawthar，字面的意思是天国之河流，其象征意义是上帝天启的赐生之水。

她也认识到了巴哈欧拉的身份，并且至死都是巴孛与巴哈欧拉的坚定信徒。

巴孛曾经预言祂所有的亲属都会相信祂。祂年轻的妻子和一位舅舅在祂掌教之初就认识到了祂的神圣地位，其他的也陆续相信了祂，其中很多都是在读过《笃信经》之后。在巴哈欧拉揭示了自己的身份后，巴孛的亲属毫无困难地接受了祂就是巴孛所预言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一位。

VI

1860—1863

巴哈欧拉居住在巴格达的岁月中，赢得了普通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但祂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打动圣道的夙敌。特别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波斯教士¹，以及驻巴格达的波斯总领事²，他们没完没了地策划针对巴哈欧拉的阴谋，而且随着祂声望日增，他们的怨恨和盲目的憎恶也愈发强烈。总领事甚至花了一大笔钱，雇了一位胆大包天、见钱眼开的暴徒去刺杀巴哈欧拉。此人当时决定趁巴哈欧拉去公共浴室时行刺。但是，根据他本人后来的口述，当他看到巴哈欧拉时，立刻陷入了极度的敬畏和羞愧之中，于是立刻从那里逃离了。随后，他决定再试一次。他拿着手枪，等在一条小路上，因为他知道巴哈欧拉会从这里经过。当巴哈欧拉在弟弟米尔扎·穆萨的陪伴下走上这条小路时，此人再一次陷入恐惧，手中的枪掉到地上，整个人都动弹不得。巴哈欧拉一边朝他走去，一边让米尔扎·穆萨把手枪拿给他，告诉他回家的路，因为他看上去迷路了。

此次暗杀行动失败后，巴哈欧拉的敌人们采取了另外一个计划。总领事添油加醋地将巴哈欧拉在巴格达的影响力汇报给了波斯当局。他说，巴哈欧拉已经赢得了游牧部落的忠诚，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召集起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在波斯一些主要人物的帮助下，祂此时正在密谋掀起针对国王的叛乱。他连发几封长信给朝廷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终于拿到了国王的授权，允许他自行裁定如何处理巴比，并要求在伊拉克的波斯教士全力支持他。于是他们立刻召开了一次全体教士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聚集其所有的追随者，对巴比信徒发起圣战，并坚信通过这样一次突然的袭击，他们一定能够铲除整个巴比社团。

第二天早上，一位焦虑不安的朋友³敲开了巴哈欧拉的大

门，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祂。他说，明天将有好几千人去攻击巴比，并请求巴哈欧拉采取措施。巴哈欧拉说道：“此事不会有影响。”⁴祂安抚了前来的信徒，并且留他用了午餐，随后把他送走了。此人一直在想，面对如此危险的局势，巴哈欧拉为何这般镇静。那天下午，巴哈欧拉把教士的决定告诉了聚集到祂身边的许多巴比们。然后，祂让在场的两位骑墙派去告诉祂的敌人，如果他们胆敢发动进攻，祂最多只需要派两个人便可以把他们赶回去。

伊拉克什叶派最高领袖⁵以其宽容、智慧和虔诚著称。他受邀参加会议时并不知道举行会议的目的。结果，当他发现了教士们聚到一起的原因后，他离席而去，说他对巴比信徒的信仰并不十分了解，据他所知，他们并没有站到伊斯兰教义的对立面，因此他不便对巴比做出判断。后来，他给巴哈欧拉写信说，他对这些教士的所作所为深感遗憾，并且会祈祷巴哈欧拉能得到保护。由于教士们的领袖不同意对巴比发动圣战，这些人不得不放弃了他们的计划。

在居住在巴格达的岁月中，巴哈欧拉曾数次要求波斯的教士们安排一次集会，邀请诸位神职人员和博学之士前来与祂讨论宗教问题，这样就自然能鉴别真理与谎言，但他们却不愿与祂讨论。如今，他们决定派一位最为博学的人⁶提出若干问题，请巴哈欧拉来澄清。这些博学的教士对得到的答复非常满意，并坦承巴哈欧拉的学识远在他们之上。不过，要让他们完全相信巴哈欧拉使命的真实性，他们要求巴哈欧拉行一个神迹。巴哈欧拉说，虽然教士们无权这样要求，不过祂还是愿意接受。但是，上帝的圣道不是做表演，所以他们不能期待每天都能看到不同的神迹。巴哈欧拉可以行一个神迹，不管这神迹

是什么，前提是教士们要给祂一份签字盖章的声明，并在其中表明如果对神迹满意，他们必须放下对祂的质疑，承认祂所弘扬的圣道的真实性。巴哈欧拉说：“双方公认的标准必须是：如果神迹实现，他们不许再有任何怀疑；如果神迹没有实现，则证明我是在招摇撞骗。”⁷

教士们派来的使者对此非常满意。他亲吻了巴哈欧拉的膝盖以示尊敬，然后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教士们。但是，这些人却不接受巴哈欧拉的条件。他们说，此人是个魔法师，或许祂能施行神迹，那样我们的手脚就被束缚住了。三天后，巴哈欧拉收到的答复是，这群堂皇的教士没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此前向巴哈欧拉传达要求的使者为自己的同僚深感羞愧。他在波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向人们讲述此事，甚至还告诉了外交部长⁸。

一天晚上，有位朋友乔装打扮，来到巴哈欧拉的住处，提醒祂说教士们煽动了一大群什叶派穆斯林，打算趁着在街上悼念伊玛目侯赛因^①殉道的机会，袭击巴哈欧拉的住处。许多得知了这一消息的阿拉伯巴比信徒准备保护巴哈欧拉，对抗来犯者，但巴哈欧拉告诉他们不必这样做。第二天晚上，巴哈欧拉听到悼念者的声音正沿着小路朝自己的住处靠近，于是祂吩咐人打开大门，邀请外面的人进来。巴哈欧拉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且提供了茶点，还讲起了伊玛目侯赛因圣洁的生命以及他壮烈殉道的情景。这些人慢慢意识到，他们想要伤害的人并不是异教徒，也不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之前教士们说的根本

139

① 伊玛目侯赛因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在卡尔巴拉附近的一场战斗中被敌人残忍杀害。

就不对。他们眼含热泪离开了巴哈欧拉，一边走一边诅咒祂的敌人。

如今巴哈欧拉的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一些巴比信徒决定晚上到祂的住处周围守夜。情况之危急令那些巴哈欧拉的支持者乞求祂设法保护自己。英国政府的代表⁹，驻巴格达总领事提出可以给予巴哈欧拉英国国籍。他亲自拜访了巴哈欧拉，并且表明他愿意向维多利亚女王转交巴哈欧拉的任何信件。他甚至建议巴哈欧拉搬到印度，或者选择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其他地方。巴哈欧拉婉拒了他的提议，仍希望居住在土耳其境内。

虽然朋友们非常担忧，但巴哈欧拉本人对自己受到的生命威胁并不在意。任何来到祂门前的人都会受到欢迎，而且祂每天的外出路线也没有改变。祂还是会沿底格里斯河畔独自行走，晚间造访常去的几家咖啡馆，有时会有一两个朋友陪同，有时则独自一人。返回时的路线也不变，而且通常都是在深夜。如果在路上遇到想要伤害祂的人，祂就停下来友好地与对方交谈，甚至还会开玩笑，并且说明祂知道对方的意图，让对方陷入尴尬和困惑之中。但多数祂遇到的人都是亲切的朋友，以与祂同行为荣。特别是有一位朋友，每天晚上都会等在路边，看祂从那里路过。这是一位老妇人，已经八十岁高龄。她生活贫困，独自居住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地方。巴哈欧拉总会停下来问她身体如何，并且给她一点钱。当她想要亲吻巴哈欧拉的手时，巴哈欧拉不会同意，不过如果她想亲吻脸颊，巴哈欧拉便俯身下去，好让她够到自己的脸。巴哈欧拉对这位老妇人充满了爱，当祂离开巴格达时，祂让人定期给她一些钱，一直到她生命的尽头。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巴哈欧拉没有停止写作。祂所触及的主题之广泛，所回答的问题类型之全面，祂笔下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之优美，以及祂的圣作之重要和启示速度之快，都令身边的人们惊奇不已。

为了让父亲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启示圣作上，才十几岁的阿巴斯就承担起了所有其他的责任。祂接待前来拜访父亲的客人，打理全部的家务，悉心关照许多从波斯来的巴比信徒，帮他们在巴格达安家落户，回访一些前来拜访巴哈欧拉的重要人士，同时还要代表父亲处理一些重要的官方事务。所有与祂有过接触的人都对祂充满了尊敬和钦佩，并且对年纪轻轻的祂所表现出的成熟与智慧深感赞叹。

巴哈欧拉称祂为“教长”，巴比社团的人们都以这个头衔称呼祂。其他人则称祂为阿巴斯·埃芬迪^①。多年后，那时巴哈欧拉已经离世，教长给了自己另外一个头衔——阿博都-巴哈，意为巴哈欧拉的仆人。祂希望别人都用这个称谓称呼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为表彰祂的人道主义服务，授予祂骑士爵位，祂在官方的称谓就变成了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但祂也从未用过这一头衔。阿博都-巴哈是祂为自己选择的头衔，自那之后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一直这样称呼祂。

141

阿博都-巴哈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在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祂就已经认识到了父亲的地位。祂扑倒在父亲脚下，乞求

① 埃芬迪是一个土耳其语尊称，用在名字之后。

父亲赐予祂为父亲牺牲的殊荣。祂对巴哈欧拉的态度不仅仅是孝子对父亲的态度，更是一位仰慕者对自己服从和爱戴的主的态度。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巴哈欧拉对祂也是满怀尊敬与爱，由此可见祂的与众不同。每个与阿博都-巴哈有过接触的人都折服于祂极具魅力的性格，充满爱意的天性，以及祂睿智的头脑和深邃的见解。连巴哈欧拉的一个有名的敌人也很受触动，说即使巴哈欧拉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祂的超凡能力，那么能养育出阿巴斯·埃芬迪这样一个儿子也已经是明证。

巴格达的一位博学的土耳其贵族¹⁰曾请求巴哈欧拉对一则著名的穆斯林圣训做出评论。在巴哈欧拉的建议下，这一任务又转交给了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以超凡绝伦的文风写成了这篇评论，深入地阐释了一个深奥、神秘的主题，令对方大为钦佩和赞赏。在这之前，巴格达的博学之士但凡与阿博都-巴哈有过交谈的，都深知祂的见解之深刻、学识之丰富，甚至会邀请祂参加他们定期的集会。如今，祂在评论中展现的大师手笔更增添了他们的钦佩和敬重。



在当时的伊斯兰国家，按照习俗，女性是不能参与公共生活或出现在除亲属外的其他男子面前的。阿西叶·哈努姆和她的女儿巴希叶·哈努姆——当时已经十几岁的少女——大部分时间都足不出户。不过如今她们的生活要更为轻松一些了。刚到巴格达时，阿西叶·哈努姆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的家务，没有什么办法谋生，房子里没有水，还要照料几个小孩。巴希叶·哈努姆还记得那段艰难的日子。她说，母亲含辛茹苦，身

体非常虚弱，但仍不得不超负荷劳作。她的身体状况让巴哈欧拉十分悲愁，不管是去苏莱曼尼亚之前，还是在那之后，祂都会帮忙做饭。

如今，阿西叶·哈努姆的生活不同了。虽然全家人还是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不过亲爱的朋友们都乐于帮她打水，或者在其他事务上给予帮助。从德黑兰启程时，他们把小儿子米尔扎·迈赫迪留在了那里，六年过后，他被送到了巴格达，亲切、温和的性格让每个人都非常喜欢他。阿博都-巴哈是母亲的骄傲。巴希叶·哈努姆是一位可亲可爱的伙伴，她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许多高贵的品质：她温和有礼，乐于为他人服务，在面对困境时能保持耐心。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用一生去为巴哈欧拉的圣道服务，而且未来的岁月里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眼下，她是母亲无处不在的帮手。阿西叶·哈努姆深怀感激，因为有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舒适，以及孩子们和朋友们在身边的福佑。但她仍然会担心巴哈欧拉的安危，却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即将被打乱，新的考验和苦难就要降临到所有人身上。



作为在伊拉克反对巴哈欧拉的波斯神职人员的领头人，那位寡廉鲜耻的教士伙同他的同谋波斯领事，试图说服巴格达的土耳其当局将巴哈欧拉及其陪伴信徒送回波斯，在那里他们可以把这些人囚禁起来。但土耳其的总督¹¹不愿和他们的阴谋诡计有任何瓜葛。

每次伤害巴哈欧拉的计划失败后，敌人的仇恨就进一步

加深，同时会着手采取更为恶毒的手段。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获得波斯政府的帮助。他们无休无止地在报告中向朝廷的各位官员发出警告，终于说服了国王相信巴哈欧拉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并且对他的统治构成巨大的威胁。波斯政府向土耳其苏丹紧急呼吁，要求他将巴哈欧拉及其同伴遣送回波斯关押起来，如果土耳其当局不接受这一要求，亦可将巴哈欧拉从巴格达赶到远离波斯疆域的地方。

此前，苏丹收到的关于巴哈欧拉的报告都是正面的。巴哈欧拉居住在伊拉克期间，巴格达的历任总督都反复表达过对他的钦佩之情。因此，苏丹并不愿意执行波斯政府的意愿。然而，德黑兰当局却通过波斯驻土耳其大使¹²反复挑唆。这位大使是土耳其首相¹³和外交部长¹⁴的亲密朋友。终于，苏丹同意邀请巴哈欧拉以土耳其政府客人的身份到君士坦丁堡^①来。

与此同时，巴比社团的成员并不知道两国政府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依旧开心地在巴哈欧拉身边，沐浴在他温暖的爱意之中。随着巴哈欧拉公开宣示自己的使命和真正地位的時刻日渐临近，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他散发出的力量和威严，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光芒。每一天，他们都能从他全能的笔端了解到新的启示，或是动人心魄的神圣篇章，或是喜悦振奋的颂歌，诉说着应许者即将到来的喜讯。有时，同伴们沉醉在他美妙的语句中，整晚阅读这些圣作，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历史学家纳比勒当时居住在巴格达。通过他对那段时间的详尽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巴哈欧拉的同伴们深受他的吸引和启迪，俗世的一切事物都不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生活在喜悦和幸福

①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福的天堂，即使用世间国王的生活来交换他们也不愿意。

巴孛曾写到即将到来的应许者令人敬畏的庄严，预言心灵纯洁的人能在祂宣示之前就认识到祂的地位。我们知道，巴孛最初的一些使徒都知道巴哈欧拉就是巴孛反复提及的那位，例如穆拉·侯赛因、塔希丽和库杜斯。在当时住在巴格达的巴比信徒中，许多心灵纯洁的人意识到巴哈欧拉就是应许者，并且做好了为祂献出生命的准备。



到了诺鲁孜节^①，处处都可见到春天即将到来的迹象。巴哈欧拉喜欢大自然的美景和乡间的生活，安排了日子到巴格达郊外的一个地方，与一些同伴一起度过几天。他们住在帐篷里，沉浸在喜悦和节日的气氛中。到了第五天，巴哈欧拉的秘书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读了巴哈欧拉在那一天所写下的文章。其内容非常优美却又很伤感，所有听了的人都悲从中来。巴哈欧拉在这篇文章中预言，祂将受到世人的残酷对待，祂将遭受多么深重的苦难。而且人们可以从文中明确地知道，巴哈欧拉居住在巴格达的日子结束了。随后，大家拆下帐篷，准备回城。就在他们动身之前，土耳其总督¹⁵派人给巴哈欧拉送来了信，希望与祂见面。

这位总督十分仰慕和尊敬巴哈欧拉，他曾经拜访这位备受敬仰的圣者并表达自己的崇敬。之前他受命向巴哈欧拉传达政府要求巴哈欧拉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决定。总督知道波斯政府的阴谋，也知道波斯大使在君士坦丁堡的那些伎俩，因此不

① 见边码第38页的脚注。

145 愿执行上级的命令。三个月中，他对收到的消息守口如瓶，期间首都方面催促了四次。到最后，他别无选择，只得传达土耳其政府的决定。即使那时，他仍觉得无法亲自把这一消息告诉巴哈欧拉，因此派了自己的副职把首相的信件转给巴哈欧拉。这封信写得非常有礼貌，恭敬地邀请巴哈欧拉以土耳其政府客人的身份到君士坦丁堡去。政府给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钱供巴哈欧拉使用，并且要求总督派骑兵一路上保护巴哈欧拉。总督对巴哈欧拉说，祂如果不愿前往，可拒绝这一邀请，但巴哈欧拉选择了接受。不过，祂当天就把给祂送来的那笔钱全部分给了穷人。

巴哈欧拉意欲离开巴格达的消息使巴比社团陷入了痛苦和绝望的之洋。当天晚上，人们寝食俱废，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很多人甚至决定，如果不能陪同巴哈欧拉去君士坦丁堡，就选择自杀。而且，在这个时候感到悲伤的不仅仅是巴比信徒，巴格达各个阶层的居民都公开表达了他们的伤感。时常接受巴哈欧拉帮助的贫苦人民、鳏寡孤独者、生病残疾的人都伤心欲绝。他们聚集在巴哈欧拉的住处周围，哭泣着请求祂不要离开他们。一位目击者写道：“我想，那个城市的所有城门和城墙都在为它们即将与‘阿卜哈挚爱者’^①的分离而嚎啕大哭。”¹⁶

146 巴哈欧拉打算独自前往土耳其首都，但祂的家人和陪伴信徒恳求与祂同行。显然，整个社团都与祂一起走是不可能的。最终决定，祂的家人、几个弟弟和一些陪伴信徒陪祂上路，余下的人留在巴格达。巴哈欧拉用温柔的话语宽慰了他们，令他

① “阿卜哈”意为至为荣耀者，指巴哈欧拉。

们忘记了原本的愿望，并打算听从巴哈欧拉的安排。离开巴格达之前，巴哈欧拉给每一个留下的人亲笔写了一封言辞亲切的信。



巴哈欧拉的房子不够大，容纳不了从城里和附近小镇来向巴哈欧拉致敬和告别的人群。巴格达的一位土耳其贵族¹⁷请巴哈欧拉住到他在底格里斯河对岸的花园，祂可以在那里接待客人。

巴哈欧拉去往花园的那天，全城都陷入悲伤之中。成百上千的人涌到祂住处附近的街上和房顶上，到处是悲叹和哭泣的声音。同伴们围在祂的院子里，脸上显露出抑制不住的悲伤。要留在巴格达的人们情绪如此低落，就连其他人也陪他们伤心。巴哈欧拉和他们站在一起并安慰了他们一会儿，说祂会邀请他们每一个人再到花园去。当祂朝门口走去时，一个只有几岁大的小孩朝祂跑过来，抓住祂的衣袍，呜咽着求祂不要走。这个小孩自然流露的爱令人心碎，让在场的人们更加悲恸。

房子外面的气氛同样令人伤感。难过的人群里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有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贵族、教士、政府官员、店主和劳工。巴哈欧拉踏入街道时，许多人走上前来，扑倒在祂脚边，有的人涌过来想要触碰到祂，或者聆听祂安慰这些哀伤的人们。一位出身高贵的女士甚至把自己襁褓中的孩子放在巴哈欧拉脚边，以此来表明她愿意为巴哈欧拉献出孩子的生命。从巴哈欧拉的房子一直到底格里斯河畔，处处都挤满了悲伤的人群。巴哈欧拉用慈爱的话语

安慰着大家，一路上向穷人们慷慨解囊。到了河边，祂坐上早已备好的船去了对岸。

在离开巴格达之前，巴哈欧拉对站在周围的巴比们说了这样的话：“我的同伴们啊！现在，你们看到朋友与陌生人挤满了屋顶、街道和市场，他们的眼中流淌着春雨般的泪水。在这种情形中，我就要离开了，我将巴格达城托给你们看护。当心毋使你们的行为举止减弱该城居民心中燃烧的爱火。”¹⁸

巴哈欧拉来到对岸的花园后，巴格达每一座清真寺的尖塔都响起了晡（bū）礼的唤拜声，“上帝是最伟大者”的声音响彻巴格达及周边地区。巴哈欧拉除去自身的神秘帷幕、诉说祂被授予的神圣天启的时刻到来了。入住花园的第一天，祂对在这里的一小群巴比信徒公开宣示道：祂就是巴孛为之铺路的人，是过往各宗教经书所预言的应许者^①。听者早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此时他们的喜悦之情无法描述。他们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之中，这座花园变成了他们的天堂，先前的悲伤为天国的极乐所代替。他们不再为前程未卜而担心。不管未来如何发展，不管前路有什么考验和磨难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现在知道，上帝圣道的凯旋必将实现。

148 巴哈欧拉向世人宣告使命，似乎正值非同寻常的时机。祂正要去往一个语言不通、文化相异的陌生国度。没有朋友在遥远的他乡等待着祂，也没有人知道祂在那里会受到怎样的对待。虽然祂受到了苏丹的热情邀请，但很明显土耳其政府是在波斯政府和巴哈欧拉的宿敌的压力之下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而这又是上天指定巴哈欧拉揭示自己地位的时刻，巴哈欧拉听

① 见边码第11页脚注。

从了神圣的召唤。巴孛曾向多位追随者说过，他们将活着见证应许者的到来，祂甚至预言了应许者出现的时间。巴孛写道：

“清算日之主将在数字瓦希德之末和八零之初显现。”^{19①}

巴哈欧拉做出历史性宣言的花园后来被称为里兹万花园^②。祂在那里度过的十二天——从1863年4月22日到5月3日——由此就被信徒们当作最重要的节日来庆祝。

所有记述了这段难忘的日子的人们都讲到了大自然赋予那座花园的美景。那是春光最盛之时，玫瑰花盛开枝头，空气中弥漫着芳香。纳比勒在他不朽的编年史中对那段日子有一段描述。他这样写道：“每日黎明时分，园丁在花园的四条甬道摘采玫瑰，然后堆放在祂住的福佑帐篷地面的中间。玫瑰花数量众多，堆成小山，来这里与巴哈欧拉一起饮早茶的教友们围坐四周，彼此都看不到花山另一面的人。每天清晨都有人与巴哈欧拉道别返回城里，这时祂会亲手将这些玫瑰花交给他们，托他们带给城里的阿拉伯与波斯朋友。”他继而写道：“一天晚间，即月盈后的第九夜，我刚巧成为祂的神圣帐篷的守卫者之一。临近午夜，明月高悬，我看见祂走出帐篷，绕过席地而寝的教友，去花园的玫瑰甬道间散步。此刻，夜莺的歌声响彻夜空，只有在祂身边才能听清祂说什么。祂走着走着，在一条甬道中间停下脚步，说：‘看看这些夜莺，它们多么热爱这些玫瑰啊！满怀炽热的激情讴歌自己所爱慕者，从黄昏到黎明，无休无眠，彻夜不停。再看看那些自称无比热爱那敬爱者的如玫

149

① “瓦希德”是十九，“八零”指的是希吉拉历1280年（公元1863年）。巴哈欧拉在巴孛殉道十九年之后宣示了自己的地位。

② “里兹万”意为“乐园”。

瑰般圣美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够安心入睡？！’连续三个夜晚我都看守祂的福佑帐篷。我每次走过巴哈欧拉的床榻，都看到祂是醒着的。而在白天，从黎明到黄昏，我都看到祂一直与来自巴格达的川流不息的拜访者进行交谈，未曾间断……”²⁰

巴哈欧拉在许多圣作中都提到了自己的身份，并宣布了过往先知所预言的那一天已经破晓。祂写道：

“确然我说，这是人类能够目睹那应许者之圣容、倾听其佳音的时代。上帝的召唤已经响起，祂圣容的光辉已经照耀人类。人人皆须将其心灵之书里的一切无益之言彻底抹去，以坦诚和公正的眼光凝视祂启示的征象、祂使命的证据及祂荣耀的标识。

“本时代确然伟大！所有经书圣典皆喻其为上帝之日，这是其伟大之明证。上帝的诸先知及诸神圣使者之灵魂皆渴求此非凡时代。世间各族人民亦盼望能身逢其时。”²¹

“那预先为世界各族人民命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所有记载于圣典中的上帝的允诺，都已圆满地实现。”²²

150 “翘首等待的人们啊，不要再徘徊，因为祂已到来。看祂的圣帐以及其中的荣耀。这是亘古的荣耀，随之而来的是一位新的显圣者。”²³

巴哈欧拉住在里兹万花园的十二天里，每天从巴格达前来拜望祂的人络绎不绝。从博学多识的上流名士，到贫穷卑微的底层人民，都来向这位在过去十年间慷慨无私地帮助他们的朋友致敬。来客当中有巴格达的穆夫提，即逊尼派社团的宗教领袖。此人眼含泪水，公开指责波斯国王，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位国王造成了巴哈欧拉的离去。总督本人也拜访了巴哈欧拉，并称祂为“本时代的一道光芒”。总督希望为巴哈欧拉做

些什么，并表示可以提供祂和同伴旅途所需的一切物品。但巴哈欧拉请他放心，说他们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当总督坚持要为巴哈欧拉做些服务时，巴哈欧拉说：“照顾好我的朋友们，好好对待他们。”总督向祂保证一定遵从祂的愿望。

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的第九天，祂的家人也搬来了，大家开始为三天后的行程做准备。到最后一天，巴格达来了不计其数的人。车队即将上路，他们看到巴哈欧拉骑上一匹红棕色的骏马，准备离开花园。此时四面八方的人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到处都是哭泣的声音。谁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为一位朋友的离去而陷入如此的悲伤和痛苦之中。许多人都亲吻了祂的马镫，以示爱戴和尊敬，有的人扑倒在祂骏马的蹄下，宁死也不愿与祂分离。还有很多人跟着车队来到了巴哈欧拉当天晚上住宿的地方，因为无法与祂别离。在歇脚的第一站，巴哈欧拉又停留了七天，因为每天都有人从巴格达前来看望祂。当祂从这里再次上路时，人们的悲伤完全不亚于祂离开巴格达和里兹万花园时的情景。

151



陪同巴哈欧拉去往君士坦丁堡的有祂的家人，从波斯一路陪伴祂的两个忠诚的弟弟，二十六位使徒，以及由十名士兵和他们的军官组成的骑兵卫队。车队有五十头骡子和七对驮轿。起初的这段路途比较轻松，他们经过了风景优美的山地、峡谷、树林和草场。一百一十天之后，他们来到了黑海岸边的萨姆松港。

男子们分担了旅途中的诸多任务，例如搭帐篷、购买食

物、做饭煮茶以及照料牲畜。阿博都-巴哈负责照顾好整个车队。祂几乎无微不至，确保人和牲畜都得到悉心照料。每到一处落脚地，甚至在别人都干完自己的活，或是跋涉多时安寝之后，祂也很少休息。

巴哈欧拉有时骑马，有时乘坐驮轿，这时有一些同伴就分别行走在祂两侧。一同踏上此次行程的使徒中，有一个年轻人有着极其悦耳的嗓音。他和阿博都-巴哈经常走在巴哈欧拉的两侧。一路上，他经常吟唱祷文、诗歌和优美的颂歌。他的歌声响彻山间、谷地，为疲惫的旅伴们带去了欢愉。

152 骑兵卫队的军官传达巴格达总督的命令，要求沿途所有村镇的官员好好接待巴哈欧拉，要在所有细节上表现出他们的崇敬。每当车队靠近一个村子或小镇时，就会有一个由官员、贵族和宗教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出来迎接巴哈欧拉。当祂离开时，这些人又会出来护送一程，以示尊敬。在这些地方停留时，巴哈欧拉总会留给大家既威严又亲善的形象，祂离去之后人们也久久不能忘怀。接待祂的东道主总会为祂的魅力折服，并表现出极大的友善。但巴哈欧拉从不接受他们的礼物，并且坚持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付钱。

旅队中的一员描述了他们被护送出一个小镇的情形：“那天早上当我们穿过马尔丁镇时，前边是政府的骑兵卫队开道，旗帜飘扬，锣鼓喧天。穆塔萨里夫^①与官员、显贵一起陪伴着我们，男女老少挤在房顶和街道两旁，等待着我们的到达。我们在尊贵与壮观的场面中穿过那个镇，继续我们的旅程，穆塔萨里夫和他的随从人员护送了我们相当一段路程。”²⁴

① 地方长官。

许多与巴哈欧拉同行的人都对此次行程作了记录。他们讲述了很多发生在旅途中的有趣事件。其中的趣事之一，是一位赶骡的阿拉伯人加入了他们的车队。那个地方以盗贼横行闻名，因此巴哈欧拉邀请这位赶骡人晚上与车队住到一起，但这人觉得他一人应付得来，便在他们搭起的帐篷营地之外过了夜。第二天早上，当车队要启程时，这位阿拉伯人非常难过地跑到巴哈欧拉面前，说他的骡子都被偷走了。他紧紧抓住巴哈欧拉的袍边^①，求祂帮自己找回骡子，说他知道如果巴哈欧拉不帮忙他绝对找不回。巴哈欧拉安慰了他，并且承诺不找回骡子，祂便不启程。车队停了下来，卫队长按照要求告诉宿营地的村长，必须找回丢失的骡子。村长说，巴格达前任总督曾在此丢失了一整车丝绸，一个团的人都没能找回，眼下这个人的骡子又怎么有找回的希望？

153

车队在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停了下来，就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之外。镇上前来向巴哈欧拉致敬的官员和名流都得知，在找到盗贼并将骡子归还失主之前，他们是不会离开的。但这里的人也说了同样的话：骡子失窃的地方是一群臭名昭著的盗贼的老巢，东西一旦失窃绝无找回的希望。他们甚至提出支付骡子的价钱，但巴哈欧拉坚称丢失的骡子必须归还赶骡人。他们往各个方向派出了骑手，密集搜寻了几天之后终于找回了骡子。巴哈欧拉送走了那位开心的赶骡人，随后下令车队继续上路。

车队的最后一站是萨姆松。在那里，从巴格达到君士坦丁堡的整个外省地区的督查总长与当地几位名流一起来拜访巴哈欧拉，以示尊敬。巴哈欧拉和祂的陪伴信徒们在萨姆松住了七

① 此举是向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求助，通常都是事态紧急的时候。

应许者巴哈欧拉

天，之后他们乘坐一艘土耳其汽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并且于三天之后抵达。在可考的史料当中，这是世界性宗教的创始人第一次踏上欧洲大陆。^①

① 土耳其的这一区域（包括君士坦丁堡）在波斯普鲁斯以西，属于欧洲。

VII

1863—1868

巴哈欧拉应邀去往君士坦丁堡时，祂同父异母的弟弟叶海亚吓坏了。任何危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都会让他恐惧不已，而且每当他感觉到巴格达的巴比社团面临危险时，他都会陷入恐慌之中。有一次他甚至逃到了另外一个镇上，化装成犹太人，开始做起了卖鞋的生意。现在，他担心一旦巴哈欧拉和祂的陪伴信徒们离开了巴格达，他们便会被交到波斯当局手中，或者被杀死在半路上。因此他不想与大家同行。在巴哈欧拉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之前，叶海亚从巴格达消失了。他先于他人去了一个远离波斯边界的小镇，在那里等候车队的到来。

这次叶海亚的装束又变了，他头上缠了一条黑色的带子，手拿一个乞讨的碗。同时他再一次改名，并且告诉人们他是从麦加来的。车队抵达后，他注意到其中有一些陌生人，便假装自己不认识巴哈欧拉以及所有与祂同行的人。

巴哈欧拉的陪伴信徒们从来没见过叶海亚，自然认不出他来。他一路上也没有与任何人交往。白天，他与众人保持着距离，到了晚上独自睡在一个帐篷里。但他见证了同伴们对巴哈欧拉的尊敬和忠诚，以及沿途的官员和名流对祂的崇敬。多年来郁积在他心中的嫉妒简直是一种折磨。

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分乘两辆早已在栈桥备好的马车，去往当地一位显赫的官员¹家中。这位官员受政府之命前来迎接客人的到来。叶海亚选择步行紧跟在巴哈欧拉的车后。人们听到他对自己的密友这样说道：“如果我不选择隐藏自己，一旦我显示了我的身份，今天给予祂（巴哈欧拉）的荣誉就会是我的。”²但他却没有胆量走到公众的视野之中。他告诉东道主自己是巴哈欧拉的仆人。他虽然有自己的

住处，却经常出入于仆人们的居所。



按照惯例，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贵客要拜访最重要的宗教领袖³、外交部长和首相。在拜访中，新来的人要低声下气，并且在居停期间要一些恩惠。波斯的王子们在居住于君士坦丁堡期间显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顾脸面，每到一家都尽可能索取钱财和礼物。巴哈欧拉拒绝拜访首都的任何官员和名流。有些心怀善意、身居高位的人建议巴哈欧拉遵循既定的习俗。祂告诉他们自己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也不需要任何人给予恩惠。祂来到君士坦丁堡只是因为受到了苏丹的邀请，如果土耳其当局有什么信息需要进一步向祂传达，他们自然会来找祂。

波斯大使一直都在寻找机会在土耳其当局面前中伤巴哈欧拉，他乘机借题发挥，把巴哈欧拉描绘成一个傲慢的人，对当权者毫无敬意，且视自己为法外之人。而就是这位大使，后来却在德黑兰告诉人们巴哈欧拉的高贵举止与对行乞的蔑视和可耻的波斯王子们形成了鲜明对比，给国人带来了声望和荣誉，让土耳其当局意识到波斯也有不为钱财而折腰之人。

156 尽管巴哈欧拉没有去拜访任何名流，但许多人却主动登门，甚至有不少成了祂的仰慕者。这与波斯政府的盘算背道而驰。当德黑兰当局要求土耳其政府将巴哈欧拉赶出巴格达时，他们的希望是巴哈欧拉会被送到土耳其帝国的边远地区，而不是首都，因为在这里高官名流可以随时拜访祂，祂会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今，德黑兰当局不断敦促波斯大使想尽一切

办法将巴哈欧拉流放至远离君士坦丁堡的地方。

巴哈欧拉到君士坦丁堡不足四个月，接待他的东道主就已经对他充满了无限爱戴。此人向米尔扎·穆萨吐露，当局正计划将巴哈欧拉驱逐至阿德里安堡^①，是土耳其的一个边远地区。巴哈欧拉对此的回应是，他拒绝接受这一命令，即使被判处死刑，因为土耳其政府的这一残酷待遇没有任何依据。

当叶海亚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又一次陷入恐惧之中。他想，如果巴哈欧拉拒绝在当局的命令面前低头，会发生什么呢？他告诉仅有的几位密友，巴哈欧拉的决定必然会让同伴们大受牵连，随后他又代表这几个人找到巴哈欧拉，请求他接受政府的命令。巴哈欧拉说，如果大家坚定地反对这一至为不公的命令，这样对所有人都更好。但怯懦的叶海亚却不肯放下恐惧或者停止煽动他人。巴哈欧拉知道叶海亚的计谋会在流放者中间制造不和，因此，为了保证大家的团结，他勉强答应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

巴哈欧拉在君士坦丁堡期间，许多巴比信徒前来找他，但他又把大家送了回去，并告诉他们到各处去传播应许者到来的喜讯。他知道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将遭遇新的磨难，甚至把一些从巴格达陪伴他来到这里的人也送走了。他忠诚的追随者宁可遭受任何形式的苦难也不愿与他们的主分离，之所以选择接受，也是出于对巴哈欧拉的服从。但叶海亚却不是这样。在巴格达的时候，巴哈欧拉就告诉他可以去任何地方，因为他不在流亡者之列，这样还可以到各处去传播巴孛的圣作。但叶海亚却有自己的主意。由于对兄长充满了盲目的嫉妒，他选择了紧

157

① 今埃迪尔内。

跟巴哈欧拉的脚步，这样便可以实施阴谋，希望有一天可以毁掉巴哈欧拉。



首相深受尊敬的妹夫受命前去向巴哈欧拉传达命令。巴哈欧拉拒绝见他，而是安排阿博都-巴哈和米尔扎·穆萨代表他去领这封信。这是一个非常不公的命令，没有声明任何理由就再一次驱逐了巴哈欧拉。这也是波斯和土耳其皇家政府密谋的结果。前者是在一位手握大权的国王的领导之下，而且这位国王被视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保护者；后者的领导者是强大的哈里发，逊尼派穆斯林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现在清楚了，尽管从巴格达到君士坦丁堡，巴哈欧拉都备受尊敬，但如今他已经是土耳其当局的犯人。

收到驱逐令的那天，巴哈欧拉用强烈的谴责语气，给苏丹写了一封长信，并要求他的东道主将信转交给首相。这位官员后来向米尔扎·穆萨讲述道：“我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首相细读之后，立刻面如死灰，并说道，‘这分明是“万王之王”在给他最卑下的藩王下达命令，规范他的行为。’他表现得是这样的痛苦和可怕，以致我从他眼前退了出来。”⁴据称，巴哈欧拉本人在提起这封信的效果时这样说道：“苏丹的大臣们获悉其内容后，无论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还说得过去。然而，他们细读书简之前所采取的行动，却不合情理。”⁵

至于千方百计造成巴哈欧拉被驱逐至阿德里安堡的波斯大使，巴哈欧拉在临行前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你和你的同类，年复一年杀戮如此众多的受压迫者，对其施以百般折

磨，而他们人数却增至百倍，令你们全然困惑，不知如何解除心头重负……这对你们有何益处？祂的圣道超越你们策划的任何一个阴谋。你们要清楚地知晓：即使地球上所有的政府联合起来谋取我的性命和杀害所有肩负这一名号的人，这圣火也不会被熄灭。祂的圣道不仅涵盖地球上所有的君王，而且包括所有用泥土和水创造的生灵……无论你们强加给我们什么样的遭遇，我们的收获总是最大的，他们因此遭受损失和痛苦是显然的。”⁶

那个冬天的严寒十分罕见，巴哈欧拉、祂的家人以及十二位陪伴信徒被迫在隆冬季节离开君士坦丁堡。整个地区的河流都结了冰，要想取水，必须先生火，几个小时之后冰才能完全化开。在波斯和土耳其的一些地方，连动物都没能经受住严寒，死在了雪地里。

流亡者乘坐马车和牲畜出发了，他们的物品都堆在牛车上。一路历经雨雪，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晚上赶路。在去往阿德里安堡的路途中，他们走了十二天，穿越了寒风呼啸的阴冷乡村。许多反抗当局的人都被流放到了阿德里安堡。

在描述此次流放时，巴哈欧拉这样写道：“他们……将我驱逐，这般屈辱非世间任何屈辱堪比。”“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天气里，我的家人和陪伴我的人们都没有必需的御寒衣服。”⁷历史学家纳比勒写道：“如此温顺忍受的流放，令记述它的笔流泪，令承载它的纸羞愧。”⁸

159



1863年12月12日，巴哈欧拉抵达阿德里安堡。祂在这里度

过了动荡不安的四年，各种严重的事件让祂个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但也正是在这四年来，巴哈欧拉写下了一些最为重要的圣作。

巴哈欧拉所到之处总能备受敬仰，阿德里安堡的人民也不例外。他们慢慢认识到，这个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人物，威严、睿智、亲切，绝不是平常的流亡者和囚犯。政府官员对祂极为尊敬，有些人逐渐开始忠诚于祂。不仅是有学识有修养的人受祂吸引，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也乐于坐在祂的脚边，听祂谈话。

巴哈欧拉如今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启示圣作和教导自己的追随者上，到定期聚会上讲话。与在巴格达的时候相比，祂到外面与公众见面的次数少了很多。这一任务现在交到了祂的爱子阿博都-巴哈手中。在与阿博都-巴哈有过接触人看来，祂简直就是神奇的源泉。一方面，祂有着深邃的智慧和灵性事务的洞察力，另一方面，祂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又有非常实际的应对办法，这让祂吸引了众多仰慕者。最为重要的是，祂的个人魅力、令人愉悦的幽默感、对所有人的无私的爱以及服务他人的强烈愿望，让祂在同龄的年轻人中脱颖而出。

160 阿德里安堡的总督⁹极具才干，同时他也是巴哈欧拉的仰慕者之一。后来他也非常忠诚于阿博都-巴哈，总是寻求祂的陪伴，而且经常在家里款待祂。有一次，他在一次众多著名教士的集会上公开称颂阿博都-巴哈。当时，这些宗教权威正在讨论一个让他们非常困惑的复杂问题。阿博都-巴哈却用一种深刻而易懂的方式阐明了这个问题。总督对这位年轻客人的学识大为惊叹，表示希望阿博都-巴哈能够经常出席这样的集会。

巴哈欧拉的小儿子米尔扎·迈赫迪只有十几岁，他不像

哥哥那样经常与公众见面，但他温和的天性、他的无私和礼貌也完全征服了巴哈欧拉追随者的心。年纪轻轻的他就把时间大量花在了祈祷和冥想上，而且他如磐石一般忠诚于巴哈欧拉和祂的圣道，堪称楷模。一个看着他长大的人说，他是巴哈欧拉追随者之中的中流砥柱，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向他们诵读巴哈欧拉的圣作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示范，教他们学会“礼貌与耐心、庄重以及对上帝意愿的光辉服从”。¹⁰

巴哈欧拉去世后，祂的女儿巴希叶·哈努姆在对圣道的服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眼下，她还受限于一作为一名女士的活动范围，因为这个国家的习俗就是如此。她过着服务的生活，帮助母亲照料不计其数的朋友和来到家中的陌生人。友善而亲切的阿西叶·哈努姆总是欢迎客人们的到来。妇女们经常来向她倾诉自己的伤心事和生活中的困难。在故乡有着“慰藉之母”称号的她总会展现出自己的爱和理解，她们离开时心情一定是更加轻松的。这位圣洁的女士被描述为“如女王般庄重而美丽，对所有人都无微不至，温和，极为无私，一举一动永远都能展现出纯洁心灵中的和善。她的出现似乎总能令所到之处有一种爱和幸福的氛围，让所有到来的人都沐浴在温和有礼的芬芳之中”。¹¹



巴哈欧拉的许多追随者经过长途的艰难跋涉，从波斯或者伊拉克来到阿德里安堡拜访祂。他们会住一段时间，然后便满怀热忱与激情回去，将“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已经到来的喜讯传播给巴孛的追随者。很快，波斯各个城镇、乡村和边远地

区的巴比信徒就知道了巴孛预言的那一位已经出现了。除了少数受到叶海亚挑唆的人，大多数巴比信徒都接受祂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位。巴孛殉道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所带来的恐惧和沮丧变成了喜悦和对上帝之圣道终将胜利的信念。早期信徒的那种精神复活了，传扬新信仰的迫切愿望让巴比们的活动重新高涨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叶海亚并没有被动旁观。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日益提升的名望和追随者对祂的忠诚让叶海亚满怀嫉妒与仇恨，他开始执迷于一个想法：杀死巴哈欧拉。孤注一掷的他实施了一个邪恶的计划，他邀请巴哈欧拉到家中用茶，在巴哈欧拉的茶杯上抹上了一种强力的毒药。毒药的效果非常严重。巴哈欧拉躺在床上，剧痛难忍，还发起了高烧，似乎已没有生还的希望。

人们把一位外国医生¹²请到了巴哈欧拉的床边，此人是基督徒，非常爱戴巴哈欧拉。看到病人的情况如此糟糕，医生知道自己已经无力挽救巴哈欧拉。他伏在巴哈欧拉脚下，随后起身绕床环拜，没有开出任何药方就离开了。在他走后，巴哈欧拉说，那位医生恳求上帝带走自己的生命，而留下巴哈欧拉。医生病倒了，几天之内就离开了人世。在去世之前，他告诉巴哈欧拉派来看望他的人，说上帝接受了他的祈祷。这就是巴哈欧拉在人们心中注入的爱，而这些人甚至都不知道祂的神圣地位。

162 巴哈欧拉的病情持续了一个多月，由于毒药留下的后遗症，祂的一只手总是轻微地抖动，一直到祂生命的尽头。叶海亚对祂表现出的刻骨仇恨让祂十分痛苦，也让祂明显地苍老了许多。祂写道：“多年来我用慈爱的手抚养他、培育他，他现

在起来要杀害我。”祂对叶海亚大声呼喊道：“奉上帝之名！我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你们的阴谋之剑伤害过。”“你对你兄长犯下的罪行，无人曾对他人做过。”¹³

陪伴信徒们因为巴哈欧拉的长期闭门静养而心生悲切。当祂能够走路时，祂常去附近的一个地方，那是祂一位忠诚的弟弟租下来的，那里种上了鲜花。到了晚上，祂常常坐在树荫里，信徒们就到那里去拜访祂。

即使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巴哈欧拉也不打算谴责叶海亚，揭露他的邪恶计谋。而叶海亚却再次准备谋害巴哈欧拉。他在巴哈欧拉的家人和陪伴信徒们的水井里下了毒，虽然有几个人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奇怪的症状，但没有人中毒身亡。随后他又开始和在公共浴室接待巴哈欧拉的理发师¹⁴套近乎。有段时间他对这位理发师十分友善，当他觉得可以依靠对方时，便要求此人在浴室里刺杀巴哈欧拉。那个人怒不可遏，他的第一反应是想立刻就地杀死叶海亚。让他没有下手的原因是，他想到犯下这个罪行后还要面对巴哈欧拉，而他知道巴哈欧拉肯定不会原谅自己。他从叶海亚身边跑开时，遇到了米尔扎·穆萨。他眼含热泪向对方倾诉了刚才发生的事情。米尔扎·穆萨说，叶海亚谋划此事已经很长时间了，并建议理发师忘掉这件事。巴哈欧拉得知此事后，禁止理发师说起此事，但这人没法把秘密藏在心里，很快整个流亡者团体就陷入了动荡和惊愕之中。但是，巴哈欧拉始终保持沉默，没有说过一句指责弟弟的话。

163

多年来，巴哈欧拉一直耐心地承受叶海亚给祂带来的灾难，容忍叶海亚过着不耻的生活，对他犯下的罪行也不予追究。但巴哈欧拉的仁慈和遮过之眼没有打动叶海亚的嫉妒之心，而且他还继续屡屡行邪恶之事。看到叶海亚对巴哈欧拉如

此仇恨，流亡者们非常震惊和不解，但他们尊重主的意愿，也同样对祂不忠的弟弟持容忍态度。然而，由于叶海亚的邪恶意图变得非常明显、不容忽视，人们开始不再与他为伍。当叶海亚无耻地宣布他得到了上帝的天启、全世界的人都要服从他的命令时，最终决裂的时刻到来了。

叶海亚一直害怕被人认作巴比杀死，在巴孛殉道之后总是躲在暗处。现在他发现，在阿德里安堡他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此，他天真地希望，如果公开发声，他就能破坏巴哈欧拉的权威，并使得巴比团体忠诚于自己。

叶海亚刚做出他那荒唐的宣言，巴哈欧拉就立刻选择与家人待在一起，闭门不出，并且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拒绝与任何人见面，让流亡者自由选择如何回应叶海亚的宣言。

叶海亚和少数几位心意相投的朋友从巴格达一直追随巴哈欧拉，并假装忠诚于祂。现在，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中间制造分裂，希望把这些人拉拢到他们这边。但是什么都动摇不了人们对巴哈欧拉的信念，他们聚集到一起日夜祈祷，希望巴哈欧拉回到他们身边。

叶海亚的公开背叛以及此事在巴比团体内制造的危机是巴哈欧拉一生中最令祂痛苦的事件。自从皈依了巴孛的圣道之后，祂就一直温顺地承受着各种针对祂个人的羞辱和苦难，但祂已经不能再容忍任何对上帝圣道的破坏之举。祂怀着悲痛的心情，与祂背信弃义的弟弟断绝了关系，此后再也没见他一面。叶海亚从政府拨给流亡者的津贴中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份，同时又从巴哈欧拉那里索取了不少钱财，随后住到了一个远离巴哈欧拉及其追随者的房子里。

巴哈欧拉的同伴们已经完全避开了叶海亚，并且开始自

称“巴哈伊”^①而非“巴比”，以表明他们是巴哈欧拉的追随者。



巴哈欧拉继续启示圣作，不管去到那里，也不管居住条件如何。在巴格达郊外的里兹万花园宣告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之后，祂开始让追随者了解祂自己天启的教义。例如，祂教导大家宁可被杀死，也不要取走他人的性命。在巴孛的天启中，许多巴比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在塔巴尔西、内里兹和赞詹，他们团结在一起，为了生存而战斗。巴哈欧拉在许多圣作中都称颂那些英雄人物的名字，赞美了他们勇敢、坚定地捍卫上帝之圣道的事迹，但祂禁止追随者再度拿起武器。作为对祂的指示的服从，巴哈伊们自那之后在面对各种形式的迫害时，从未拿起武器对抗压迫者。

日复一日，祷文、冥想、对灵性真理的阐释以及新天启的教义不断地从巴哈欧拉的笔端流出。祂最为优美的作品之一^②写于君士坦丁堡，是波斯诗歌中的经典之作。全文有三百句震人心魄的诗文，涉及多个灵性主题。在说到这首诗的内容时，一位波斯的巴哈伊学者写道：“祂授予心灵纯洁者的知识，祂为诚挚者解开的奥秘，祂给予智者的智慧，祂给予钟爱者的忠告与劝诫，所有这些都是矗立在这首圣诗中的无法攀抵的山峰。”^③

165

① 意为荣耀——巴哈欧拉之名——的追随者。

② 《玛斯纳维-穆巴拉克》。

③ 阿迪卜·塔希尔扎德，《巴哈欧拉启示录》，第2卷，第29页。

这首诗里提到了显圣者就如太阳。在物质世界里，太阳是生命产生的首要原因，同样，上帝的显示者是人类灵性生命的源头。祂的到来就好比春日的太阳。太阳唤醒了生命，让万物在这个季节开始生长，同样，显圣者释放的灵性能量也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原因。巴哈欧拉在许多圣作中都曾涉及这一主题。祂解释说，当灵性的寒冬降临、人类丢弃了以往承自上帝的指引之时，显圣者便会到来。于是，祂赋予人类新的灵性能力，将人类从疏忽的深渊提升到高贵和灵性发展的新巅峰。

在这首诗中，巴哈欧拉赞美了这个时代的伟大，因为先前天启至此达至圆满，也是过往先知为之铺垫并渴望看到的时代。

巴哈欧拉在诗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主题是超脱。祂说，人有能力到达灵性完美的无上高峰，来反映上帝的属性，并且不断接近造物主。然而，要达到这一地位，人必须将自己的心灵从生活中的物质事务中解脱出来。巴哈欧拉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让人抛弃世界，将自己从同胞中孤立出来，或者苦行以期获得灵性裨益。巴哈欧拉解释说，上帝在此世创造了美好的事物供人享用，我们并不能通过拒绝上帝提供的惠赐而变得更具灵性。但我们的的心灵不能留恋此世转瞬即逝、终将毁灭的事物。我们必须认识到，与动物不同，我们不能只关心物质的需求和愉悦。我们是灵性的存在，只在地球上短暂生存，为的是为下一个世界的生活做准备。在那个世界中，我们在此世获得的高贵品质和神圣美德将派上用场，正如一个婴儿在母亲的子宫中发育出的四肢将在这个世界中用到。

但是，对此世的超脱是不够的。巴哈欧拉说，我们也要学着让心灵超脱于下一个世界的奖赏。我们不应该出于害怕惩

罚或渴望奖赏而崇拜上帝。当我们相信了祂在世界的显圣者，我们对造物主的爱已经足以让我们服从于祂。正如真正爱人的唯一愿望就是取悦他的挚爱者，真正的信徒也会忘记自己的欲望，而只寻求他的主的愉悦。



巴哈欧拉在祂的圣作中反复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祂告诉我们，祂的神赐使命就是联合全世界，建立起此前的显圣者所预言的大团结。祂号召追随者扛起团结的大旗——这团结以对他人的爱为基础。祂告诫我们，不管对朋友还是对陌生人，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友善，忽视他们的错误，切莫使别人伤心。祂反复提醒信徒，他们能给圣道带来的最大伤害莫过于内部的不团结。

巴哈欧拉亲身垂范，教会了大家该如何对待彼此。祂永不减退的爱和怜悯永远都与众人同在。每个人在伤心或者喜悦时，都会得到祂的特别关注。祂经常慷慨解囊，尽可能地为一位陪伴信徒带去舒适。

抵达阿德里安堡之后，巴哈欧拉告诉其他流亡者要开始谋生了。那样他们便会投入到某项有益的工作中，不至于生活在赤贫当中。巴哈欧拉本人非常容易满足。尽管祂在奢华的环境中长大，以前过的是富足、舒适的生活，而如今，几片面包、一点奶酪常常就是祂的一顿饭。

167

在一篇启示于阿德里安堡的祷文中，巴哈欧拉确定自己与过往时代显圣者们的等同身份。祂写道：

“主啊！我的上帝，赞美归于祢，因为祢那不可思议的救

令的神奇启示，也因为祢给我命定了无数的痛苦与考验。有一个时期，祢把我交到宁录^①之手；另一个时期，祢让法老^②的权杖迫害我。通过祢包罗万象的知识以及祢旨意的施行，唯有祢可以估计我在他们的淫威下所蒙受的无尽苦楚……又由于我将祢荣耀的独一性的隐秘瑰宝展现在人们眼前，由于我将祢统权和永恒权力的奇妙表征向人们揭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③……再后，我被悬挂起来，我的胸膛成为敌对者射击的靶子，以发泄蓄意的残暴。我的四肢满布弹孔，躯体被撕裂^④。最后，看看吧，在目前的日子，恶毒的敌人如此联合起来对付我，他们不断地策划将仇恨与敌对的毒液注入祢的仆役们的灵魂中。他们竭尽全力完成他们的计谋……我的境况纵然悲惨，我的上帝，我所仰爱者啊！我却感谢祢，在祢喜悦的圣道上，无论什么困难降临于我，我的灵都衷心感激；祢命定给我的无论什么，我都感到满意，无论我要经受何等灾难、痛苦与悲伤，我都乐意接受。”¹⁵

168

巴哈欧拉常常说起肉体消亡之后灵魂生存的那个世界。祂告诉我们，那是一个荣耀的世界，无可描述，也无法想象，因为我们还囿于此世物质存在的局限。祂号召追随者过一种高贵的生活，净化品格，获得神圣的美德，让自己配得上上帝在下一世的福佑。祂解释说，如果地球上的存在终结后就没有其他的存在，那么众多显圣者就不会承受祂们的苦难。祂写道：“在脱离肉体之际，灵魂若能彻底摆脱世人的虚妄臆想，那它

-
- ① 迫害亚伯拉罕的国王。
 - ② 迫害摩西的国王。
 - ③ 指耶稣。
 - ④ 指巴孛。

必得福佑。这样的灵魂遵循其创造者的意愿生活和行动……任何人若获知上帝、那上天王座与下界凡尘之主的诸世界为这样的灵魂命定了何物，此人的整个身心必定会由于热切希望达到那最崇高、最圣洁灿烂的境界而立即大放光彩……”¹⁶

在阿德里安堡，巴哈欧拉大量启示圣作，常常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口述上千句诗文。在这样的时候，在场的人都会因为巴哈欧拉散发出的力量和荣耀而陷入敬畏。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神圣的诗篇日夜不停地倾注而下，其数量之巨简直不可能全部记录。”纳比勒证实说：“许多文书日夜忙碌，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应对这一任务。其中包括米尔扎·巴吉尔-设拉子……单他一人每天抄录的诗节就不下两千句。他苦干了六七个月。每个月他都抄写好几卷，以供送往波斯。”¹⁷

巴哈欧拉的许多圣作都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给男女信徒的，但这决不是写给个人的平常书信，因为其中包含了可令每个人受益的重要教义，而且这些信会被誊写，在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中间传阅。

有一位波斯的信徒¹⁸一直致力于传播巴哈欧拉的圣作。虽然他不识字，但上帝却赋予了他许多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当第一批流亡者到达巴格达之后不久，这位忠诚且深受人们喜欢的信徒就去了那里。从那时起一直到巴哈欧拉的掌教期结束，他一直承担着这项危险的任务，那就是将巴哈欧拉的圣作带去波斯，再把信徒们的信件和消息捎回。这一服务他坚持了四十年。旅途中的他经常囊空如洗，还要经受数不清的考验和困难。在一些乡村，新信仰的敌人时刻防范任何人携带巴哈欧拉的圣作。因此从这些地方经过时，他就要面临巨大的危险。尽管如此，这位忠诚的信徒总能想办法完成自己的使命，从不

允许巴哈欧拉的任何圣作落入敌人之手。有一次，他在波斯的一个小镇遭到逮捕，并且面临搜身。他知道不仅自己有性命之忧，那些收信人也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因此他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没让信件被搜到——他把信撕成了碎片，然后吞到了肚子里！



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宣示的消息如今传遍了波斯和伊拉克的整个巴比社团。此时已经到了祂向世界其他地方宣告自己神圣使命的时候。在叶海亚公开背叛后，严重的危机让巴哈欧拉陷入了悲痛，也给阿德里安堡的流亡者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巴哈欧拉还在经受余毒的影响，但祂强有力的笔锋就像响亮的号角，开始向世界上的国王和统治者、向国家重臣、哲学家以及各宗教的领袖宣告祂的天启。

在那个时代，大部分国家都是由骄傲、专横的君王统治。他们大权在握，臣民都不敢惹怒他们。但巴哈欧拉却以威严、权威的口吻给他们写了信。祂谴责他们虽然知道祂和同伴受到残暴的对待，却没有细细探究祂的圣道。祂告诫他们，要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帮助其中的穷人。祂责备他们聚敛钱财，并警告他们扩充军备是十分危险的。祂号召他们放下彼此之间的分歧，这样就不再需要军事力量，只需在本国之内维持秩序即可。如下节选自巴哈欧拉给各国统治者的信件：

170

“探究我的圣道，查询我的遭遇，公正地在我与我的敌对者之间做出判决，愿你们公正地对待邻舍。倘若你们不阻止压迫者之手，倘若你们不能保障受压迫者的权益，你们还有什么

权利向人夸耀？”¹⁹

“我获悉，你们的花费逐年增加，而把重负加诸百姓。这的确超出了人们的负担能力，这是严重的不公平……”

“须知，穷苦者是你们之中上帝的信托。小心谨慎，切莫辜负了祂对你们的信赖，切莫不公平地对待他们……”²⁰

“消除你们之间的分歧，削减你们的军备，这样才能减轻你们的负担，你们的心灵才能获得安宁。克服分裂你们的歧见，这样，除了保卫城市和领土所需的军备以外，不再需要额外的军备……”²¹

“我以无可匹敌和明确无误的语言在这书简里启示的忠告，倘若你们不放在心上，神的惩罚会从四面八方向你们袭来，祂的公正判决将会对你们宣布。在那一日，你们将无力反抗祂，你们会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愿神宽恕你们及你们的手下。……”²²

巴哈欧拉对波斯驻土耳其大使说道：

“沙阿……的大臣啊！你以为我的手中握着圣道的最终命运呢？你以为我被囚禁抑或被迫遭受屈辱，甚至我完全灭亡，便能使圣道的方向偏移？……除祂以外别无上帝，祂有大能显示祂的圣道，颂扬祂的证据，确立祂的旨意，并提升它到如此崇高的位置，以至你或任何背离上帝者之手都不能触及或损毁它……”

“倘若这圣道是上帝的，那么就没有人能战胜它；倘若它不是上帝的，那么你们的神职人员和那些追随腐败欲念的人以及反叛祂的人，便有足够的能力打倒它。”²³



波斯大使仍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敌对手段。得知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的声望越来越高，政府官员、宗教领袖以及驻阿德里安堡的外国领事都对祂十分敬重，这位大使十分担忧。他害怕巴格达的情形再次在阿德里安堡上演，导致整个城市的人都会受到祂及其教义的影响。另外一件让他警觉的事情是，巴哈欧拉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从波斯和伊拉克前去看望祂。

对于叶海亚在流亡者中间制造的混乱，以及他对巴哈欧拉的造谣中伤，信仰的敌人自然持欢迎态度。波斯大使充分利用了这种局面，竭力在土耳其当局眼中败坏巴哈欧拉的名声。叶海亚随后给波斯大使和君士坦丁堡的一些高官写了信，指控巴哈欧拉参与旨在推翻政府的秘密活动。对大使来说，这简直是最好的借口。他借机鼓动土耳其当局将巴哈欧拉赶到某个偏远的地方去，那样祂就无法再对别人产生影响了。

巴哈欧拉此前就已经预知祂将要离开阿德里安堡，并且提到阿卡^①将是祂的下一站流放地。而且祂还送走了一些聚集在阿德里安堡的巴哈伊信徒。之后有一天，在没有事先预告的情况下，士兵们包围了祂的房子，并责令祂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他们把其余的流亡者聚集到一起，并且拍卖了他们的财物。谁都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一时间流言四起。政府指定巴哈欧拉的两位忠诚的弟弟以及其他三个人与祂同行，但并未告知目的地。

172

巴哈欧拉的追随者没有准备与祂分离。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名字不在与巴哈欧拉一同流放之列时，悲痛欲绝，决定割喉自尽。几位朋友及时赶来救他，但他血流如注，且不允许医生

① Akká，即古代的Acre城，以色列的一部分。

为他缝合伤口。巴哈欧拉得知此事后，来到他的床榻边，承诺等他的身体好转、能够上路时，再派人来接他。确定了不会与主分离太久之后，这位忠诚的信徒才允许医生为自己医治，并且后来去了巴哈欧拉身边。

其他的流亡者也十分伤心。他们不忍与巴哈欧拉分离，恳求祂不管去往什么地方，一定要带上他们。巴哈欧拉被信徒们无法抑制的悲伤打动了，因此，尽管苏丹下令只允许一些人和祂同行，但祂坚持所有流亡者都应陪同祂。当局同意了。

阿德里安堡的行政长官用尽了职权内的一切办法，试图说服首都负责此事的相关官员相信对巴哈欧拉的指控是不实的，但却徒劳无功。他对自己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自己没有去执行苏丹的命令。他向巴哈欧拉表达了自己的遗憾，随后离开了阿德里安堡，由他的副职去执行首都方面的命令。

这个时候，一些驻阿德里安堡的外国领事找到巴哈欧拉，表示他们的政府可以为祂提供保护。他们请求祂允许他们采取措施，阻止土耳其政府执行这一残暴的阴谋。巴哈欧拉向他们表示感激，但委婉回绝了所有人的帮助。祂说，祂全心全意地信赖上帝，接受上帝所命定的一切。那段时间，诸位领事多次拜访巴哈欧拉，这期间除他们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巴哈欧拉的住处。他们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热情接待，但巴哈欧拉始终不允许他们与土耳其政府进行交涉。

173

阿德里安堡的居民对巴哈欧拉充满敬意，在过去的五年间与祂的追随者多有接触。此时他们对这些巴哈伊们所受到的对待感到震惊。他们说，这些人展现出的唯有善良和高贵，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将其视为罪犯。许多人都表示同情，当他们看到无辜的巴哈伊信徒受到的残暴对待时，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

泪。

当巴哈欧拉要离开阿德里安堡时，附近地区的人——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聚集到祂身边，痛哭不已，都想挤上前来亲吻祂的手或者衣边，以表达自己的爱戴和尊敬。他们的嚎哭和悲叹正像巴哈欧拉从巴格达启程时的情景。

巴哈欧拉、祂的家人及陪伴信徒们被带到了加利波利海港，又在那里停留了四天，这时才得知苏丹打算将巴哈欧拉驱逐至阿卡，那是叙利亚一个可怕的流放地。

巴哈欧拉要求陪伴信徒们重新考虑要不要与祂同行。祂警告人们，此次流放与之前都不一样，他们将经历比此前更为严重的考验和苦难。然而，所有的陪伴信徒都不愿改变初衷。对他们而言，能与挚爱的主在一起，经历怎样的苦难都是值得的。七十多名男女信徒及其子女自愿陪巴哈欧拉一同流放至阿卡。

阿卡是一座监狱之城，四周有深挖的护城河和高耸的围墙。城门有两个：一个是海门，犯人入城的城门；一个是陆门，供给品入城的城门。两个城门都有卫兵日夜把守，如果没有当局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通过。

阿卡城什么都没有，连饮用水也是从外面运进来的。狭窄的街道满是污秽，空气浊臭不堪，以至于有这样一句谚语：

174

“飞过阿卡的鸟儿必坠落而死。”除了一些官员和原住民，这里的人全都是从帝国各个地方驱逐来的最可怕的罪犯和最危险的政治犯。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的人一般都活不久。

1868年8月21日，巴哈欧拉与家人、陪伴信徒一起登上了一艘汽轮，从加利波利起航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又在那里乘船去了海法，这是一个地中海海港，距离阿卡很近。有几

名巴哈伊的名字不在政府的名单之中，因此不能与巴哈欧拉同行。他们被告知，除非自己买票，否则不能登船。让官员们诧异的是，这些人居然愿意付钱，加入同伴们的行列中。这些官员说：“这是些什么人？谁会自掏腰包把自己送入未知土地上的未知监狱之中？！”

护卫巴哈欧拉去加利波利的官员²⁴来向祂表达自己的遗憾，临走时，巴哈欧拉对他说：“告诉国王，这片领土将从他手中丢失，他的事情将搞得一塌糊涂。”²⁵祂说，苏丹应当召集博学之士来探究祂的圣道，应当让巴哈欧拉为祂的宣告给出证据。如果苏丹发现祂有谋反的迹象，或者有任何有违上帝意愿的作为，那么他就可以如此残暴地对待祂；但苏丹却只听从心怀恶意者的意见，非常不公平地让无辜的人受到了这么多的苦难。这位官员谦卑地站在巴哈欧拉面前，专心地听了祂的话，并承诺一定会把这些汇报上去。



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期间，祂在波斯的追随者受到了更为严重的迫害。巴哈欧拉宣告后，那里的巴比们被注入了新的精神，他们中的优秀学者写了卓越的著作来支持祂的宣告。巴哈伊信徒受到了新一轮的迫害，野蛮残忍的程度不亚于巴孛殉道后巴比信徒受到的对待。后来，当土耳其政府决定将巴哈欧拉驱逐至阿卡时，波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通知了波斯驻伊拉克和埃及——那里已有小规模巴哈伊社团——的领事，他们可以任意对待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因为巴哈伊不再受土耳其政府的保护。

此时，住在巴格达的巴哈伊只能任凭宿敌的摆布——波斯领事及他的同伙，那位设计陷害巴哈欧拉的教士。这两人联手给整个巴哈伊团体施加了残酷迫害。信徒们的房子被洗劫一空，而且他们还从巴格达被驱逐到摩苏尔，伊拉克的另外一个地区。在那里，人们拒绝为他们提供水或者卖给他们食物，若不是摩苏尔的土耳其人总督伸出援手，所有人都无法生存下去。这位官员收到了巴格达总督的命令，要善待巴哈伊。他把这些信徒安顿在了一家很大的客栈，并且给他们送去了水和食物，直到摩苏尔人允许他们自力更生。

在埃及，巴哈伊被戴上锁链，受到严酷的监禁。后来他们又被驱逐至苏丹，可怕的旅程有千般折磨、万般苦楚，无法用言语描述。他们两两一组被绑在一起，一人左脚与另一人右脚用锁链拴在一起，一人左手又与另一人的右手用沉重的手枷拷在一起。随后他们被迫在伊拉克和苏丹之间的炎热沙漠中走了几公里。其中一人²⁶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这次行程。他写道：“手枷比链条和脚上的铁圈更让人痛苦。因为没有手枷，我们走路时就可以用手提着链条来减轻重负。但是，手枷使一组犯人僵硬地绑在一起，所以走动起来受到极大限制而变得极其困难。……”有段路途他们骑上了骆驼，对此他是这样写的：“在我们要重新上路的那天，我们被交给新的士兵，他们带来骆驼给我们骑。但是，由于我们是捆绑在一起的，难于骑上去……他们就把每一组犯人被捆绑的脚和手放在驼鞍上，一个人悬挂在骆驼的一边，另一个人在另一边，用棉单将悬挂的身子绑到骆驼上。一直保持这种姿势是极为困难的。人们无法想象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折磨了……虽然我们受到极大的痛苦和折磨，不过由于我们看到彼此悬挂着，我们常常开怀大笑，

终于活着到达了尼罗河……” 去往苏丹的可怕行程持续了大约五个月，随后他们又领教了另外一座监狱的严苛，那里比此前的情况更为糟糕。

这些巴哈伊信徒在埃及刚被关押起来，巴哈欧拉就派了祂忠诚的使徒纳比勒前去呼吁埃及当局放人。但波斯领事知道他是巴哈伊，把他关在了亚历山大港。入狱期间，纳比勒与一位狱友成为了朋友，此人是叙利亚医生，名叫法里斯。法里斯是坚定的基督徒，熟读《圣经》，并且想让纳比勒皈依基督教。两个人做了长时间的讨论，最终的结果是，法里斯成为了巴哈伊，心中燃起了对上帝新的显示者的爱火。

在遭到囚禁前的一天晚上，纳比勒曾梦到巴哈欧拉对自己说，八十一天后他将有开心的事。纳比勒把自己的梦告诉了法里斯，他们一起迫切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到了那天，纳比勒从监狱的顶上看着街上的人们，忽然间认出了一位从阿德里安堡来的教友，由一名卫兵护送。纳比勒向他呼喊，并且说服了卫兵让对方到监狱中来。在那里，那人告诉纳比勒，巴哈欧拉在停泊在港口的船上，他本人与一位卫兵上岸来购买一些补给。

法里斯过来时，纳比勒已经伤心欲绝。法里斯问他发生了什么，这不应该是喜悦的一天吗？纳比勒回答说，巴哈欧拉乘船到了亚历山大港，尽管祂和他们如此接近，他们却不能去见祂。法里斯说，有一位基督徒朋友要来拜访他，并提议他们都通过这位朋友给巴哈欧拉写信。法里斯写的信非常感人，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主的忠诚，以及无法到祂尊前的痛楚。如下节选自那封以阿拉伯语写成的信：

“啊，祢乃至荣耀者之荣耀者，至尊贵者之尊贵者！我书

应许者巴哈欧拉

写此函，谨献给如耶稣基督般的受难者……

“为了我们而忍受痛苦和磨难的圣尊啊！增强我们的信仰，挑选我们为祢服务，恩准我们做祢圣道上的殉道者，好让我们的鲜血能为祢的仁爱而抛洒。我们弱小而无知，将祢的荣耀赋予我们吧，以免我们沦为败寇之流。授予我们仁爱与信仰之殊荣，纯净我们的心灵，以免违背祢的慈悲之意愿。帮助我们忘掉自我，好让我们能片刻不停地为祢服务，除非祢乐意恩准我们歇息。”²⁷

巴哈欧拉热情地接待了法里斯的朋友，并且答复了他带来的信件。阿博都-巴哈也给纳比勒写了信，米尔扎·迈赫迪为囚犯们送上了糖果。这位朋友兴奋地回来了，一看到两位囚犯就喊道：“以上帝之名！我看到了基督之父。”法里斯亲吻了他的眼睛，说道：“我们的命运是离别之火，你的则是注视全世界挚爱者的惠赐。”²⁸

巴哈欧拉在给他们的回信中表达了对法里斯特别的爱和福佑，并请他相信他很快就能得到释放。那天的确是喜悦的一天。

三天后法里斯得到了释放。他很可能是第一位信仰巴哈欧拉的基督徒，获释后的他一生都致力于在自己的人民中间传扬新信仰。不久后纳比勒也获得了释放，并且去了阿卡，以期拜见巴哈欧拉。

VIII

1868—1877

叶海亚和他的同伙的阴谋造成巴哈欧拉被驱逐至阿卡，但他们也没有逃过土耳其当局的惩罚。他们被流放到了地中海中的塞浦路斯岛上，不过其中有两个人和巴哈欧拉一起被送到了阿卡，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监视巴哈欧拉。同时，有四名巴哈伊被迫和叶海亚一同去塞浦路斯。巴哈欧拉及其陪伴信徒乘坐的汽轮从亚历山大抵达海法港，巴哈欧拉踏上一艘小船朝对岸驶去，一位不幸与叶海亚同行的人绝望地跳入海中。当局把他从水中救上来时他几乎已经溺亡。他们好不容易把他救了过来，并强迫他继续前往塞浦路斯。但后来，他从那个岛上逃了出来，改换名姓后去了阿卡。

巴哈欧拉于1868年8月31日抵达海法。祂的敌人把祂送上了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圣地的土地，从而实现了许多圣经书的预言，即主会用自己的莅临为圣地带来福佑。

两三千年以前，先知们就明确地预言主会来到圣地：“从全美的锡安^①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决不闭口。”“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②“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③“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④

阿卡尤其被视为神圣之地。它被称为“希望之门”^⑤、

① 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经常被用来代指整座城市甚至圣地。

② 《诗篇》24:10。

③ 《以赛亚书》40:9。

④ 《阿摩司书》1:2。

⑤ 《何西阿书》2:15。

“一座受上帝特别怜悯的叙利亚城市”^①。尽管它如今令人恐怖，却曾经有这样的说法：“拜访过阿卡的人有福了，拜访过阿卡拜访者的人有福了。”“在那里祈祷的人，他的声音将传至天堂。”^②

一群“圣殿会”基督徒，从德国来到了圣地，并且定居在海法的卡尔迈勒山脚下，等待耶稣基督的复临。但他们期望基督从天而降，而没有认出以囚犯的身份来到这里的主，就像在祂之前的耶稣一样，祂也遭到了世人的拒绝和迫害。



巴哈欧拉和同伴们从海法被带到阿卡，他们乘坐一条极其粗陋的小船穿过海湾，没有任何遮盖物帮他们抵挡炎炎夏日的阳光。那天没有风，小船用了八个小时才抵达阿卡。流放地的居民此前听到过谣言，说新来的这些人是最可怕的罪犯，是没有任何道德的异教徒。当他们进入监狱之城时，一大群充满敌意的人聚集起来向他们大肆咒骂和嘲笑。但也有一些人被巴哈欧拉的光辉和威严所吸引。这其中有一位老兵说他可以从巴哈欧拉的面庞上看出伟大、荣耀和真诚的表征，阿卡的居民应当感谢上帝，因为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到来将给这块土地带来福佑。

180 离阿卡滨海的城墙不远，在围绕着整座城市的第三道护城河之内，有一座森严的石头建筑。此前这里是士兵的兵营，后来被改造成监狱，很多最危险的罪犯都被关押在这里，如今巴

① 先知穆罕默德。

② 先知穆罕默德。

哈欧拉和祂的同伴们也被带了进来。旅途的艰辛以及这个地方的酷热和恶臭令人难以承受，因此他们刚刚抵达，巴哈欧拉的女儿巴希叶·哈努姆就晕倒了。他们只在院子里的一个小水塘里找到了一点水，帮她醒过来。

巴哈欧拉被单独关在兵营顶层的一个潮湿的牢房里。牢房的地板上布满了土，房顶上刷的泥灰已经所剩无几，而且还在继续掉落。阿博都-巴哈就寝的地方先前是一间停尸房，其他人则全部挤到了一个房间里，门外有十名卫兵看守。

当天白天和晚上，他们没有得到一点食物和水。他们乞求士兵给孩子们拿点水来，但是遭到了拒绝。第一天过后，他们每个人领到了三块又黑又小、难以下咽的咸面包片，这就是他们一天的配给。后来他们可以用这三块黑面包换两块可以食用的面包。

抵达后的第三天，相关人员在清真寺宣读了苏丹的诏书，以警告阿卡的居民对新来的人保持警惕。诏书上说：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都是危险的罪犯，他们决意使任何接触到的人堕落；他们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与任何人交往。

一开始，阿卡的总督¹非常残暴地对待他们，但有一天他遇见了阿博都-巴哈，并且被祂的品格深深打动了，因此完全改变了态度。他意识到阿博都-巴哈和祂的家人都非常高贵，关于他们的传言都毫无根据。他给了犯人一点微薄的津贴，并允许其中一些人在士兵的护送下到市场上去购买日用品。

没有像样的食物，监狱里酷暑难耐且肮脏不堪，而且没有洗涤用水，因此他们的健康状况很快就受到了影响。除了阿博都-巴哈和另外一人之外，所有人都患上了疾疫和腹泻。他们没有得到医疗帮助，唯一能照料他们的就是阿博都-巴哈。

在另外一个没有倒下的人的帮助下，阿博都-巴哈日夜照顾病人，并且用政府给他们的一点钱买了些食材，为他们做了一道简单的肉汤。

有三位囚犯死去了。其中有两人是兄弟，他们死于同一天。卫兵拒绝埋葬他们，除非先拿到埋葬所需的钱。由于他们不名一文，巴哈欧拉让人把自己的坐毯拿去卖掉。后来他们才发现，卫兵扣下了钱，把两人埋在了墓地外的一个洞里。两人依旧穿着旧衣服，身体没有得到清洗，也没有裹上尸衣。

他们不允许巴哈欧拉离开牢房，或者与任何人见面，包括他自己的陪伴信徒。当他们带来了一位理发师为他理发时，一名卫兵一同进来，并且禁止理发师与巴哈欧拉讲话。土耳其政府不断发来命令，指示阿卡当局不可放松对囚犯的限制。

在巴哈欧拉和他的陪伴信徒被驱逐至流放地一年多以后，君士坦丁堡的波斯大使写信给他的政府，说他已经通过电报和信件给大马士革^①的总领事发去命令，要求他去阿卡，并且“与当地总督协商有关严密看管他们的所有必要措施……要求他返回大马士革以前，安排一个当地代表，确保‘高门’^②下达的那些命令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我还指示他每隔三个月从大马士革到阿卡去一趟，亲自监视他们的情况，并向公使馆提交报告。”²

182

尽管受到了严格的监禁，但巴哈欧拉还是让追随者放心，他说：“不必害怕。这些门将会打开。我的帐篷将在卡尔迈勒山上搭起，无上的喜悦将会到来。”³

① 叙利亚的首都。

② 奥斯曼土耳其政府。



兵营的囚犯们面临的状况开始慢慢地改善。负责的相关官员，甚至连粗鲁的卫兵，在面对巴哈欧拉的高尚和威严，以及阿博都-巴哈对朋友和敌人发自内心的爱时，都不能无动于衷。慢慢地，犯人们受到的限制松动了，他们可以在兵营之内活动，而且有了另外几间住房。巴哈欧拉受到了他们的尊重，并且可以随时与陪伴信徒见面。祂在任何与祂有接触的人心中激发出了无限的爱，先是卫兵的指挥官⁴和他的两个兄弟，以及后来的几位高官，都成为了这位高贵囚犯的追随者。

巴哈欧拉刚到阿卡时，祂在其他地方的追随者得不到祂的音讯，因此非常担心祂的安危，更糟糕的是，祂的敌人传言说这些囚犯在去往阿卡的路上被淹死了。得知他们的主还在世时，其中有一些人就从波斯一路来到阿卡，经历几个月的行程，冒着生命危险穿过那些村镇——这些地方的人一旦得知他们是巴哈伊，便会将他们处死——希望能够见到巴哈欧拉。然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发现根本无法进入监狱之城。他们站在护城河以外的平地上，等待巴哈欧拉看到他们，并且从监狱的铁窗后向他们挥手。然后，他们便满怀希望和对巴哈欧拉的爱，带着主依然健在的消息回到家乡。

这段时间，来到阿卡的信徒之中有一位老人。虽然已经年迈，他却跋山涉水，从波斯一路来到阿卡，盼望见到巴哈欧拉。他站在监狱外，连续等了三天。但由于他眼睛已花，看不到监狱里向他挥舞的手。他流下了泪水，犯人们从远处看着他，陪着他垂泪。

纳比勒在埃及获释后，乔装打扮来到了阿卡，并且成功进

入了城内。但是与巴哈欧拉一同来到阿卡的叶海亚的两名追随者认出了他，并通知了当局，致使他被驱逐出去。这两个人与土耳其官员联手来，并且被安排在了城门之上的一个房间，他们可以从那里认出试图进入阿卡的巴哈欧拉的追随者。纳比勒在乡间流浪了四个月，晚上就睡在洞穴里。后来他又一次想办法进入阿卡城内，这一次停留的时间稍长，但随后还是再遭驱逐。可是，他无法离开巴哈欧拉的居住地，于是继续住在阿卡附近，直到后来他可以拜见巴哈欧拉。

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时就预言祂将被驱逐至阿卡，于是阿博都-巴哈就派了一位巴哈伊到监狱之城去定居。此人成功地留在了那里，并且开了一家商店。没有人怀疑他是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因此，当有些朝圣者进入到阿卡城内后，他便可以为大家提供帮助。巴哈欧拉那些获准外出购买补给的同伴们与这位信徒取得了联系，把监狱里的消息带出来给他，同时从他这里得到外面朋友们的消息。



巴哈欧拉笔耕不辍。即使在从阿德里安堡去往阿卡的艰苦旅途中，祂也继续口述神圣启迪的经文。在阿卡的监狱里，祂的儿子米尔扎·迈赫迪每天晚上都会去祂的牢房，记录下祂所口述的经文。

傍晚一有时间，米尔扎·迈赫迪就会到兵营的房顶上，独自在那里祈祷和冥想。一天傍晚，正当他在房顶上踱着步，沉浸在冥想中时，他从天窗摔了下去，掉在了一个打开的板条箱上。尖利的长钉刺穿了他的身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浑

身是血。阿博都-巴哈跑到巴哈欧拉那里，扑倒在父亲脚下，乞求祂挽救弟弟的生命。这位悲伤的父亲来到临终的儿子身边，问他是否愿意继续活下去。米尔扎·迈赫迪立刻回答：

“不。”他乞求巴哈欧拉接受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献祭，这样远途而来的朝圣者就能与祂见面。巴哈欧拉接受了这一牺牲，向儿子承诺这愿望一定能实现。随后，祂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上帝祈祷道：“主啊，我的上帝，祢是荣耀的！祢看见我在敌人手中，我的儿子在祢面前沾满油污……我的主啊，我已献上祢所给予我的，这样祢的仆人就能觉醒起来，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就能团结起来。”⁵

年纪轻轻的米尔扎·迈赫迪的悲剧性死亡，让流亡者陷入了无尽的悲伤。巴哈欧拉的牢房传来撕心裂肺的悲叹，祂呼唤着儿子的名字：“迈赫迪，迈赫迪啊。”阿西叶·哈努姆伤心欲绝。她因思念儿子而日夜泪流不止，直到巴哈欧拉安慰了她，用希望的言语宽慰她。祂说，她的儿子虽然可以选择生还，却自愿在上帝圣道之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祂请妻子相信，这一牺牲的效果很快就将显现。随后她的心灵得到了安慰，她顺从了上帝的意愿。



米尔扎·迈赫迪去世后不久，一些朝圣者就成功进入了阿卡。在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谢赫·马哈茂德^①的帮助下，他们悄悄进到了兵营之内。谢赫·马哈茂德是土生土长

① “谢赫”这一头衔指的是阿拉伯统治者或者博学的穆斯林神职人员。

的阿卡人，来自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在他大约十岁时，一位深受他父亲尊敬的老谢赫做了一个梦，梦见应许者来到了阿卡。他告诉马哈茂德，他本人和马哈茂德的父亲都不能活着见到应许者了，但马哈茂德可以在祂来到圣地后见到祂。他甚至提到应许者说的是波斯语，住在长长的台阶之上的一个房间里。马哈茂德长大后成了一名宗教领袖，精通《古兰经》和伊斯兰圣训，但他忘记了老谢赫以及他的梦境。

在巴哈欧拉被驱逐至阿卡后，谢赫·马哈茂德听信了关于这些波斯囚犯的谣言，并且决定杀死巴哈欧拉。他在斗篷下藏了一把匕首，去了兵营，求见巴哈欧拉。由于他在这座城市身居高位，卫兵们没有阻止他进入监狱。但是，当巴哈欧拉得知谢赫·马哈茂德求见时，祂说道，谢赫放下武器后方可进来。谢赫·马哈茂德大吃一惊，因为他确信没有人看到他携带的匕首。那天他转身离去了，但他决定改天不带武器再来，他自信自己可以徒手勒死巴哈欧拉。然而，第二次巴哈欧拉还是拒绝见他，说这位谢赫应当首先净化自己的心灵。谢赫·马哈茂德困惑不解地离去了。他在想，这人是谁，谁可以读懂别人内心的秘密？之后，他的父亲和那位老谢赫出现在了他的梦中，提醒他不要忘了多年前的那个梦境。当他这一次进入兵营时，阿博都-巴哈接待了他，并把他带到了巴哈欧拉面前。巴哈欧拉的威严和荣耀彻底征服了他，彻底改变了他。他伏倒在巴哈欧拉脚边，成为了一名热忱的信徒。

巴哈欧拉在兵营里被关押了两年两个月零五天，之后政府需要这个地方来安置士兵，于是囚犯们住进了城里。

巴哈欧拉和家人住的房子外站着卫兵，他们禁止巴哈欧拉离开房子。不过他们这时的生活轻松了很多，而且阿博都-巴

哈可以在城墙内自由活动。

人们渐渐熟悉了穿行在阿卡蜿蜒狭窄的小巷中的阿博都-巴哈的伟岸身形。人们都知道祂对流放地居民满怀怜悯。祂照料病人，拜访穷人，并且为伤心的人们带去安慰。祂的出现为他们灰暗的生活带来了阳光，人们开始越来越爱戴和尊重祂。没过太久，祂就赢得了敌人的心，连阿卡当局如今也对祂充满了尊敬。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冥顽不化，他们让自己对巴哈欧拉的偏见蒙蔽了双眼，他们拒绝与阿博都-巴哈交往。这其中有一人是一家商店的店主，每当阿博都-巴哈从商店经过时，他便大放侮辱之词。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阿博都-巴哈发现这人的商店关门了，而且此后几天也没有重新开张。于是阿博都-巴哈向附近一家店主了解情况。祂得知这人生病了，而且所有人都非常开心，因为可以不再忍受他的坏脾气。

186

阿博都-巴哈找到这人的住址，并且前去拜访他。他无助地卧在病榻之上，房间里十分肮脏，身边没有人照料。阿博都-巴哈请来医生，打扫他的房间，并且给他带来食物。祂每天都来看望这个病人，直到他病情好转可以下床。此人怀有极深的偏见，刚开始的时候，每当阿博都-巴哈进入房间，他便遮上自己的脸。但爱的力量最终打动了。有一天，他扑倒在阿博都-巴哈脚下，请求祂原谅自己。他说：“多年来，我对祢满怀敌意，祢表现出的却唯有爱意。”

如今，谢赫·马哈茂德帮着把一些来到圣地的朝圣者带进阿卡。其中一个方法是，他先到城门外，回来时带着一位朝圣者充当他的侍从，为他打灯笼照路。朝圣者拜见过巴哈欧拉之后，他再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人带出去。

阿博都-巴哈在靠近城门的一家客栈租下一个房间。祂会在深夜趁没人时带他们去见巴哈欧拉，而在此之前朝圣者可以先在这里住几天。



187

阿卡日常生活的艰辛和巴哈欧拉不断遭受的苦难都没有让祂的笔静默而停止启示圣作。的确，祂在圣地启示的圣作的范围和数量都超过了巴格达和阿德里安堡时期。祂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了世间的强大君王和宗教领袖。祂给其中一些单独写信，对另外一些则一并训谕，向他们宣示自己的神圣使命，揭露了他们不真诚和短视，并且呼吁他们团结起来。

“世间的君王啊！祂，万事万物之至高无上的主，已然莅临。这王国属于上帝，那万能保护者、自立自存者……此乃你所拥有之一切皆无可比拟的启示，唯愿你们能明白这一点……”⁶

“当心，切勿让傲慢妨碍你们认识启示之源，切勿让此世之物像面纱一样阻隔你与祂——天国创造者……”

“以上帝之公正起誓！我无意攫取你们的王国。我的使命乃是争取并拥有人心……唯愿你们能明白。”⁷

“世上的君王们啊！我看见，你们每年都增加开销，却将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这的确是非常不公平的……切莫为了给自己修建王宫而掠夺他们。相反，你们必须像为自己选择一样，为他们做出选择。我这样将有益于你们的事物展示于你们，愿你们明察。你们的臣民就是你们的财富……靠他们，你们才能治理；靠他们的财富，你们才能生存；靠他们的协助，

你们才能征服。然而，你们却如此蔑视他们！这多么不可思议！这岂非咄咄怪事！……

“世界的统治者啊！你们之间必须修好，如此，除了保卫领土所需的军备以外，便无需额外的军备。当心，否则你们便会忽略全知者、忠诚者的劝勉。

“啊，地球的君王们，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你们间不和的风暴，你们的臣民才有安宁，倘若你们也和他们一样了解这点。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一国对它国发动战争，你们大家应该一起反对它，因为这显然是唯一公正的。”⁸

祂对世上的宗教领袖写道：

“曰：宗教领袖们！勿用你们现行的标准和科学来衡量上帝经书，因为这经书本身就是人间确立的无误之天平。世间人们及其亲宗的所有之物皆须以此完美之天平加以衡量，而天平自身的份量只依其本身标准测量，唯愿你们明白。

188

“我慈爱的眼睛为你们哭得发痛，因为你们未能认识你们曾在昼夜晨昏呼唤的那位圣尊……

“你们，宗教领袖们啊！在前瞻力或洞察力上，你们当中有谁能与我匹敌？在宣说和智慧上，有谁胆敢放言能与我媲美？……

“我没有进过任何学校，亦未读过你们的任何论文。竖起你们的耳朵聆听本未受教育之士召唤你们皈依上帝——永在者——的话语。这比世间所有财富更有益于你们，唯愿你们明白。”⁹

当君王和宗教领袖对巴哈欧拉的话充耳不闻时，祂说他们将失去手中的权力。有史为证，骄傲的君主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自己的王国，所有教派的那些权倾一时的宗教领袖失去了对

民众的控制，而此前千百年民众一直盲目地追随他们。

巴哈欧拉给当时的一些统治者分别写了信。在阿德里安堡时，他就给当时最为显赫、最具影响力的君主——法兰西国王拿破仑三世写过信，那位君主在接到那封信时反应很傲慢。被关押在兵营期间，巴哈欧拉再度通过在阿卡的法国代表给他写了信。在这封信中，巴哈欧拉宣示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并表明耶稣基督预言了祂的到来。祂谴责这位君主因自私的欲望而发起战争：“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你的王国会陷入混乱，你的帝权将从你的手里失去……那片国土上所有的人都将卷入动乱之中，除非你挺身辅助这圣道，在这坦途上跟随上帝之灵（耶稣）的祂。你以浮华炫耀为荣？凭我的生命起誓！它不会长久……我看见，你马上会大难临头，而你却浑然不觉。”¹⁰

189

几个月后，拿破仑遭遇惨败，三年后在流亡中死去。他的帝国也轰然倒塌，法兰西成为了一个共和国。

同一时期，在给俄国强大的沙皇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二世写的信中，巴哈欧拉宣告了《旧约》和《新约》中预言的“天父”的到来，并且告诉沙皇要警醒，以免君权使他远离“至高君主”。祂呼吁沙皇“以征服一切的圣道之名”挺身而出，“然后召集各国心向上帝，那高贵者、伟大者。”¹¹在这封信中，巴哈欧拉说到了祂被关押在德黑兰黑坑监狱期间，俄国大使曾向祂提供帮助。祂告诫沙皇不要失去上帝为他命定的奖赏。

沙皇没有理会巴哈欧拉的忠告。他于1881年遇刺，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崛起，他的王朝很快覆灭。

巴哈欧拉给骄傲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写了信。威廉一世刚刚成为了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巴哈欧拉要求他倾

听自己的声音，同时也是上帝的话语，告诫他不要让骄傲阻碍他认识“神圣天启的启端”。祂告诉这位国王要记住拿破仑的命运，而且与他相比，拿破仑更为强大。巴哈欧拉写道：“他还安在吗？他所拥有的一切去哪里了？……深思吧，国王，想想他，想想和你一样攻城掠地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下场！全慈悲者已将他们从王宫投进坟墓。你当记取教训，做反省之士……”¹²

文中有一著名段落，巴哈欧拉预言了德意志的厄运。祂写道：“莱茵河两岸啊！我已看见你遍体鳞伤，因为惩罚你的报应之剑已出鞘；另一次报应也等待着你。我们还听到了柏林在哀号，尽管眼下她仍享显赫之荣耀。”¹³在两场连续的战争中，士兵们的鲜血染红了莱茵河畔。柏林的哀嚎到处都能听到，这位皇帝的帝国走到了终点，随后被一个共和国代替。

190

另外一位收到巴哈欧拉信件的是弗兰西斯·约瑟夫，他是奥地利的皇帝和匈牙利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并且被视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因为拒绝巴哈欧拉而受到了谴责，他到耶路撒冷朝圣时也没有问起巴哈欧拉。他被告知要睁开眼睛，认识他的主，但是骄傲让他没有去探究巴哈欧拉的圣道。没过多久，他就遭遇了多重灾祸，他的统治给臣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的帝国解体，神圣罗马帝国也不复存在。

巴哈欧拉还从监狱给教皇庇护九世写了信。他是天主教教宗，当时对世俗和灵性事务都拥有权威，西方所有的君主都能感受到他的权力。巴哈欧拉对他宣称，基督在天父的荣耀中复临了，并告诫他不要与自己争论，就像当年法利赛人与耶稣争辩一样。祂写道：“想想那些在圣子（耶稣）偕统权与力量降临时反对祂的人吧。有多少法利赛人等着注视祂，并且因与祂

分离而哭号！然而，当祂降临的芬芳向他们吹来，祂的圣美在他们面前揭开面纱时，他们却转身离祂而去，并与祂争辩……只有极少数毫无权势的人转向了祂……”¹⁴

巴哈欧拉让教皇超脱于这个世界。祂写道：“卖掉你所有的装饰摆设，将所得用于上帝的圣道……将你的王国抛弃给诸王们……切勿僭取俗世之物及其财富……倘若有人给你尘间一切珍宝，要不屑一顾地拒绝。要像你的主那样……”¹⁵

191 教皇没有理睬巴哈欧拉说的话。不久之后，他就失去了教皇辖境及历任教皇统治了千年的罗马城，在梵蒂冈沦为囚徒。

巴哈欧拉也给基督教会的大主教、主教和牧师们写了信，呼吁他们认识到祂的神圣地位，不要盲从迷信和虚妄的臆想。祂要求僧人们走出隐修的地方，投身到对人类有益的事务中。

祂对基督教信众写道：“确然，我为你们而来，并为你们的救赎而忍受世间的不幸。难道你们要逃离那为你们的复活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唯一者？”¹⁶

巴哈欧拉向犹太人宣告说“亘古美尊坐在大卫的王座上发号施令”，而且“被隐蔽的已经从锡安山上出现”。¹⁷

祂对琐罗亚斯德教的高级祭司说，他们的神圣经书中所写到的都已经展现。“无与伦比的朋友”已经到来，并且“指出了真正的救赎之所在”。¹⁸

巴哈欧拉曾经在多部圣作中对穆斯林神职人员讲话。祂抨击了他们的残暴和傲慢，谴责了他们可耻的行径。

“众位教士啊！……抛下你所拥有的，不要做声，然后聆听雄伟和威严之舌说出的话语。有多少戴着面纱的女仆转向并相信我，又有多少戴着头巾的男子离我而去，跟随着旧时代人们的脚步！”¹⁹

“因为你们，神圣使徒（穆罕默德）痛哭不已……各国一片蛮荒，各地陷入黑暗之中。众位教士啊！因为你们，人民不降降格，伊斯兰大旗被降下，它伟大的王座也被颠覆。”²⁰

“波斯的众位教士啊！你们以我之名攫取了对人们的统治，并且因为与我的关系占据了荣耀之座。然而，当我展露自己，你们却转身而去，所作所为令认识了我的人泪流成河。不用多久你们就将失去一切，你们的荣光将变为人们的唾弃，你们也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因为这是上帝——命定者、全智者——的谕令。”²¹

192

巴哈欧拉在抵达阿卡后不久就给傲慢的阿里帕夏写过信。此人是土耳其首相，对巴哈欧拉被驱逐至流放地负有责任。在信中，巴哈欧拉斥责了他的残暴，预言了他和他的政府的倒台，并且说他们当中“将掀起动乱”，他们的“疆域将四分五裂”。²²他讲述了自己和陪伴信徒的苦难，并赞颂了他们的超脱和坚定。他告诉首相说，如果他能从昏睡中醒来，他就会抛下所有，选择到阿卡住到兵营中一间废弃的房屋里。在另外一篇圣作中，他明确预言了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及伊斯兰教哈里发——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倒台。在离开阿德里安堡之前巴哈欧拉就曾给他写信，之后从阿卡又写过一封。在第二封信中，巴哈欧拉说道：

“国王啊！你须小心，莫罗致心怀腐败欲望者为大臣，他们会抛弃责任，明目张胆地辜负你对他们的信任。”²³

“莫依仗你的财富，须完全信赖你的主，上帝的恩泽。你无论做什么，都要让他成为你所信托者，将你自己托付于他的意旨……”

“莫让卑劣者统治尊贵而体面的人，莫让思想高尚的人为

卑鄙无用的小人所左右，因为这种现象是我来到这城市（君士坦丁堡）时发现的，这一点我可以见证。我在这座城市的居民中，发现有些人拥有丰富的财物，生活在过分的富裕中；有些人却贫无立锥之地，生活穷困。这种情况有损于你的权威，有辱于你的地位……

193 “将上帝准确无误的天秤置于眼前，就好像你站在祂面前一般，时时刻刻以它来衡量你的所作所为。在你被传去做毕生总结前，先反躬自省……”²⁴

一名囚犯居然可以对关押自己、对自己有生杀大权的人用如此有力、威严的口吻讲话，这在很多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巴哈欧拉并非寻常的囚犯。

在巴哈欧拉给阿里帕夏写信后不久，此人就被解除了职务，在耻辱中死去了。很快，巴哈欧拉所说的“施行暴政”的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被推翻，革命者把他关押起来，并于几天之后将他处决。土耳其很快就成立了共和国，苏丹制度被颠覆，伊斯兰教最为强大的制度、管辖着超过两亿逊尼派穆斯林的哈里发统治永久地画上了句号。

在收到巴哈欧拉信件的君主中，大英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是唯一一位得到祂的福佑的，因为她“将协商统治权托付到人民代表的手中”，并且禁止了奴隶贸易。

在这封信中，巴哈欧拉还致信英国议会的成员和其他地方选举产生的代表。祂告诉这些人，他们应当在工作中彼此磋商，只关注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祂说，世界正在遭受巨大的动荡，“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它正在任凭众多统治者摆布，而这些人被傲慢冲昏了头脑，看不清其最佳利益所在……”

维多利亚女王怀着敬意接受了巴哈欧拉的信件。据说，她

是这样说的：如果这一讯息来自上帝，那么它将传遍全世界，没有人可以阻挡。在当时的众多君主中，这位女王赢得了臣民的爱戴和尊敬，以荣誉和尊严治国，她的王位传到了她的子嗣手中。

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天资过人的罗马尼亚玛丽王后于1926年成为巴哈伊，并且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宣告自己对巴哈欧拉的信仰。她写道：

“最近，有一个人带给了我巨大的希望，祂就是阿博都-巴哈。我发现，祂和祂父亲巴哈欧拉的新信仰的讯息，满足了我对真正宗教的所有渴望。”

194

“巴哈欧拉和祂的儿子阿博都-巴哈给我们带来了美妙的启示。他们并没有用激进的方式推行它，因为祂们知道，这启示核心里永恒真理的胚芽，必将生根、壮大……”

“如果你们看到了巴哈欧拉或者阿博都-巴哈的名字，不要对它们置之不理，而要找到祂们的圣作，因为这些荣耀的圣作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创造仁爱，让那些滋润了我心田的话语和教诲也滋润你们的心田吧……”^①

“许多教派的信徒之间都有着长期的冲突，这让我感到伤心，同时我也厌倦了他们对彼此的不宽容。而如今我在巴哈伊教义中找到了真正的基督的精神，它是如此经常地被人否认和误解：

“团结取代冲突，希望取代谴责，仁爱取代仇恨，给所有人以信心。”

“对寻找信念的人而言，天父的话语就像在沙漠里长途跋

① 摘自1926年5月4日的《多伦多每日星报》。

涉后遇到的清泉一样。”^①



巴哈欧拉极长的一封信是写给纳赛尔丁·沙阿的。此人是波斯的国王，也是什叶派穆斯林无可争议的领袖。正是在这位暴君统治期间，巴孛及其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殉道，巴哈欧拉被囚禁在德黑兰的黑坑监狱，并且随后遭到流放，尽管祂从未犯下任何罪行。

致波斯国王的信是在阿德里安堡写成，不过是从阿卡发出的。巴哈欧拉在信中告诉这位君主说，祂带来的启示并不是祂自己的，是上帝选择了祂并通过祂传达给人类，而祂为此遭受了无数的苦难。祂写道：

195

“此事不是由我而起，而是全能全知者使然……为此，我承受了令每位通情达理的人动容落泪的苦难。世人当下的那些学识我没学习过，他们的学校我没有进去过……祂那最打动人心的召唤传到我这里，使我在所有的人中赞美祂……谁会自愿说出无论地位高低的人都会抗议祂的话？……唯有万能者、全能者的恩典增强了力量的祂，除祂之外再无旁人……”²⁵

“沙阿呀，我在圣道上已经历了从未耳闻目睹的事……已降临和很快要降临我身的雨水般磨难是何其多啊！”²⁶

巴哈欧拉明确预言了祂将被驱逐至阿卡。祂这样写道：

“我即将从这最偏远的流放地（阿德里安堡）转至阿卡的监狱。据他们所言，它是世界上最荒凉、模样最丑陋、气候最糟糕和水源最污浊的城市……他们意欲将本仆人置于其中，

① 写于1934年，发表在《对巴哈伊信仰的赞扬》第13页。

在我面前关闭了仁慈之门，并夺走我余生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以上帝之名，纵然疲惫可以拖垮我，饥饿可以毁灭我，我的床榻只是坚硬的石头，我的同伴只有沙漠上的野兽，我也不会退缩，而是保持耐心……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我都会感谢上帝……祂的光芒在痛苦中闪耀，祂的赞歌在折磨中唱响：过往一切时代莫不如此。”²⁷

在这封信中，巴哈欧拉把新信仰的目标和原则告诉了这位国王，并要求国王在祂和波斯宗教领袖之间安排一次会议，这样祂的圣道之真实性便可确立。

巴哈欧拉说，给波斯国王的信应当有人亲手交给他。一些追随者希望承担这一荣耀的使命，但巴哈欧拉说，传信人尚未到来。有一天，一位名叫巴迪的人来到监狱之城。年仅十七岁的他神采奕奕，满怀着对巴哈欧拉的爱。他在兵营见到过巴哈欧拉两次，乞求祂允许自己为波斯国王送信。有人劝告他说，如果他承担起这一危险的任务，他将性命不保，而这位年轻人自愿付出这一代价。巴哈欧拉把这封信托付给他，随后他踏上了回到祖国的漫长路途。

196

巴迪徒步上路，他避开各个城镇，也没有与任何人交往。四个月後，他抵达德黑兰，得知国王到城外的山间打猎去了。到了国王扎营的地方之后，巴迪在国王营帐对面的山头坐了三天三夜，一直沉浸在祈祷和斋戒的状态之中，最后他看到国王准备外出打猎。于是他恭敬、镇定地向国王走去，把他带来的宝贵信呈给了对方。

收到信后，国王命令他的侍卫长²⁸审问巴迪，让他供出他的同伴都有哪些。他们打算先用温和的方式，但如果他不愿透露同伴的名字，那么便严刑拷打直到他坦白。一位高官²⁹记录

下了他从侍卫长那里听到的描述。他告诉我们说，一开始，他们对巴迪说话还是比较友善的。当被问到有哪些同伙时，巴迪回答说他是——路独自前来，而且也不认识任何德黑兰的巴哈伊。随后他便遭到了警告：如果他不透露其他巴哈伊的名字，他将受到严刑拷打；而如果他配合的话，他便可以保全性命。面对这样的威胁，巴迪微笑着回答道：“我盼望被处死。”随后他们拿来了笞刑架，有六个人开始殴打他。侍卫长描述道：“不管别人怎样殴打，他始终一声不吭，也没有乞求任何人。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我把他从笞刑架下放了出来，让他坐在我的身边，再一次问他：‘告诉我你的同伙的名字。’他没有回答我……似乎不停地殴打并没有对他造成丝毫的伤害。这让我非常气愤。我下令带烙铁和火盆上来。他们在准备火盆时，我说道：‘告诉我实情，否则我就要对你用烙刑了。’……随后我再次对他用了笞刑。打他的人累得精疲力竭。我自己也耗尽了力气。于是我解开他身上的绳索，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帐篷的后面，告诉行刑人用烙铁应该可以让他开口。他们把火红的烙铁反复在他的后背和前胸烙了好几次。我能听到皮肉灼烧发出的滋滋声，也能闻到烧焦的味道。但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始终都不能让他开口。快到日落时，沙阿打猎归来，召我过去。我去跟他报告了之前发生的一切。沙阿坚持要求我必须让他招供，然后再处死他。于是我回去再次对他施了烙刑……我甚至允许此人说他是前来请愿的，而不要提什么信件。但即使这样他也不同意。之后我怒不可遏，下令带木板上来。行刑人拿着一个用来敲铁钉的夯锤，把这个人的头放在木板上，然后举着夯锤站在他身体上方。我告诉他：‘如果你交待同伙的名字，你便可以获释，否则我将命令他们拿锤砸你的头。’他开

始笑，并且感谢我们让他达成了目的……于是，最后我给了个手势，让行刑人把夯锤砸在他的头上。他的头颅被砸碎了……随后我自己把情况全部汇报给了沙阿。”³⁰

国王把巴哈欧拉的信件送到了首都的宗教领袖手上，并且让他们作出答复。他们告诉国王说，对这封信的答复就是巴哈欧拉的信使所受到的惩罚。

过了一段时间，拷打巴迪的侍卫长疯了，国王把他用锁链拴了起来。纳赛尔丁·沙阿本人在他盛大的全国性庆典前夕遇刺，王室的命运急转直下，王朝也被推翻。

波斯驻土耳其的大使通过其无休无止的伎俩将巴哈欧拉从巴格达先后驱逐到了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并最终到了流放地阿卡。后来他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下面的这件事彻底转变了他对巴哈欧拉和祂的圣道的态度：一位巴哈伊带着波斯教友写给巴哈欧拉的三百封信去阿卡，却在半路上的一个小镇被波斯当局逮捕和搜身。当时，这位大使碰巧也在那个地方，他阅读了信件，并且跟身边的人说起过这些信。他说：

“我们曾经认为并且确信巴哈欧拉的圣道是一个政治运动……现在我看到了这个人（萨勒曼）大概带了三百封祈愿信，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政治、政府、国家或者民族。尽管长久以来，巴哈伊信徒一直受到伤害、囚禁、驱逐、处决以及劫掠，他们却对此只字不提，也没有任何抱怨。他携带的这些信件都是祈愿，而且仅限于灵性事务，例如：‘上帝啊！保护我免受自私和肉体欲望之害，帮助我坚定不移，让我对祢的爱始终不渝，赐予我劳役之恩惠，确认我为圣道的服务，除了对祢，不要让我受到任何事物的牵绊，给我们确认吧，这样我们便可以为全世界的人民服务……’我们为什么要镇压这样一群热爱上帝、

寻找上帝和念及上帝的人呢？”³¹大使把所有的信还给了这个人，并让他帮自己给阿博都-巴哈带个信。他说：“代我亲吻祂的手，并向祂道歉，请求祂宽恕我，我乞求得到确认，让我可以为过往的事情做出补偿……”³²

大使回到波斯后，人们经常能听到他在名流显贵的聚会上这样说：“借着两个国家的力量，借着两个政府的政治策略，我试图与巴哈欧拉对抗和斗争。我越费力，祂的力量和权威就越强大……我逐渐认识到，尘世的力量不能阻挡祂的圣道。”³³他甚至对国王说，巴哈欧拉的敌人所言全无根据。而且，他为一些在波斯受到迫害的巴哈伊提供了帮助，竭尽全力为他过往的行为做出补偿。

199

大使曾担任过波斯的首相，但时间不长，很快就荣光不再，被解除了职务。几年后他去世了，据传他是被国王下令毒死的。

尽管在君士坦丁堡担任大使期间，他给巴哈欧拉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巴哈欧拉在写到他时却用了这样的话语：“已故大使阁下所做的……出于他自己的睿智判断，以及他为政府尽心服务的愿望。我作证，他对政府的服务至为忠诚，没有丝毫不诚实的成分，而且他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都对不诚实极为不屑。是他导致了这群蒙冤者来到了至大监狱（阿卡）。然而，由于他忠心耿耿地履行职责，他值得我的嘉奖。”³⁴此外，在一封给追随者的信中，巴哈欧拉说，由于这位大使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悔改，上帝或许可以原谅他。

巴哈欧拉的爱无边无涯，祂甚至对多年来给祂带来无尽痛苦的叶海亚也充满了怜悯。在给这个毫无信义的弟弟写信时，巴哈欧拉说：“我以上帝之名起誓，看到你追随自私的欲望，

我为你哭泣……不要让你肆意妄行的火焰阻止你进入上帝的圣廷。转向祂，不要因为你的作为而害怕……谦卑、顺从、卑微地回到上帝那里吧，确实，祂会涤清你的罪恶，因为你的主是宽容者、强大者、至仁至慈者。”³⁵但叶海亚冥顽不化，至死都对巴哈欧拉怀有深深的敌意。在其有生之年，他看到巴哈欧拉声望日增，祂的圣道在各个教派的人中间不断传扬，死时的他郁郁不欢，孑然一身。但是，叶海亚的长子却成为了巴哈欧拉忠诚的追随者，并且去了圣地定居。



巴哈欧拉和陪伴信徒从阿卡的兵营搬出来之后，监狱之城的居民迅速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阿博都-巴哈可以与人们自由交往。通过祂，他们认识到了巴哈欧拉的伟大。到这时，巴哈伊们已经可以在这里开商店自力更生。总督、众多贵族及宗教领袖对阿博都-巴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经常去拜访祂，征询祂对各类事务的建议。其中有一些人还希望能获准拜见巴哈欧拉，虽然祂很少接见他们。巴哈欧拉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启示圣作、与陪伴信徒和朝圣者见面。这些朝圣者不远万里来见祂，而且此时他们已经可以自由进入阿卡。

200

这段时间来到阿卡的朝圣者之中有一位年轻女士³⁶，她要来做阿博都-巴哈的妻子。过了很久，两人都没能结婚，因为巴哈欧拉和家人挤在一座小房子里，再没有房间能给阿博都-巴哈了。隔壁的邻居知道此事后，在两家之间开了一道门，并且把自己的一个房间给了他们，于是阿博都-巴哈便可以结婚了，并且拥有自己的房间。

五十年后，阿博都-巴哈的妻子对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一位到圣地来朝圣的英国巴哈伊）描述了两人刚刚相识时的阿博都-巴哈：“……祂年轻俊美，富有男子活力，有着始终不渝的爱、和善、愉快、幽默、对每个人都关怀备至，祂是难以置信、绝世无双的！”³⁷

201 巴哈欧拉被囚禁于阿卡期间，历经几任总督，其中有一位³⁸对祂和祂的追随者充满敌意。祂来到这里一段时间后，这位总督决定限制巴哈伊们在城墙内的自由。他把情况汇报给了土耳其的上级，得到的命令是，必须执行苏丹的诏令，对巴哈伊严加限制。总督对阿卡的穆夫提说，他打算第二天一早趁巴哈伊们到商店时把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忠于阿博都-巴哈的穆夫提立刻向祂报告了此事，并建议向总督行贿，从而阻止他骚扰巴哈伊。但阿博都-巴哈不准备贿赂任何人。巴哈欧拉得知总督的意图后，告诉巴哈伊们第二天所有巴哈伊商店不营业，应该信赖上帝并耐心地等待。第二天，当总督带着众多士兵前去逮捕巴哈伊时，却发现这些店里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正聚集在阿博都-巴哈的客厅里，这时，电报局的负责人带着刚刚收到的信息来报告阿博都-巴哈——总督已经被革职了。

其他几位来到阿卡的总督都十分尊敬巴哈欧拉，其中一位³⁹甚至建议巴哈欧拉可以离开这里，如果祂愿意的话。但是，巴哈欧拉谢绝了，祂要服从土耳其政府的命令。另外一位总督⁴⁰多次求见巴哈欧拉，最后终于得到允准。来到巴哈欧拉尊前时，他对巴哈欧拉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并请求为祂做一些服务。巴哈欧拉让他把一个弃置多年的老旧的高架渠修好，这样阿卡的人民就能喝上清水了。

IX

1877—1892

巴哈欧拉来到监狱之城已经九年了。喜欢自然美景和乡间户外生活的巴哈欧拉从前常常去花园里，欣赏鲜花的美景，聆听溪流的声音。可在此期间，祂却一直被囚禁在森严的石墙之内。有一天，祂对一位朝圣者说，祂已经有九年没看到过青葱草木了。阿博都-巴哈听说之后，知道巴哈欧拉离开监狱的时刻到了。

阿卡有一位土耳其贵族¹在城外为自己建了一座宅邸，宅子周边一片美景，而且还带一座花园。阿博都-巴哈去见了主人，问他为什么让宅子空着，自己却到阿卡城内居住。这人年老朽衰残之躯，远离朋友们住在乡间备感孤独。阿博都-巴哈表示希望租下这个地方，主人同意以较低的价格租给祂。他们准备了一辆马车，要将巴哈欧拉送去那座宅邸，但巴哈欧拉说自己是苏丹的一名囚犯，拒绝离开城里。阿博都-巴哈让阿卡的穆夫提^{2①}——此人忠于巴哈欧拉——恳求巴哈欧拉，求祂走出监狱。

穆夫提来到巴哈欧拉面前，跪在祂脚边亲吻祂的双手，问道：“为什么不离开城里呢？”巴哈欧拉答道：“我是囚犯。”“上帝所禁！”穆夫提喊道。“谁有权力让您成为囚犯？是您自己把自己留在了监狱里。做囚犯是您自己的意愿，现在我乞求您离开这里去迈兹拉阿。那里一片翠绿，非常优美！那里有秀丽的树木，有火球一般的桔子！”每当巴哈欧拉说，“我是囚犯，我不能去”³，穆夫提就拉起祂的双手亲吻着。他就这样整整求了巴哈欧拉一个钟头，最后巴哈欧拉说道，“好吧！”穆夫提的耐心得到了回报，他立刻跑出去把这

① 见边码第121页的脚注。

个好消息告诉了阿博都-巴哈。

第二天，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一同坐着马车，驶出了阿卡城。尽管苏丹颁布了严格的命令，但守门的卫兵和其他人都没有拦阻他们。阿博都-巴哈将巴哈欧拉留在宅邸，自己返回了阿卡。

这座宅邸被称为迈兹拉阿宅邸（意为“田野中的宅邸”），如今来到阿卡朝圣的信徒可以自由进入。有时他们成群地到来，拜访他们的主并聆听祂的教义。随后，带着巴哈欧拉留在他们心中的爱，以及巴哈欧拉的话语给予他们的启迪，然后他们便把这治愈人心的启示，带给各个国家中渴求的灵魂。

巴哈欧拉吩咐认识到祂地位的人把新显圣者到来和新时代黎明的喜讯带给其他人，但祂说，传导祂的圣道的人需要首先教导自己。他应该净化自己的心灵，表现出高贵的品格，对全人类表现出诚挚的爱。祂告诫追随者们，不要只是把好的建议给他人，而自己却忘了遵循。祂说，圣道的传导者应该避免狂热，摒弃争执。祂应当谦卑地提出自己希望传达的，就像给国王进献礼物一样，避免无益的争论。

巴哈欧拉的启示后来传遍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当祂在世之时传到了十五个国家。许多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佛教徒接受了巴哈伊信仰，他们之中居住在波斯的人与穆斯林背景的教友一样，也遭受了野蛮的对待。巴哈欧拉的祖国对祂的追随者的迫害无休无止，这一直都是巴哈欧拉伤心的原因。许多故事都讲述了波斯的巴哈伊在面对最为残酷的迫害时所表现出的一贯坚忍和勇气。阿什拉夫——一位年纪轻轻、技艺超群的工匠——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阿什拉夫的父母是瓦希德的同伴，当年在巴孛掌教期间，他们一同聚集在内里兹要塞保卫自己。阿什拉夫就出生在那个要塞。在巴比们离开要塞后的那场大屠杀里，他的父亲被杀死了，但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他躲过了一劫。阿什拉夫长大后成为了巴孛忠诚的追随者。在阿德里安堡拜访过巴哈欧拉之后，他便倾心于巴哈欧拉。他记住了巴哈欧拉的许多颂歌和祷文，经常用天籁般的声音吟唱，但凡听到的人都深受触动。在他居住的那个波斯小镇，他光明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他作为手艺最好的银匠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当阿什拉夫因自己的巴哈伊身份遭到逮捕并被判死刑时，镇上的许多人都挺身抗议，但教士叫嚣着要处死他。因为他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遭到野蛮地殴打，打得他指甲缝里都流出鲜血。随后他们把他的老母亲带到了他面前，希望母亲能说服他放弃信仰。这位勇敢的母亲亲刚看到自己的独生子，便大声喊道：“如果你的心倾向于这样的邪恶私语并因此背离真理，我将不认你这个儿子。”⁴阿什拉夫向她保证，绝不会为了苟活于世而出卖自己的信仰，心甘情愿地死在了刽子手的剑下。

当时属于俄国突厥斯坦的阿什哈巴德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巴哈伊社团。这座城市里的什叶派教士密谋与他们对抗。在教士们的怂恿下，两位狂热的穆斯林在市场中袭击并杀死了一位资深的巴哈伊，在他身上留下了三十二处伤口，并且用匕首划开了他的胸膛。凶手对巴哈伊的恨意如此之深，人们看到他们竟然舔了受害者留在匕首上的鲜血。在波斯，这样一桩对巴哈伊犯下的可耻罪行是大受称赞的，他们认为这在上帝眼中是功德一件，但在突厥斯坦却不是这样。凶手被逮捕，审判之后被判处死刑。两名凶犯等待行刑日到来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的亲

属恳求巴哈伊们为他们说情，以减轻法庭的判决。丧失了一名成员的巴哈伊团体做出了回应，他们请求俄国政府宽恕杀人凶手，说阿什哈巴德的巴哈伊已经原谅了他们。当局对这一宽宏大量的举动大为惊奇，他们同意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在巴哈伊信仰的历史上，这是他们的敌人第一次被绳之以法。巴哈欧拉对追随者的宽宏之举十分满意，为他们有如此高贵的行为而祝福了他们。



巴哈欧拉在迈兹拉阿宅邸住了两年，随后搬到了更为宽敞的巴吉（意为“愉悦”）宅邸，朝圣者也经常住在那里。这座宅子非常宏伟，是一个富人⁵为自己建造的乡间住所，但是在一场流行病爆发之后，他就遗弃了这套宅子。

巴吉宅邸正门上面有一段铭文。1870年，当巴哈欧拉还囚禁在阿卡的兵营时，就已经有了这段铭文：“欢迎与敬意长存此宅，时间流逝，其辉煌愈增。宅内奇迹、奇事叠出，笔墨实难描述。”⁶

许多前来拜访巴哈欧拉的信徒都记录下了他们在巴吉经历过的天堂般的愉悦，以及巴哈欧拉给予每个人的爱和关注。他们讲述的一些小故事非常感人。例如，一位带着儿女来朝圣的老妇人看到巴哈欧拉手上的戒指，便悄悄地想，若能有幸拥有主曾经戴过的戒指，那么世间的其他一切她都不希求了。在她从巴哈欧拉尊前离开，到另一个房间之后，有人送来了她之前看到的那枚戒指，说这是巴哈欧拉送给她的。

一位害羞的少年讲述道，有一天，人们在宅邸之外一块

怡人的地方为巴哈欧拉搭起帐篷，许多巴哈伊围绕在祂身边，这位年轻人站在帐篷后面，可以清楚地听到巴哈欧拉的讲话。聚会的最后，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桔子，但由于他不在帐篷里面，所以没有拿到。当巴哈欧拉起身离开时，这位年轻人快步走到帐篷的入口，这样他就可以在巴哈欧拉出来时看到祂。巴哈欧拉亲切地问候了他，把祂从帐篷里带出来的一个桔子放到了他的手中。

巴哈欧拉在巴吉宅邸口授圣作时，有些朝圣者有幸在场。巴哈欧拉毫无停顿、不假思索地启示出珍珠般的词句，这样的方式令他们着迷。据说，每当这样的时侯，巴哈欧拉散发出的光辉令人无法直视祂的面容，当祂在房间内缓缓踱步时，其步态之威严是言语所无法描述的。



阿博都-巴哈继续住在阿卡，并且会到巴吉拜访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的一个女儿讲述了祂是如何照顾监狱之城的人们的。以下为她的部分讲述：

“教长在阿卡的生活全是在为其他人而奔波。

“祂总是很早起床，喝过早茶之后去做祂自愿承担的善事。祂常常在夜里很晚才回来，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祂常常先去比鲁尼（一间大接待室），那是先前租来的，在街的对面，面对我们的房屋。我们常常从窗户观察涌进那里寻求教长帮助的人。

“有人想弄一间店铺，非要先征求一下祂的意见。有人请求祂写封介绍信，以便谋得一官半职。求告者还可能是一位

贫穷的妇女，向祂哭诉丈夫受到了诬告或被抓去当兵，而丢下她和孩子在挨饿。有人可能来告诉祂有人虐待孩子或者某个妇女被丈夫或兄弟殴打。阿巴斯·埃芬迪通常会派一个能干的人，带着这些穷人一起到法院陈述案情，这样，他们就可能讨回公道。

207

“比鲁尼还有其他客人。这里被视为社交中心。当地的穆夫提、总督、谢赫以及法官们，要么单独地要么成群结队地到比鲁尼来拜访教长。在这里，他们会品尝到特制的名为“加赫维伊-汗尼吉”的美味咖啡。喝咖啡时，他们会谈论各种新闻，向教长征求意见，请求祂给予解释或评论。他们渐渐把祂看作是博学睿智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能给所有的人以实际帮助和忠告的人。在退庭后，法官总会来到比鲁尼，谈论复杂的案件，确信阿巴斯·埃芬迪能解决问题，而无论案件有多么难……有些日子，祂为了来比鲁尼求助的人忙得顾不上回家。

“祂始终如一地关心许多病人，无论他们是不是巴哈伊信徒。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想见祂，祂都会去……除了自己的休息和吃饭外，祂决不会忽略任何事情。穷人总是祂最关心的对象。

“祂收到的所有糖果、水果和糕点，都要拿到比鲁尼给朋友吃，他们感到非常快乐。阿拉伯人叫祂‘慷慨之主’……”

“由于在阿卡没有医院，教长就给一位名叫尼科拉基·贝的医生定期付薪水，让他照料那些非常穷的人。祂要求医生不要说出是谁付费的……穷人们总是求教长代为购置他们生病所需的各种东西。”⁷

就这样，阿博都-巴哈担起了所有的任务，好让巴哈欧拉把时间用在启示教义和接见祂的追随者。



巴哈欧拉在巴吉的生活堪称真正帝王般的生活，但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尽管数十万追随者提供了大笔资金供祂随意使用，巴哈欧拉和家人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毫不奢华。在挚爱祂的人们当中，许多学者和著名人士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和职位，来到阿卡住在巴哈欧拉身边，用各种方式为祂服务。大家在离巴吉不远的地方为巴哈欧拉准备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其两侧各有一条小溪流过。满怀爱意的朝圣者从波斯一路带来了玫瑰插条和珍稀的花木，种在了这座花园里，并且在来的路上，他们经常省下饮用水来浇花，好让它们存活下来。这座花园被称为里兹万花园，以巴哈欧拉在巴格达外宣告使命的那座花园命名。这座花园经常有欢宴，朝圣者和曾在监狱里与巴哈欧拉一同历经苦难的陪伴信徒幸福地聚集在祂身边，沐浴着主对每个人洒照的爱。

208

巴哈欧拉有时会在里兹万住几个晚上，睡在一个小屋之中。有时候祂把孙子孙女带到这个怡人的地方。祂的一个孙女在回忆那段日子时这样说道：

“巴哈欧拉到美丽的里兹万花园去的那一天是多么欢乐啊！里兹万花园可是教长、朋友和朝圣者们满怀爱心为祂准备的。

“巴哈欧拉在一棵大桑树下休息，旁边的小河清波荡漾，先前设计好的喷泉，泉水飞溅，潺潺流水，汨汨作响。巴哈欧拉在被关押在阿卡要塞，多年忍受有害空气的茶毒之后，现在终于感到神清气爽。教长看见自己敬爱的父亲怡然享受的样子，心中确实感到非常高兴。只有那些在场者才能在某种程度

上体会到，经过在监狱之城高墙内枯燥无味的关押之后，周围这样丰富的鲜花、色彩与香味的意义。

“我清楚地记得，最令我们欣喜的是偶尔跟随巴哈欧拉到里兹万花园去野餐。我们和祂在一起是多么快乐啊！在困难时，祂确实是我们生命中的光辉……我们这些孩子将巴哈欧拉视为慈爱的长者，我们会把自己的小困难和小麻烦告诉祂。祂对我们关注的所有事情都很有兴趣……”

209 “祂对自己的装束十分讲究，并且喜欢其他人也能好好装扮，尽可能地做到衣冠整洁。祂尤其看重清洁。祂常常对我们说：‘为什么不穿上你最漂亮的衣服呢？’”

“那段日子里，我们的假期、美味的食品和愉悦都来自于祂。人们给祂带来成盒的糖果时，祂总会留给我们一些。祂会开玩笑地说：‘把那盒糖果放在那边。不然就要被教长送人了。’”

“当我们要上床睡觉时，祂经常说：‘让亲爱的孩子们进来，吃点甜点吧。’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希望我们打扰祂，但祂总是用亲切的话语欢迎我们。我们是多么喜爱祂啊……”⁸

并非只有巴哈欧拉的孙子孙女才能得到祂的关爱。有位巴哈伊讲过一件趣事。他说，有一天，大概只有四岁的他在巴吉宅邸的一些房间里来回逛，那个下午天气很热，他的父母当时正在休息。他走进一个储藏室，看到一袋打开了的糖果。由于四周没人，在出去之前，他便在嘴里和双手都塞满了糖果。令他惊慌的是，他看到巴哈欧拉正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就觉得自己肯定要受责备了。但巴哈欧拉亲切地朝他走来，看了看他的双手，微笑着说：“看来你很喜欢甜食。”随后巴哈欧拉从一个盘子里拿了一块糖，夹在他的双拳之间，让他开开心心地离

去了。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想起这件小事，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愉悦。

有一次，巴哈欧拉问一个年龄较大的孩子上午都做了些什么。这个孩子说学了一堂课，是关于先知们的复临的。巴哈欧拉问，“复临”是什么意思。孩子回答道：“‘复临’的意思是实质和品质的回归。”巴哈欧拉说，这只是在重复老师的话，你自己究竟是怎么理解‘复临’的。孩子立刻回答道：“就像今年从树上摘下了一朵花，明年还会有同样的花朵长出，虽然不是同一朵花。”巴哈欧拉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并赞赏了他举出的例子。



土耳其政府从未废除苏丹谕令中对巴哈欧拉的严格限制，但阿卡当局对君士坦丁堡的命令不再理睬。叙利亚及周边国家的总督、高级官员、贵族和学者都来到巴吉向巴哈欧拉表达敬意。这些客人通常是由阿博都-巴哈接待，随后祂再把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带来与父亲见面。

210

到巴吉拜访巴哈欧拉的人之中有一位卓越的东方学学者，即剑桥大学的爱德华·G. 布朗教授。他留下了这样一段描述：

“……引见人停下脚步伫立了一会，这时我脱去鞋子……进来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大房间，最里面放着一列矮沙发，对着门的那边摆着两三张椅子。我心里有些犯嘀咕，弄不清自己到了哪里，要见何人……但很快我就感觉到这屋里肯定有人，好奇和敬畏使我心跳加快。在沙发靠墙脚处，坐着一位令人肃然

起敬的不寻常伟人……我凝视着祂的面容，虽无法描述它，但却令我永生难忘。祂的目光犀利，仿佛能看透人的灵魂；饱满的天庭透射出力量和威权……不必询问眼前的这位是谁了！我向祂鞠躬致敬，因为人们对祂的忠心与爱戴足以令国王嫉妒，令皇帝艳羡！

“一道柔和而威严的声音让我坐下，然后接着说：‘……你来看一个囚犯和流亡者……我们只希求全世界安宁与各民族幸福；可他们却把我们当做冲突与骚乱的肇事者，认为我们该受囚禁和放逐……所有的国家必须团结在同一个信仰下，所有的人必须情同兄弟姐妹；人类之子间的友爱与团结的纽带必须加强；宗教间的分歧必须消除，种族间的差异必须摒弃——这些又有什么不好呢？！……然而，这一切一定会实现；这些无益的冲突，这些毁灭性的战争，必将结束，‘至大和平’必定到来……你们欧洲不也需要这些吗？这不也是基督的预言吗？……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你们的国王和统治者任意将财富资源挥霍浪费于毁灭人类的武器上，而非用于促进人类福祉的事业……这些争斗、流血与不和必须结束，全世界人民必须亲如一家……爱国家不值得骄傲，爱人类才值得荣耀……’”

“我能记起来的巴哈之言就是这些。让读到这些话的人们好好思考，这些教义是否应当处之以杀戮和镣铐，以及它们的传播究竟会给世界带来益处还是坏处。”⁹



巴哈欧拉有时会从巴吉去阿卡，并且去过海法三次。在

1891年，祂的帐篷在卡尔迈勒山搭起，祂在那里启示了极具力量的一篇圣作——《卡尔迈勒书简》。祂写道：“赶紧吧，卡尔迈勒啊！因为你看，上帝的圣容之光已经降临你！……快乐吧！因为在这个日子里，上帝在你之上建立了祂的宝座，使你成为祂征象之破晓处，祂天启迹象之启端……卡尔迈勒啊，向锡安呼喊吧，宣布这令人喜悦的福音：凡俗之眼看不见的祂业已降临！祂所向无敌的统权正在展露；祂包罗万象的光华正在彰显。”¹⁰

在《卡尔迈勒书简》中，巴哈欧拉预言了世界正义院以及祂的信仰的其他机构将在这座圣山上建立，古代经书称此山为主之山。在几千年前《旧约》的一则预言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

“末后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①

212

有一次去海法時，巴哈歐拉在卡尔迈勒山上指着一处与阿卡隔海相望的地方，告诉阿博都-巴哈买下这块地。祂说，应当将巴孛的遗骸从波斯带到这里安葬。

巴哈欧拉去世后，阿博都-巴哈买下了这块地。为防落入敌手，巴孛的遗骸在波斯藏了多年，此时被秘密运到圣地，永久地安息在卡尔迈勒山的这个地方。阿博都-巴哈在东西方多

① 《以赛亚书》，2:2-4。

位巴哈伊面前，将这珍贵的遗骸安置于一个大理石棺内，然后将其安放在了一个简约的石头建筑的地下室内。几年之后，这座建筑上面又盖上了一个美丽的建筑，四周是开阔的花园；如今，每天有千千万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参观巴孛的陵殿。

在去世前的几年，巴哈欧拉失去两位挚爱的人：祂亲爱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祂说她将是自己在各个世界的伴侣；以及祂忠诚的弟弟，米尔扎·穆萨，他放弃了在波斯的奢华生活，追随巴哈欧拉一路流亡，与祂一同入狱，穷尽一生为祂服务。

阿西叶·哈努姆的孙女讲述了晚年的祖母：

“她的小房间很简陋、空荡荡的。白色的床非常窄，白天的时候当沙发用。一张小桌子上放着她的祷文和其他圣作、笔盒以及一些书写纸，还有她的念珠，有时会在罐子里插一朵花。最后是一个非常老旧、刷了漆的箱子，里面是她换洗的裙子和内衣。

213 “巴哈欧拉只有两件外衣^①……两件衣服都已经穿破，我记得，她的很多时间都用来修补衣服和巴哈欧拉的袜子。

“我经常看到她穿着那件蓝色的裙子，戴一条白色的长而窄的头巾，小巧的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小拖鞋。她那甜美、微笑的面庞，当她用优美的声音吟唱祷文时，总会浮现出沉醉的神情……

“我们想念她美丽的风姿，她始终不渝的慈爱与和善，她完全的无私让我们都那么喜爱她。

① 见边码第118页的脚注。

“可爱、亲切、优雅、娇美、聪慧、她的品格比她的身体更具力量。强烈的幽默感也是她的许多天赋之一……”¹¹



巴哈欧拉继续在圣地启示圣作，与日渐增多的追随者见面，直到祂尘世生命的终结。在去世前几个月，巴哈欧拉开始让身边的人为即将到来的最终告别做准备。祂用一种亲切的方式慢慢向大家暗示，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就要到了，并且请他们相信不在尘世的祂将继续照看大家。去世前六天，巴哈欧拉让所有居住在圣地的巴哈伊都聚集到巴吉宅邸。祂温柔、深情地对他们讲了话，感谢他们做出了忠诚的服务，并再一次提醒他们团结的重要性。从祂对追随者说话的内容和语气可以清楚地看出，祂在向大家做最后的道别。在场的人脸上不可抑制的悲伤表情令人心碎。巴哈欧拉安慰了他们，并告诉家人说，祂留给了阿博都-巴哈一份文件，文中将大家托付给阿博都-巴哈照料。

巴哈欧拉连续几天发烧，不过接下来烧退了，随后巴哈欧拉在1892年5月29日平静地去世。祂温顺地承受了四十年的苦难、折磨和不断的流放终于画上了句号。祂驯服地承受了肩上的负担，说祂“甘于承受枷锁，是为了全人类能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祂情愿被囚禁在这至大城堡里，好让全世界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祂饮尽了悲伤之酒，以使世界各族人民能享有永久快乐并充满喜悦。”¹²

214

巴哈欧拉去世的消息一传到阿卡，穆夫提就命人从清真寺的尖塔做出如下宣告：“上帝是伟大者。上帝赐予生命，又将

其带走！祂没有消亡，而将永续长存。”这则从清真寺尖塔发出的宣告是穆斯林中的一项传统，用来宣布一位深受尊敬的圣者的死讯。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人从附近赶到巴吉宅邸周围的空地，他们边捶头边哭泣，诉说自己的悲痛。有人记录下巴哈欧拉去世后几天里的情景，描述了整个区域的居民表现出的悲伤和深深的尊敬：

“整整一个星期，大批前来悼念的人们，有穷人也有富人，纷纷向巴哈欧拉的家人表示哀悼，昼夜享用祂家人分发的丰盛的食物。社会各界显贵，包括什叶派信徒、逊尼派信徒、基督徒、犹太教徒、德鲁兹人，以及诗人、乌里玛^①和政府官员，都为祂的去世表示悲悼，无不赞美祂的美德和伟大，许多人送来了同时用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书写的颂诗和散文。远方城市大马士革、阿勒颇、贝鲁特和开罗发来了类似唁函。这些炽热的唁函无一例外地发给了现在代表已故领袖之圣道的阿博都-巴哈，在这些给祂父亲的颂词中也经常夹杂着对阿博都-巴哈的赞扬。

“所有这些喷涌的哀伤之情、赞美与仰慕之词……与……成千上万拥护其圣道的心灵所迸发的巨大悲痛及无限虔诚相比，不过沧海之一粟。”¹³

215

巴哈欧拉的尘世遗骸被安放在一个简朴的陵殿内，距离巴吉宅邸不远。这是全世界巴哈伊心中最为神圣的地方。

巴哈欧拉托付给阿博都-巴哈的文件，也就是祂在巴吉宅邸向追随者和家人做最后道别时所提到的文件，是由巴哈欧拉亲笔所写并签字盖章的一份遗嘱。在祂去世九天后，在家人和

① 宗教学者。

几位追随者的见证下，文件被打开了。在这份独一无二的文件中，巴哈欧拉指定阿博都-巴哈为继承人，并强调除阿博都-巴哈外无人可阐释祂的话语。祂号召所有信仰祂的人向阿博都-巴哈寻求指引，并向他们承诺，服从阿博都-巴哈将保证他们的团结，确保圣道的胜利。

由于巴哈欧拉在圣作中已经多有提及，因此巴哈伊信徒已经熟知阿博都-巴哈的独特地位。对他们以及阿博都-巴哈的众多仰慕者——他们尚未认识到祂的父亲的地位——而言，巴哈欧拉遗嘱的内容并不令人意外。

巴哈欧拉的追随者聚集在阿博都-巴哈周围，坚定不移地忠诚于阿博都-巴哈。尽管巴哈欧拉此前鼓励巴哈伊们讨论祂的圣作，并努力去理解它们，但他们现在知道，他们不应追随他们之中任何试图推广自己对巴哈欧拉之言理解的人。巴哈伊信仰因此能够免于分裂为若干教派，即使当时巴哈欧拉的教务管理体制并未完全实施开来，世界正义院也还未建立起来。

在阿博都-巴哈的指引下，巴哈伊们将巴哈欧拉的启示带到了全球各个地方，在数百万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背景的人民中间营造出爱与团结。巴哈欧拉曾说，全人类的团结是上帝为这个时代命定的，没有任何世间的力量能够阻止它的进程。它将不断破除那些分裂人民的障碍，直到人类大团结完全实现，直到上帝的王国最终在世间建立。

巴哈欧拉的教义

217

巴哈欧拉的圣作超过一百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启示于被囚禁在阿卡期间。其中就有《至圣经书》，祂在其中为个人和整个社会给出了律法和规条。在这本书中，在这一时期的很多其他圣作中，巴哈欧拉特别强调了团结的原则。祂说祂的到来就是为了“团结和融合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祂写道：“团结之光如此强大，足以照亮整个地球。”“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¹祂对全世界人民说道：“世界上纷争的各族人民啊！将你们的脸朝向团结，让它的光芒照耀你们。你们要团结起来，为了上帝，务必根除任何导致你们纷争的因素……毋庸置疑，全世界人民，无论种族或宗教，皆自同一个神圣源泉汲取灵感，皆为同一个上帝的子民……起来吧！凭借信仰之力，将你们凭空想象的偶像、在你们中撒播分裂种子的那些偶像打得粉碎。”²“团结之帐已经升起；你们不要彼此视同陌路。你们乃一树之果、一枝之叶。”³“居住尘世的你们啊！上帝的宗教旨在友爱与团结；勿让它成为敌意与纷争之因。”⁴“宗教狂热和仇恨是吞噬世界的火焰，它的暴力无人能平息。”⁵

巴哈欧拉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追随者，不要对世界其他宗教和国家的人民抱有偏见。祂写道：“真挚与忠诚之士，应当愉快、欣然地与世上各民各族交往，因为与人和睦曾经且必将继续促进团结与和谐，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维护世界秩序和各民族的复兴。”⁶“今日，凡献身于服务全人类者，皆乃堂堂正正之

218

人。”⁷

巴哈欧拉为当下世界的现状而悲叹，并预言情况还会越来越糟。祂说：“我清楚地看到，整个人类重病缠身，饱受无尽折磨。我眼看人类在病床上憔悴衰微，痛苦绝望。自命不凡之徒阻隔在人类与那位可靠神医之间……他们既不明病因，也不知疗法。”⁸

祂写道：“世界正备受煎熬，纷扰正日渐严重。它的脸已转向刚愎自用，转向不信上帝。世界将陷入的灾难如此严重，现在予以揭示既不适当，也不合宜。”⁹

“人们的心变得那么愚昧无知，甚至连城市土崩瓦解、山岳化为灰尘以及大地裂开，都不能震醒他们的麻木不仁。圣典里的暗示已被揭开；载于其中的征象都已显现；先知的呼唤也不断地发出，然而，除了那些为上帝所乐意指引的少数人以外，众生都在疏忽的糊涂中迷惑不前。”¹⁰

祂预言如此巨大的动乱将严重影响地球上的人们，使“世人皆为之震颤”。¹¹

巴哈欧拉强调说，如果不建立团结，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祂反复提及的团结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希望。为实现世界和平，带来人类期盼已久的大团结，祂给出了一系列实际的原则让世人接受和应用。巴哈欧拉说，这些原则很快就会被全世界的人们逐一采用，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教义的神圣本源，不知道上帝话语的创造性力量可以让接受的人改变心灵与思想。如下是这些原则中的一部分：

独立探求真理：每个人都有义务去独立探求真理，不应盲从其他人的想法。人们拒绝显圣者、对其他国家和宗教的人怀有偏见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领袖的说法，因循了延续许多世代的传统，而没有亲自去探究问题。如果人们不怀偏见之心去探索真理，他们就会跨越给他们带来分隔和分歧的壁垒。

所有宗教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世界所有宗教都是由一个神圣源头启迪的。各宗教的创始人^①都给出了相同、永恒的灵性真理。祂们就像同一所学校的不同老师，根据学生的能力和要求来将课程做变通。祂们并不是争夺世人尊敬的对手。

宗教与科学当协同：科学用智力——上帝的恩赐——去发现物质世界的真相。宗教揭示的是灵性的真理，并培育人的灵魂和品格。两者对文明的进步都是必需的。

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宗教指引我们将其用来造福人类。没有宗教，科学便会带来混乱和破坏；没有科学，宗教便会滋生狂热与迷信。

男女平等：人类就像一只鸟，有男女两翼。如果有一翼处于弱势，这鸟儿便不能飞翔。女人应当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与机会，这样她们便可以发挥潜力，为推进真正的文明做出贡献。

义务教育：世界上的每一个孩子都应当接受良好的教育。对女孩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未来的母亲，她们将是孩子们的第一位教师。

对孩子品格的培养应当受到特别的关注。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孩子们应当学习宗教的原则，“但这样做需适度，不可造成无知的狂热与偏执而伤害儿童。”¹²

一种辅助语言：各国政府应选择一种语言在全世界的学校教授，这样每一个孩子便会学习两种语言——母语，以及一种可以与全世界其他人交流的语言。当这一原则得到贯彻后，它可以帮助人们消除误解，人们无论去到哪里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220

对财富与贫穷的限制：关于世间的财富，巴哈欧拉给出了一些律法，以避免任何人的财富超过一个界限，同时也不会有人缺乏舒适生活的必需品。如今，巴哈欧拉在这方面的教义已经有

① 见边码128页的脚注。

一些被各国政府采用了，例如分级税收和雇主向雇员分配一定利润。但如果想要贫穷问题得到解决，也要实施巴哈欧拉的其他律法。

世界和平：当世间万民接受了上帝启示的真理，以祂给予当今时代的灵性和社会律法为基础，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时，“至大和平”就将来到，过往信使所预言的和平与正义的黄金时代也将实现。

然而，巴哈欧拉预言说，在此之前，战争的手段将达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至于各国政府不得不达成停战协议。祂说，当这一阶段到来时，“小和平”就确立了。这一和平阶段将为我们引出下一个时代，届时，上帝对于人类的计划将会得到全盘接受，祂在世间的统治将得到普世公认。

世界联邦：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巴哈欧拉呼吁世界上的国王和统治者抛下分歧，为全人类的福祉共同努力。祂告诉他们，缔造伟大的国家和帝国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祂教导说，人类经过了部落、城邦和国家的阶段，如今建立一个世界联邦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必须联合彼此斗争的部落并形成一个国家的年代，爱祖国是值得褒奖的，并被视为最高形式的忠诚。今天，当极端的国家主义阻碍了人类的团结时，巴哈欧拉说：“勿以爱国为骄矜，应以爱全世界为荣耀。”¹³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不应当有弱国。世界各族人民应平等相待。他们的政府在世界议会中都有代表，该议会应关心所有国家的繁荣和全人类的福祉。

未来的世界联邦将保护每一个国家的自治权，并确保所有人的个人自由，但同时它也要求各国政府放弃维持军备的权利，除非是出于维护境内秩序的需要。

在一支国际部队的支持下，一个世界性的执行机构将执行法律，满足各国需求，调节各国关系。世界法庭将负责解决任何有

可能出现的争端，即使当事各方没有要求干预。

地球上的巨大资源将被统一开发，并用于造福全人类。统一的货币和度量体系将简化和便于各国之间的交往。

人类团结起来，摆脱战争魔咒，将把全部的手段和资源用于提高生活条件、发展教育、消除疾病、发展科学、培育艺术以及使人类取得灵性和物质生活的进步。

于是，一个世界文明就将诞生，每一个种族和国家都将为它竭尽全力。^①



当巴哈欧拉在19世纪给出祂的教义时，宗教狂热正处在高峰，就连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也各立门户、不相往来。科学和宗教正处在激烈的冲突中，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普及教育还无人知晓，妇女权利更是罕有公认。^②世界政府、全球法庭和通用语言的必要性是从来没有人想过的，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国家之间的现代通讯手段尚不存在，连汽车都还没有被发明。但巴哈欧拉向祂的追随者保证，科学的快速进步将很快把地球上的人们联系在一起^③，人类的统一将不可避免。“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¹⁴

222

许多年前，巴孛在提及世界秩序时写道：“专心于巴哈欧拉之秩序并感谢主的人，幸运有加了！因为祂肯定会显现。”¹⁵

巴哈欧拉告诫追随者要忠于所在国的政府：“本社团成员居住任何国家，都必须对该国政府表现出忠诚、诚实和服从。”¹⁶

① 关于世界和平和世界联邦的部分摘自《巴哈伊信仰介绍》，格洛丽亚·法伊齐著。

② 直到1971年瑞士才给了妇女投票权。

③ 见书末附录。

祂号召他们超于一己私利，献身服务他人。祂禁止禁欲主义、托钵修行、懒惰和乞讨。祂说，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都应从从事某种利人利己的行当。祂将工作提升到敬拜的层次，鼓励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强调获得“造福于世人的这类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而不提倡那些“自始至终的空谈”。¹⁷

祂强调婚姻的重要性，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并谴责离婚，但如果双方已经彼此强烈反感，祂并不禁止离婚。祂教导说，婚姻应当既是灵性的也是肉体的纽带，这样夫妻可以促进彼此的灵性进步。

祂禁止使用能使人成瘾的药物和致醉饮品，因为它们会影响人的智力。祂谴责虐待动物、诽谤和向他人忏悔^①。祂说，有罪过的人应当悔悟，并且只应向上帝寻求宽恕。

巴哈欧拉非常强调祈祷和斋戒的重要性。祂为各类场合都启示了美妙的祷文，除此之外，祂还启示了三篇义务祷文，巴哈伊每天可以从中选取一篇诵读。

关于祷文和优美的著作，巴哈欧拉这样写道：“当心，避免日间夜里过多阅读和虔诚之举令你们虚荣。一个人若以愉悦和欢乐的心态诵读经文，哪怕只是一句，也好过疲倦地诵读上帝的所有经文。……你们诵读上帝经文，当以不觉疲惫和沉闷为限。”¹⁸

巴哈欧拉指定从3月2日到20日为斋戒期^②，共十九天。3月21日是巴哈伊新年，同时也是北半球的春分日。斋戒虽对身体有益，根本上是一种灵性的训练。在斋戒期间，必须做出特殊的努力，以净化品格，培养值得赞扬的习惯，过一种能吸引上帝之福佑的生活，并帮助我们取得灵性的进步。

① 许多宗教派别都存在向神职人员忏悔罪过的做法。

② 从日出到日落。

巴哈欧拉说音乐是“灵魂的阶梯”，不应当堕落到只用以满足肉体的欲望。祂令追随者将上帝的诗文谱上美妙的乐曲，然后用动人的声音在灵曦堂吟唱。巴哈伊灵曦堂都是非常壮美的建筑，用于崇拜上帝和服务人类。在这里，各宗教的成员可以一同祈祷，聆听所有神圣经文中的选段，但灵曦堂内不可以有布道。巴哈伊灵曦堂周围应当建一些人道主义和科学机构，以造福人类。

巴哈欧拉废除了神职人员。祂承认在过往的时代，虔诚的神职人员做出了卓越的服务，但祂又说，他们的使命如今已经画上了句号。祂给了追随者一种教务管理体制的模式，社团的事务可通过其管理，信仰的完整和团结也将得到保护。如今，教务管理体制在全世界运转，如下是对它如何运作的简要描述：

居住在每个地区的巴哈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灵理会。这九位成员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就地方社团的福祉展开磋商，并就集体活动的一切相关事务做出决定。这些灵理会每年的4月21日改选一次，这是巴哈欧拉在巴格达城外的里兹万花园宣示使命的日子。所有年龄超过二十一岁的巴哈伊，无论男女，都要参加投票，而且都可以被选入他们的地方灵理会。不存在提名或拉票等程序，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同样的成员。整个团体每十九天集会一次，大家一同祈祷，巩固他们友谊的纽带，聆听灵理会汇报其计划和决策，并给出相关建议。关于地方社团事务如何开展的最终决策由灵理会做出。

巴哈伊所在国每年选举一次总灵理会。总灵理会制订计划，协调其辖区内所有地方灵理会的活动。总灵理会发布通讯，发布本国及世界各地巴哈伊活动的新闻。目前全世界有178个总灵理会。

所有总灵理会的成员每五年一次相聚在国际大会上。他们磋商计划，以无记名投票和无事先提名的方式，选举一个国际性机

构的九名成员，该机构也就是巴哈欧拉所说的“世界正义院”。这一最高机构由住在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无论其国籍、种族和宗教背景——选举产生。世界正义院坐落在圣地的卡尔迈勒山上，那圣地是巴哈欧拉遭流放也是最后的安息之地。

世界正义院在其计划中指引全世界的总灵理会，接受它们的报告，协调它们的活动。巴哈欧拉说，世界正义院的成员是“至仁至慈者的信托人”，他们应当关注对全人类有益的事务。祂授权给世界正义院，可以就祂没有明确说明的问题立法，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的要求改变世界正义院的立法。祂向追随者保证，这一最高机构将得到神圣指引，并强调信仰祂的人应当服从该机构的决策。巴哈欧拉说，这将保证信仰之内的团结，使其避免分裂为不同的派系。

巴哈欧拉在世界各地的信徒自愿捐献了很多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全球快速增长的巴哈伊机构，出版巴哈伊著作——迄今已经译为八百多种语言，以及巴哈伊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所实施的成千上万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项目。纯粹的巴哈伊活动只接受巴哈伊的捐赠。



巴哈欧拉说，上帝的信使带来的教义与当时的需求和人们的能力相适应。但是，这些先知到来的原因却始终相同。巴哈欧拉写道：“上帝派遣先知降世有两重目的。一是将人类从无知的黑暗中解救出来，引导他们走向真理解之光明；二是确保人类的和平与安宁，并为它们的建立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

“先知们必须被当作是人类的神医，祂们的任务是增进世界及世界各族人民的福祉，以一致的精神治愈人类分裂的顽疾……倘若今日的神医所开的治疗方法与过去的神医所开的不同，是毫不奇怪的。每一阶段的病情需要不同的方法治疗，因此，两个神

医的药方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呢？”¹⁹

“全知神医正给人类把脉。祂断出疾病，凭其无误智慧开出药方。各时代都有自身的问题，每个灵魂都有独特的愿望。当今世界所需的治病药方，与将来时代所需者绝不相同。你们当患时代之所需，虑时代之所急。”²⁰



如下是阿博都-巴哈启示的一篇祷文：

“仁慈的主啊！祢曾由同一血统，造生了普世万民，宣告了天下一家。在祢的圣容尊前，他们都是祢的仆人，全人类皆蒙祢天幕的庇荫。万民汇聚于祢恩典之灵宴，借祢天恩之光照亮所有世人。

“上帝啊！祢善待所有人，抚养所有人，庇护所有人，赋予所有人以生命。祢赏赐所有人以才能与本领，使他们沉浸在祢恩典之汪洋中。

“怀有仁心的主啊！望祢联合天下，众教和睦，万邦一家，让人们和睦相处，相互视为同宗一国之子民。

“上帝啊！求祢高举人类大同的旗帜。

“上帝啊！求祢建立至大和平。

“上帝啊！求祢联合众心。

“上帝啊，宽仁的天父！以祢仁爱的芬芳振奋人心，以祢指引之光使我们眼睛明亮，以祢圣言的旋律愉悦我们的双耳，以祢天恩的堡垒做我们的保障。

“祢是大能者，大力者。祢是宽恕者。祢是那谅解人类缺欠的尊上。”²¹

附 录

228

从巴哈欧拉生活的时代起，为人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一些重要的发明和发现：

1819年	蒸汽轮船
1825年	公共铁路
1826年	照相技术
1840年	电报
1840年	邮票
1866年	传真电报
1867年	打字机
1876年	电话
1884年	莱诺整行铸排印刷机
1885年	汽车
1892年	柴油发动机
1893年	电影
1895年	收音机
1901年	摩托车
1903年	飞机
1907年	直升机
1910年	内燃机
1929年	电视
1938年	静电复印术

应许者巴哈欧拉

1939年	喷气式飞机
40年代	磁带录音机
1946年	计算机
1947年	晶体管
1956年	录像带
1957年	人造卫星
1984年	互联网

原著参考书目

229

- B H. M. Balyuzi, *Bahá'u'lláh-The King of Glory* (George Ronald, 1980) H. M. 巴柳齐, 《巴哈欧拉——荣耀之王》(乔治·罗纳德出版社, 1980)
- BP *Bahá'í Prayers* (British ed. 1975) 《巴哈伊祷文》(英国版, 1975)
- BNE J.E.Esselmont,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British ed. 1974) J. E. 埃斯尔蒙特,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英国版, 1974)
- CH Lady Blomfield, *The Chosen Highway* (U.S.ed. 1975)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 《选定之路》(美国版, 1975)
- DB Nabíl, *The Dawn-Breakers* (U.S.ed. 1974) 纳比勒, 《破晓群英传》(美国版, 1974)
- ESW Bahá'u'lláh,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U.S.ed. 1988) 巴哈欧拉, 《致狼子书》(美国版, 1988)
- GPB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U.S.ed. 1974) 守基·阿芬第, 《神临记》(美国版, 1974)
- GWB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British ed. 1978)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版, 1978)
- KA Bahá'u'lláh, *The Kitáb-i-Aqdas* (U.S.ed. 1991) 巴哈欧拉, 《亚格达斯经》(美国版, 1991)
- KI Bahá'u'lláh, *The Kitáb-i-Íqán-The Book of Certitude* (British

应许者巴哈欧拉

- ed. 1982) 巴哈欧拉, 《笃信经》(英国版, 1982)
- PB *Proclamation of Bahá'u'lláh* (British ed. 1967) 《巴哈欧拉之宣告》(英国版, 1967)
- RB Adib Taherzadeh, *The Revelation of Bahá'u'lláh* (George Ronald, vol.3, 1988; vol.4, 1988) 阿迪卜·塔希尔扎德, 《巴哈欧拉启示录》(乔治·罗纳德出版社, 第3卷, 1988; 第4卷, 1988)
- SWB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Báb* (British ed. 1976) 《巴孛文选》(英国版, 1976)
- TB *Tablets of Bahá'u'lláh* (U.S.ed. 1988) 《巴哈欧拉书简集》(美国版, 1988)
- WOB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U.S.ed. 1982) 守基·阿芬第,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美国版, 1982)

尾 注

230

1. 1817-1848

1. 哈吉·哈桑-纳伊尼 (Hájí Ḥasan-i-Nayíní)。
2.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8页；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第7页。
3. 法塔赫·阿里沙阿 (Fath-'Alí Sháh)。
4.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英国1974年版第24页。
5.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92-94页；中译本第66-67页。
6. 同上，第86页；中译本第61页。
7. 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霍拉萨尼 (Hájí Mírzá Muḥammad-i-Khurásání)。
8. 穆拉·穆罕默德-穆阿利姆 (Mullá Muḥammad-i-Mu'allim)。
9.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104-107页；中译本第77页。
10. 穆拉·穆罕默德 (Mullá Muḥammad)。
11. 穆斯塔法 (Muṣṭafá)。
12.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118页；中译本第84页。
13. 穆罕默德沙阿 (Muḥammad Sháh)。
14.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 (Hájí Mírzá Áqásí)。
15. 《巴孛文选》，英国1976年版第59页。
16.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284页；中译本第199页。
17. 同上，第142页，中译本第101页。

应许者巴哈欧拉

- 18 侯赛因·汗-伊尔瓦尼 (Husayn Khán Írvání)。
- 19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296页；中译本第209页。

II. 1848-1849

- 1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26页；中译本第231页。
- 2 巴尔富鲁什 (Bárfurúsh)。
- 3 赛义德-乌里玛 (Sa'ídu'l-'Ulamá')。
- 4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28页；中译本第323页。
- 5 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 (Mírzá Muḥammad-Taqí)。
- 6 纳赛尔丁·沙阿 (Náṣiri'd-Dín Sháh)。
- 7 米尔扎·塔基汗 (Mírzá Taqí Khán)。
- 8 迈赫迪-戈利·米尔扎 (Mihdí-Qulí Mírzá)。
- 9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68页；中译本第257页。
- 10 阿巴斯-戈利汗 ('Abbás-Qulí Khán)。
- 11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414页脚注；中译本第288页脚注。
- 12 同上，第332页；中译本第234页。
- 13 同上，第356页；中译本第250页。
- 14 同上，第355页；中译本第250页。
- 15 同上，第379页；中译本第264页。
- 16 同上，第381页；中译本第266页。
- 17 同上，第386页；中译本第269页。
- 18 同上，第394页；中译本第273页。
- 231 19 同上，第396页；中译本第275页。
- 20 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福鲁吉 (Mullá Mírzá Muḥammad-i-Furúghí)。
- 21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90页；中译本第271页。
- 22 阿巴斯-戈利汗 ('Abbás-Qulí Khán)。

- 23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415页脚注；中译本第289页脚注。
- 24 同上，第399页；中译本第278页。
- 25 同上，第402页；中译本第281页。
- 26 巴尔富鲁什（Bárfurúsh）。
- 27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411页；中译本第287页。

III. 1850

- 1 扎因-阿比丁汗（Zaynu'l-'Ábidín Khán）。
- 2 哈杰赫要塞（Fort of Khájih）。
- 3 菲鲁兹·米尔扎王子（Prince Fírúz Mírzá）。
- 4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489页；中译本第129页。
- 5 同上，第495页；中译本第356页。
- 6 马吉杜-道莱（Majdu'd-Dawlih）。
- 7 阿里·马尔丹汗要塞（Fort of 'Alí-Mardán Khán）。
- 8 穆拉·伊斯坎德尔（Mullá Iskandar）。
- 9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179页；中译本第129页。
- 10 同上，第550页；中译本第389页。
- 11 同上，第551页；中译本第389页。
- 12 同上，第552页；中译本第390页。
- 13 同上，第552页；中译本第390页。
- 14 萨德尔-道莱（Şadru'd-Dawlih）。
- 15 穆罕默德汗，阿米尔-土曼（Muḥammad Khán, the Amír-Túmán）。
- 16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558页；中译本第395-396页。
- 17 同上，第561页；中译本第398页。
- 18 同上，第564页；中译本第400页。

- 19 同上，第566页；中译本第402页。
- 20 同上，第567页；中译本第403页。
- 21 同上，第569页；中译本第405页。
- 22 同上，第571页；中译本第406页。
- 23 同上，第572页；中译本第407页。
- 24 同上，第447页；中译本第319-320页。
- 25 同上，第448页；中译本第319-320页。
- 26 米尔扎·库尔班-阿里（*Mirzá Qurbán-‘Alí*）。
- 27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450页；中译本第323页。
- 28 同上，第451、452页；中译本第324页。
- 29 同上，第452页；中译本第324页。
- 30 同上，第77页；中译本第57页。
- 31 阿里·汗-马库伊（*‘Alí Khán-i-Máh-Kú’í*）。
- 32 叶海亚·汗-库尔德（*Yahyá Khán-i-Kurd*）。
- 33 巴孛为他命名为加赫鲁拉（*The Báb named him Qahru’lláh*）。
- 34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05页；中译本第216页。
- 35 哈吉·穆拉·马哈茂德，尼扎姆-乌里玛（*Hájí Mullá Maḥmúd, the Nizámu’l-‘Ulamá*）。
- 36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15页；中译本第224页。
- 37 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Mullá Muḥammad-i-Mámáqání*）。
- 38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17页；中译本第224页。
- 39 同上，第319页；中译本第225-226页。
- 40 同上，第319页；中译本第225-226页。
- 41 米尔扎·阿里-阿斯加尔，伊斯兰长老（*Mirzá ‘Alí-Aṣghar the Shaykhu’l-Islám*）。
- 42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21、322页脚注，参见中译本导论部分。
- 43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30页。

- 44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美国1982年版第100页。
- 45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30页。
- 46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507页；中译本第362页。
- 47 同上，第507页；中译本第363页。
- 48 同上，第509页；中译本第363页。
- 49 同上，第509页；中译本第364页。
- 50 萨姆汗（Sám Khán）。
- 51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512页；中译本第365页。
- 52 同上，第513页；中译本第366页。
- 53 同上，第521页；中译本第369页。

IV. 1851-1853

- 1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31页；中译本第26页。
- 2 同上，第32页；中译本第27页。
- 3 同上，第615页；中译本第436页。
- 4 米尔扎·阿加·汗-努里（Mírzá Áqá Khán-i-Núrí）。
- 5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523页；中译本第370页。
- 6 同上，第522页；中译本第370页。
- 7 同上，第632页；中译本第448页。
- 8 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设拉子（Mírzá ‘Abdu’l-Vahháb-i-Shirázi）。
- 9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633页；中译本第449页。
- 10 同上，第617页；中译本第438页。
- 11 同上，第620页脚注；中译本第440页脚注。
- 12 同上，第618页；中译本第438页。
- 13 同上，第617-620页；中译本第440页。
- 14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64页。
- 15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613页脚注。中译本无。

- 16 同上，第605页脚注；中译本第431页脚注。
- 17 同上，第622-628页；中译本第444-445页。
- 18 同上，第629页脚注；中译本第446页脚注。
- 232 19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01页。
- 20 同上，第101页。
- 21 同上，第101页。
- 22 多尔戈鲁基王子（Prince Dolgorouki）。
- 23 哈吉·阿里（Hájí 'Alí）。
- 24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648、649页；中译本第459页。
- 25 同上，第650页；中译本第459页。
- 26 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Mírzá Muḥammad-Qulí）。
- 27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09页。

V. 1853-1862

- 1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18页。
- 2 同上，第119页。
- 3 同上，第120页。
- 4 同上，第123页。
- 5 谢赫·奥斯曼、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谢赫·伊斯梅尔，他们分别是纳格什班迪教团、卡迪里教团和哈利迪教团的领袖（Shaykh 'Uthmán, Shaykh 'Abdu'r-Raḥmán, and Shaykh Ismá'íl-leaders of the Naqshbandiyyih, the Qádiríyyih and the Khalidíyyih Orders respectively）。
- 6 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Sulṭán 'Abdu'l-Azíz）。
- 7 塞尔-杰卢（Sar-Galú）。
- 8 谢赫·苏丹（Shaykh Sulṭán）。
- 9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2页。

- 10 同上，第126页。
- 11 伊本-阿卢西（Ibn-i-Álúsi）。
- 12 纳比勒（Nabíl）。
- 13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34页。
- 14 舒贾-道莱（Shujá'u'd-Dawlih）。
- 15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34页。
- 16 扎因-阿比丁汗（Zaynu'l-'Ábidín Khán）。
- 17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35页。
- 18 米尔扎·阿迦（Mírzá Áqá Ján）。
- 19 穆罕默德·卡里姆（Muḥammad Karím）。
- 20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38页。
- 21 同上，第138页。
- 22 哈吉·米尔扎·赛义德·穆罕默德（Ḥájí Mírzá Siyyid Muḥammad）。
- 23 《笃信经》，英国1982年版第3页；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第3页。
- 24 同上，第67页；中译本第52页。
- 25 同上，第98页；中译本第76页。
- 26 同上，第113页；中译本第87-88页。
- 27 同上，第98页；中译本第76页。
- 28 同上，第114、115页；中译本第88页。
- 29 同上，第9页；中译本第7-8页。
- 30 同上，第10页；中译本第9页。
- 31 同上，第123页；中译本第95页。
- 32 同上，第79页；中译本第62页。
- 33 同上，第147页；中译本第114页。
- 34 同上，第138页；中译本第107页。
- 35 同上，第143页；中译本第110-111页。

应许者巴哈欧拉

- 36 同上，第112页；中译本第87页。
- 37 同上，第39页；中译本第30页。
- 38 哈吉·米尔扎·哈桑-阿里（Hájí Mírzá Ḥasan-‘Alí）。
- 39 法蒂玛·贝居姆（Fátimih Bigum）。

VI. 1860-1863

- 1 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Shaykh ‘Abdu’l- Ḥusayn）。
- 2 米尔扎·布祖尔格汗（Mírzá Buzurg Khán）。
- 3 阿迦·赛义德·哈桑（Áqá Siyyid Ḥasan）。
- 4 《巴哈欧拉——荣耀之王》，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 5 谢赫·穆尔塔达-安萨里（Shaykh Murtaḍáy-i- Anṣári）。
- 6 穆拉·哈桑-阿穆（Mullá Ḥasan-i-‘Amú）。
- 7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44页。
- 8 米尔扎·赛义德汗（Mírzá Sa‘id Khán）。
- 9 阿诺德·伯罗斯·肯博尔爵士上校（Colonel Sir Arnold Burrows Kemball）。
- 10 阿里·肖卡特帕夏（‘Alí Shawkat Páshá）。
- 11 穆斯塔法帕夏（Muṣṭafá Páshá）。
- 12 侯赛因汗，即马希尔-道莱（Ḥusayn Khán, the Mushíru’d-Dawlih）。
- 13 阿里帕夏（‘Alí Páshá）。
- 14 福阿德帕夏（Fu’ád Páshá）。
- 15 纳米格帕夏（Námiq Páshá）。
- 16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48页。
- 17 纳吉布帕夏（Najíb Páshá）。
- 18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49页。
- 19 同上，第29页。

- 20 同上，第153页。
- 21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10页。
- 22 同上，第12页。
- 23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英国1974年版第23页。
- 24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56页。

VII. 1863-1868

- 1 沙姆西·比格 (Shamsí Big) 。
- 2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55页。
- 3 伊斯兰长老 (the Shaykhu'l-Islám) 。
- 4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60页。
- 5 同上，第160页。
- 6 同上，第160页。
- 7 同上，第161页。
- 8 同上，第161页。
- 9 胡尔希德帕夏 (Khurshíd Páshá) 。
- 10 《巴哈欧拉——荣耀之王》，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0年版第314页。
- 11 《选定之路》，美国1975年版第40页。
- 12 希什曼 (Shíshmán) 。
- 13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69页。
- 14 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萨勒马尼 (Ustád Muḥammad-‘Alíy-i-Salmání) 。
- 15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88页。
- 16 同上，第155页。
- 17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70、171页。
- 18 谢赫·萨勒曼 (Shaykh Salmán) 。
- 19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251页。

应许者巴哈欧拉

- 20 同上，第250页。
- 21 同上，第249页。
- 22 同上，第250页。
- 23 同上，第218、219页。
- 24 哈桑·埃芬迪（Hasan Effendi）。
- 25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81页。
- 26 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Háji Mírzá Haydar-‘Alí）。
- 27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3卷，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第7-8页。
- 28 《巴哈欧拉——荣耀之王》，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页。

VIII. 1868-1877

- 1 阿卜杜勒-哈迪帕夏（‘Abdu’l-Hádí Páshá）。
- 2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186页。
- 3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英国1974年版第33页。
- 4 艾哈迈德·贾拉上校（Colonel Aḥmad Jarráh）。
- 5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3卷，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中译本第188页。
- 6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209页。
- 7 同上，第210、211页。
- 8 同上，第252、253页。
- 9 同上，第197-199页。
- 10 《巴哈欧拉之宣告》，英国1967年版第20、21页。
- 11 同上，第28页。
- 12 同上，第39页。
- 13 同上，第39页。
- 14 同上，第84页。

- 15 同上，第85页。
- 16 同上，第92页。
- 17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211页。
- 18 同上，第211页。
- 19 《巴哈欧拉之宣告》，英国1967年版第105页。
- 20 同上，第103页。
- 21 同上，第10页。
- 22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208页。
- 23 《巴哈欧拉之宣告》，英国1967年版第47页。
- 24 同上，第49-51页。
- 25 同上，第57页。
- 26 同上，第59页。
- 27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英国1974年版第31页。
- 28 卡齐姆·汗-图尔克（Kázim Khán-i-Türk）。
- 29 穆罕默德-瓦利汗，西帕赫达尔-阿扎姆（Muḥammad-Válí Khán, Sipahdár-i-A'zam）。
- 30 《巴哈欧拉——荣耀之王》，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307页。
- 31 同上，第441，442页。
- 32 同上，第443页。
- 33 同上，第444页。
- 34 《致狼子书》，美国1988年版第69页。
- 35 《亚格达斯经》，美国1991年版第86页。
- 36 穆尼丽·哈努姆（Munírih Khánum）。
- 37 《选定之路》，美国1975年版第89页。
- 38 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夏（‘Abdu’r-Raḥmán Páshá）。
- 39 穆斯塔法·迪亚帕夏（Muṣṭafá Diyá Páshá）。
- 40 艾哈迈德·比格·陶菲克（Aḥmad Big Tawfík）。

IX. 1877-1892

- 1 穆罕默德·帕夏·萨夫瓦特 (Muhammad Páshá Safwat)。
- 2 谢赫·阿里-米里 (Shaykh 'Alíy-i-Mírí)。
- 3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英国1974年版第34页。
- 4 《破晓群英传》，美国1974年版第562页；中译本第399页。
- 5 乌迪·哈马尔 (Údí-Khammár)。
- 234 6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4卷，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第90页。
- 7 《选定之路》，美国1975年版第100、101页。
- 8 同上，第97、98页。
- 9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英国1974年版第37页。
- 10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277页。
- 11 《选定之路》，美国1975年版第93页。
- 12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99页。
- 13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222页。

巴哈欧拉的教义

- 1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217页。
- 2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216页。
- 3 同上，第217页。
- 4 《巴哈欧拉书简集》，美国1988年版第220页。
- 5 《致狼子书》，美国1988年版第14页。
- 6 《巴哈欧拉书简集》，美国1988年版第36页。
- 7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249页。
- 8 同上，第212页。
- 9 同上，第118页。
- 10 同上，第39页。
- 11 同上，第118页。

- 12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3卷，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页；中译本第372页。
- 13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95页。
- 14 同上，第7页。
- 15 《神临记》，美国1974年版第25页。
- 16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英国1974年版第133页。
- 17 《致狼子书》，美国1988年版第26页。
- 18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3卷，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中译本第284页。
- 19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英国1978年版第79、80页。
- 20 同上，第212页。
- 21 《巴哈伊祷文》，英国1975年版第92页；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14年中译本第88页。

译自印度新德里巴哈伊出版社2003年英文版

应许者巴哈欧拉

Bahá'u'lláh: The Promised One

著 者：格洛丽亚·法伊齐

译 者：史文韬

责任编辑：张玉营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

